

川紳士

和湖南女伶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目次

詩人朗佛羅	一
到鎮溪去	一九
四川紳士和湖南女伶	四三
血泡粩的典禮	八五
美麗的夢	一〇三
酒家	一一三
遷居	一五三
鹽巴客	一七三
僕人之書	一八七
被遺忘的人的故事	二〇四





85767
8678

詩人朗佛羅

我和靈影君在P市保衛界的馬路旁散步，徐徐地前進；心裏感到一種極鬆的愉快，不像在西城那樣穿過忙亂的街衢，總是侷促與擔驚。夕陽遠了，晚風剪剪，輕襲着我們的夾衣。靈影君是一位把人生看得很容易的人，他的臉上跳躍着浪漫的微笑，一隻手拿着帽子，於是就露出了頭，好像有意陳列他的光澤的頭髮。一隻手裏的黑漆杖，像一柄劍在空氣中飛動，與早晨公園中那些拳士舞劍的章法截然不同；我的朋友是一位數學學者，所以他的舞也就是弧線舞。我們絮談着，在五分鐘之內差不多要更換幾種談資，彼此的話可以說一點頭緒都沒有，好像許多散亂在地上的珠子，缺少一根線去穿起他們來。

「很久沒有看見松喬君的文章了呢。」忽然在我記憶的邊緣印出闊別已久的松喬君，（一位城中文士）於是談鋒飛快地就轉到他身上。

國家圖書館



001686049

「很久嗎？有些日子了！你是不是說長子？」我的朋友帶着滑稽的口吻問。先點頭來替代我的回答，聽見松喬君的那個奇異的徽號，因為笑，我的口沫都飛濺出來了。

「聽說這位先生是在爲愛情而忙着哩。」

「我也聽說了，原來你也知道啊。——他的對象究竟是誰呢？」

「大概是汀生的姊姊罷！」

「那是多麼活潑的一位少女啊！」

「是活潑哩。」

我們不約而同地都笑起來。

「呵，靈影君，你們爲什麼一向都叫松喬做長子呢？」充滿了好奇心的我，向來對於

這一類的問題是不肯輕易放鬆的。

「一個徽號。」是他的回答。

「自然是。」

「這不過是去年大家好玩給他取的一個外號，也可以說公送他的一個偉大的頭銜罷！你打聽牠做什麼？因為——」

「因為什麼？有典故罷！」我是這樣的性急，把他的話又突然打斷了。

「因為美國有個朗佛羅，中國也就有個松喬——這樣你或者還是不懂，讓我從頭一二的說明罷。因為朗佛羅的詩很早就有漢譯了，據說是在滿清的末葉，想來再早也早不了。這位先生很神奇，把他的名字竟直譯成「長子」；在白璧德的高足一類的人物的眼裏看來，這自然又是什麼軟譯硬譯，又有了做批評的好材料了。——不過就我們這樣的俗人看來，卻覺得這個譯名有趣得很，不能一筆抹殺哩……哈哈！」

靈影君是個胖子，顫動着臉上的筋肉，有點演說家的丰度，侃侃地談着，手杖都飛投到地上去了，他忙停住說話去拾起來。

「太酸了！還沒有到正文，底下呢？你簡直是在做桐城派的文章了，這樣搖曳生姿

的！

「底下嗎？你就靜聽好了。這位美國朗先生的半身像，我們已經屢屢在文學史上瞻仰過了：銀白的鬚髮，儀表深沈和藹，真是有點道貌岸然，至於他老人家的身段是否頗然頗長，那我可不知道。——不過如今，現在，因為有了上面這一段掌故，「長子」的徽號便被我們毫不客氣地拿來奉送給松喬君了。當然，並不見得我們這位朋友也會做朗佛羅似的詩，有朗詩人那樣大的年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身材太高了，和我們比起來，伸起胳膊也就剛好達到他的頭部。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就叫他長子。一方面榮膺大詩人，一方面他的確是個 (long fellow)；我們一叫，他就欣然答應了，哈哈，你明白了嗎？」

「哦！哦！」

「不過蕭羣」靈影接着又說了，「你要知道松喬君他雖然不會寫詩，不過散文寫得很流利啊！說他是散文詩家也可以的罷。」

我附和着說：「那自然可以。他的散文我覺得彷彿有點什麼人的味兒。什麼人呢？我

急切也說不上來。大概是——」

「日本人麼？」

「有點像！他彷彿在學KM君，恐怕未必是直接受日本人的影響吧……」

兩個人談着閒天走路，往往真類乎有一種「縮地奇方」似的，而且并不生什麼疲乏之感。在眼睛的一瞥中，我們望見遼闊的M大街了。走到有一根帶紅燈的方柱下，這就是所謂電車站。靈影忽然收住脚步，他并不回頭去瞭望東來的車輛的消息，卻向M大街看去。我走得落後了一點，剛一到他的面前，他就把我的衣服一扯，頭顱向前搖動，低聲說道：

「有趣呀！看見沒有？長子來了！」

我以為他是在開玩笑，沒有理會；因為這是靈影君的慣技，而我已是屢見不鮮了的。不過這回他好像真有所發現的樣子，口裏還在繼續着：

「那不是，那不是長子麼？」

天地間的事情湊巧的時候，有的是差不多你一談到某人，某人就會來到你的面前，這乃是常有的把戲；論理學家則認爲一種偶然湊合的或然性。

我將信將疑地抬起頭去尋覓這位來人的蹤跡；在街的東北隅眼光一掠，便捉住了他的頤長的影子。松喬君正在B劇院的巷口徘徊着。帽子蓋到眉頭，（這是他的習慣，正如許多學者或者文士愛把帽子帶到後腦上一樣，）他穿一件深褐色的湖縐夾袍，黑皮包龐然地挾在臂下，有點類似魏禧的大鐵椎傳中那位大鐵椎的神氣。并肩的是一位妙齡的女郎，一副天真的桃靨，眉宇上隱約低回着輕淺的笑影，一隻手臂上搭着春天的夾大氅，眼睛不時向地下望；他們的兩雙革履起落得很整齊；雖然不是在操場上，同時也沒有人在喊着口號。

『那一位女士顯然是長子的愛人了。』

靈影君是否如此設想，我無從得知；我卻不由得這樣揣摩了。我的視線慢慢地移到那位少女的臉上去，很奇怪，說很平常的也可以，心頭便泛出一層舊日的汀生的姊姊

的輪廓來。但是這輪廓現在已經塗上很鮮豔的彩色了。

『那我們又認識了，曾經會過好幾次的呢。她萬一看見我，因為陪伴着松喬君，不會侷促起來麼？』

靈影在我的思潮起伏的一俄頃之間，已經跳上東邊開來的第三路電車了！他真像什麼幽靈的影子，那樣的伶俐，那樣的迅捷！從電車的窗內伸出頭來，他向我大聲說：

『蕭羣，對不起得很！你和長子們談談罷！我五點半還同人有約會，先走一步了。』

我有點惘然，彷彿忘掉了自己的存在，站在一棵樹下，靈影的話微微地刺着我的耳輪；時間不允許我再作什麼回答，眼前蠕動着的電車的影一閃，便向遠處淡然地消失了。等我再一度抬起頭，長子和他的女友已經走到我的身邊，我顯得非常窘迫：第一，我的并不銳敏的鼻子馬上就奇癢起來，醉人的芳馨，片刻間便布滿我的周圍了。這不像煙氣，我們看不見他的形迹。我怕被他們所發現，想法子躲藏，垂下頭去；但是頭不聽命，於是由低首沉思變成五十度的鞠躬。長子還我的是一朵笑，從唇邊浮出的；還有一個微暈的很有

詩意的醜顏。他的女友從各方面看來，都像汀生的姊姊的模型；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在T教授家裏見過若干次的抱負不凡的B女士。我的可憐的頭又得點一點。她的身子側立着，躲避我的眼光，彷彿很羞澀，掩着口，有點要笑——不，有點心跳罷？

沒有我們佇立在馬路旁寒暄的閒豫，第五路的電車，鈴聲不斷地高揚着，駛到M大街的南口了。從人叢中擠着，我攀登上去；我沒有想到長子及其他也跟着上來了，竟和我有同車之誼。

「他們爲什麼不坐洋車呢？同這些九流三教的人擠在一起，不很受罪的麼？而且說話也不大方便！」

我這樣想着走進車門，立刻就攫到一個座位。長子及其他也坐下了，填滿另外的兩個空隙。謝謝天！他們沒有和我坐在一排，卻坐在我的對面，給我一個滿足的欣賞的機會。請原諒我，「欣賞」兩個字太褻瀆詩人了！

我的朋友松喬君（也就是說詩人朗佛羅君）和他的女伴比較起來是很美觀的：

一位極宇宙間長與大之能事，顯然是一個電影中女性的保駕者的神情；那一位有點像依人的小鳥兒，比羔羊還來得柔馴。古人說得好，『女子無才便是德。』我敢說『她是才德兼全，』這并不是誇口的話，你不信，自己可以去找佐證。因為我不做美的相逢，使她變得很忸怩，態度失卻自然，說話總是那樣低沉，逼似燕語，有時彷彿花間的營營的蜜蜂的短歌。但是笑聲，尤其是長子君的，卻輕微的偶爾也略帶高朗在空氣中抑揚着。在悶室的車中，四處都散布着唾液和煙氣，混和着汗與肉的氣息；這裏，長子君和B女士的小小範圍之內卻在表現着美與愛，悱惻與纏綿。他們密切地偎着，話語像捲舒的波濤那樣的廣續，但是不容易聽到拍岸的巨響。他們的嘴唇總是顫動着，因為是低語，所以無須乎用手勢來增加語氣。然而腳下卻有時擊着音樂的拍子。朗佛羅君的身軀豎得很直，像北平圓明園裏一根石柱，不過是活動的；并不回過頭來看我，身軀雖直，卻是扭向B女士的那邊。他的臉只看得見一個側面，頭輕搖着，又有點類似微颺中的孤松，如醉如癡地帶着驕意，——是一種神祕的色彩，沒有法子分析。這篇浪漫故事中的女英雄的姿態，比從前更輕

靈了一些，似乎又長高了一點，略形清瘦；瘦，倒是更增美了她的神宇的活潑與嫵娜的腰支。因為是在進着Y大學所以滿身都透露着洋味。洋化已經劃分開她的今昔兩個不同的偉大的時代了。

坐上車，我的眼睛沒有放鬆他們一秒鐘，不錯，我是第一次也許是若干次的廣眼界；罵我是鄉下人進城，或者劉老老進大觀園，我都俯首無辭，甚至於還要莞爾而笑，但是你得稱讚我是一個好公民，我並沒有忘卻乘車納費的義務；拿出一張陸拾枚的銅元票來了，同時我還想做幾分錢的人情，當一次雖小亦榮的東道。竟不做美，賣票生從朗佛羅君那方面走過來，不從我面前經過，顯然是拒人於千里之外。B女士已經從她的錢包內拿出一毛錢來了，這自然是買自己及其「他」的票。因為一個人的票價是十八枚，只要坐過這路電車一趟的人都明白。

於是我樂得震着喉嚨了，『我這兒買。』

長子君則大有古君子之風，也是當人不讓的，口裏喊着，『三張，三張。』然而手并不

向袋內伸。

然而那一毛錢是不夠的了。

女英雄有點慍然，皮包第二次答的一聲被打開了，添上幾個銅元去。

『不夠。』賣票生有點鄙夷地搖頭說。

『短多小呢？』我來補足這個短少的數目當然所費有限了，慷慨地發問，隨着向松喬君遞過去幾個銅元。

詩人朗佛羅把他的長手伸過來，拿了一個大銅板，一面滑稽地笑着，是笑他們的捉襟見肘呢，還是笑我的小慷其慨呢？因爲他的笑太神祕了，使我很感推測的痛苦。

詩人的愛把皮包闔上，先似乎有點薄嘖；不過和她的旅伴一談着，心氣和平的色調馬上又烘托到臉上來；她的眼睛的光波飛舞着，故意把身子向前微微一彎，抿着嘴笑了。

電車在微風飄動之中，載着我們飛駛。B女士的身體輕輕地搖動着，也許是一種得意忘形的表情；不然便是受了車行的震撼。這電車，真可惡！不該開得這樣的匆忙！我先是

低下頭的車板上那些還在冒着青煙的煙捲頭和淺綠的口痰，便映入了我的眼中。因為後來一位武裝的忠實同志站在我身旁，做了我的屏障，眼光便隨時可以投到長子君兩位的身上去徘徊；他們是沒有法子看見我的，也許我太渺小了的緣故。「游目騁懷」的精義，我今天算是理會出來了。

對面同長子緊鄰的一位西服青年，（他在上車後的兩分鐘內已經換兩種斗子抽了煙兩種——雪茄和普通煙捲，）到了一個終點，忽然響着橐橐的履聲，起身下去，一個新的空隙騰出來了。想不到在詩人的記憶之中還有我的存在。他叫我到那邊去坐，像主人在家招待賓客的那樣殷勤，我的枯萎的心不啻開了一朵花。坐過去，我們自然應有一番交談。是的，事實也是如此。

「從什麼地方看電影來麼？」我先問。

「平安」長子簡潔地回答。

「是洪水神舟罷？」

「是的。」

「怎麼樣？」

「還可以。」

他一點頭，又把身子掉過去了，兩臂躍躍欲飛地伸張着，似乎要擋住我的視線的投在女英雄身上。也許是長子君怕和我說話，把她太寂寞了吧。你們應分佩服我是世間上第一等知趣的人：他一停止同我交談，我也就正襟坐着，沉默地垂下頭來，像老僧入定一樣。

「H省聘教員，你去麼？」

我的身邊忽然有人這樣發言，帶着一種因懼怯而顫抖的音調。大概是車中乘客之一，我只靜聽着，還看有什麼下文沒有。

「怎麼樣？問你的話你不答應？」

我有的昏憤，也許是上了歲數的人總是如此的罷！我以為長子君不會再和我有什

麼話說，當那種「愛情倥傯」之際；卻沒有想到剛才那句問話是從他口裏迸出來的。現在繼續着的話又乘其不備使之茫然地向我襲來了，襲得我竟無處躲藏。

我又抬起頭看，原來詩人的伴侶正在望着車窗外的街景，無怪長子能夠這樣抽空地轉過頭來，身子卻仍然朝着那面。他也許怕是得罪老朋友。其實在這種嚴重的已經宣布了所謂戒嚴令的情形之下，他的苦衷，我是頗能曲諒的。

「我也接到M君的一封信問我去不去的信，」我答說。「我恐怕不能去，謝謝你啊！松先生！」

「他們先來找的我呢？蕭羣，你是十分明瞭我的情形的人哪……我當然不能去了。」

朗佛羅君說到這裏，眼睛就往右邊看，意思是指B女士如今也在這個城裏，他們正在熱烈地愛着，不能離開。

「那何妨介紹一個什麼人呢，也免得人家空空地找你一場呀。」

我說這兩句話的聲音稍微大一點，不意竟驚動了女英雄，她把視線從玻璃窗外收到車廂裏了。眼睛瞪得很大，恨恨地望着詩人，顯然是不高興他和我說話。本來，一個新世紀的青年和我這樣一個上歲數的時代落伍者周旋，夠多麼無聊！

但是我的朋友的答語已經跳出口腔之外，沒有收回的可能了，『我曾經介紹過C君，他也有他的困難之點。只怪北京城太舒服，誰也不願意離開牠。』

因為受了眼光的警告，我學金人三緘其口了；我們的詩人的煙士披里純自然嚇得無影無蹤，他比我更爲敏捷，白鶴似的長頸一扭就回過頭去。因為那位新女性的怫然怒作，他也顧不了什麼難以爲情，只得低首下心去表示服從。爲了愛，所以才有這種偉大的犧牲的精神，這又值得吟一首詩，做一篇散文。靜默了一會，他們又像樑上的小燕呢喃地低語起來，那樣的親暱與纏綿！

我應當咀呪時間，咀呪電車的匆忙，我們已經到了T大街了。這也就是我的乘車的最後一站。老年人的心腸畢竟是很慈的，對於他們二位真不免臉上顯出離別惘然之色，

差一點流出綠的鼻涕和熱的眼淚來。

『你們到S門才下罷，松先生？』

我匆匆離開座位，往車門走，一面這樣問他們。B女士默然無語。朗佛羅君把他的并不很短的身體略微一彎說道：

『我們當然是在S門下咯，從那里再一僱車就到家了不是！』

我把帽子微微一舉，表示再見，大有火車站送客遠行的意味。車身從速馳漸入緩行，鈴聲也響得稀疏了；直到牠完全停住，我才走下。

一直向前走不回頭看人是我天生的習慣，所以對於長子君和B女士我連回顧的一瞥都沒有，我相信後會是一定有期的。願他們二位在地上安寧！

從煩悶的車中逃出來；換句話說。我離開了那美麗的車廂的一角。走進T大街的一家南貨店去買一點小事物；但是片刻間又走出。沒有想到隱隱約約地在我地前面，又有

一對青年的背影在移動。因為長子及其他今天給我的印象太深，我簡直疑惑那又是他們的出現了。風吹得那樣的急，灰沙差不多要迷了我的眼睛。我加快向前走了幾步，並沒有看錯，風沙也停息了，在我的眼前並不是其他的什麼男同志女同志之類；仍然是詩人們兩位的身形。最觸目是朗佛羅君的長的背影，褐色的夾袍飄拂着，沒有減在車中的丰采。B女士在他旁邊倚俛徐步，有點變更的是夾外衣已經穿在身上。他們走進一家咖啡店的綠門，那一雙影子在玻璃窗格裏慢慢地縮小下去。

『他們不是要在S門才下車麼？S門前再一僱車不就到了他們的家麼？他們……』

我站在那家咖啡店對過的馬路邊上，這樣愚笨地忖度着。等我再一抬起頭來，已經消失了他們二位的影子；但是我卻發現了另外一位新鮮的人物在東邊的一個胡同口，

——那是B女士的令弟汀生君。他似乎也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穿着一身新做的嗶嘰西服，滿面春風，挾着一些講義之類，剛從學校出來，最使人注意的是光潤平滑的頭上飛

着蜜蜂，或者是現在北平養蜂業很發達，他順便帶幾個回家去做種子，也未可料，並不見得完全是「司丹康」的作用。他一定沒有看見那位長大的詩人和他的姊姊的同游能？因爲他嘴裏哼着『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一直向南去了，態度很爲悠然的樣子。

我想，這位小友萬一看見了他們以後，他是否也像契訶夫頑童裏的（Кольца）（安娜的兄弟）那樣大殺風景呢？最低限度的賄賂也許不只一杯牛奶，兩塊布丁罷……

到鎮溪去

「叫你啲……栽花啲……你不……栽……」

半山啲……半嶺啲……採蕨啲……苔；

去時啲……是個啲……黃花……女，

轉來時候啲……大……肚啲……懷。」

夏鬍子一個包穀場比較算有錢的船老板，一個船幫的大哥，在水上把他的三支嶄新的白木船聯成一氣；這樣，則聲勢特別煊赫。因為他的船新，客人都十分中意，早已滿載。年青的船夫，每位都生氣勃勃，用鐵頭的長篙撐着船，扁圓的小石板把船底磨得碴碴地響，向下游航去。他的么兒，腦後還垂着一根搭辮的銀生，和另外一個船夫划的是最後一支船。老爹爹應當享福，自己卻不動手，坐在這支船的後艙，拿着一根竹節的葉子煙桿，搖

晃光禿的頭顱，拉起調子唱山歌。黎明的微光正在天際閃動，包穀場的黑簇的輪廓從夜影的覆罩中透露出來了，遙遙可以望見。

從這裡到鎮溪走旱路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坐船便不至於再爬盤曲的獅子山，還能夠省一棧路。（註一）所以起旱的人到了此地沒有不趕船的。船錢下力人是制錢兩千，即十八圈的當百銅元（註二）二十枚，貴客則隨便賞。夏鬍子這三條船上就有兩乘丁拐，（註三）坐丁拐的老爺一塊大板（註四）絕對拿不出手；普通乘客又是這麼擠，這次生意一定有得錢賺。船老板老鼠似的眼睛只差笑成一條縫。

夏鬍子爲表示他的得意起見，在他旁邊一個臉上突出兩塊顴骨的挑夫肩上拍了一掌說道：

『孫大哥，你看，早上的風吹得好涼快！磕睡都吹不在了！』

那位挑夫把竹絲編的筓殼葉的斗笠往上一挪；看他一眼又低下頭去。他的臉上的斑紋遮蓋住眉毛和眼睛，令人看他很模糊。在這船艙之中，每一個搭客都含着微笑，把旱

路跋涉的疲勞交給晨風帶去。只有孫大哥像雨後的鶯雀似的垂着頭，假裝打瞌，一件老青布長衫，用錢串子做腰帶繫着，水桶褲腳底下一對綴藍白色的纓子的線兒草鞋。他的粧束是那樣的簡單與儉俗，自然不會有人注意。船老板的突如其來的拍肩，彷彿把他從沉思中驚動了，有一點怫然。他的眼睛的一瞥，似乎帶有敵意的光芒。但是他立刻就遏制住自己的煩躁；頭一垂，右手便伸過來托着下頰。憂鬱的影子像過山的微雲在他那被太陽曬得焦黃的面上移了一移。

他是一個沒有家的，靠擔抬爲生的漢子，名字是孫松軒。並不是包穀場的土著，然而場裏的人對他都非常熟識。「孫大哥」三個字，成爲很普遍的稱呼。他到這裏來住家是偶然的。本來的職業是在壩縣東門外擔水賣；因爲生意的寥落，便改行來挑擔子。一年之中，從壩縣到K省他至少要走二三十次，這條路真是走得爛熟了。而每次上下都要經過這座小小的包穀場。他忽然很歡喜這個地方，便長久住下，認包穀場做了他的故里。他向

別人說：『這如今我算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他是憎惡壩縣的，雖然他生長在上述的戰爭上在所必奪的名城。他的批評是壩縣太繁華，有錢的人去住好了，窮民百姓倒是住包穀場頂合式。景緻真有點像四川，有時候跟人家趕踰把船，幫船老板划兩手，也是很好耍的事！還有另一個原因，這自然並不是包穀場的土產包穀好喫；是南煙市價公道，八十文壹盒。孫大哥的愛包穀場往深裏追究還不在此；是因為每回挑擔子順便帶幾兩『北鄉煙』下壩縣，一兩賺得了個對本。譬如說，是三角一兩買進的，到那里準能按六角發賣，有時也許超過這個數目。不過要逃稅才行，上了釐金，便不合算了。所以貨物不惟不能多帶，還要佈置得機密。從包穀場到壩縣，出了鎮溪以後，要經過七八道釐金關卡，巡丁都扳着面孔，手裏拿着鐵簽，查得很嚴厲。漏稅的人，除貨物充公之外，還要議罰。孫大哥的對策是替軍隊挑擔子，卡員巡丁只敢睜起眼睛看；第二，則把貨物藏在女客的轎子裏頭，或者懇求她們過關的時候代為揣在身上，事後領回。這些方法，都很安全，被許多人採用過，并非孫大哥自己的發明。因此孫大哥這個下力人是不比尋常的，錢的來源，并不都是由

於汗血，大股恐怕還是靠着自己的慘淡經營這項貿易；換句話說，他算得亦工亦商。

至於他今天爲什麼這樣憂鬱的原因，倒不是因爲這次他的營業受了什麼影響，是他簡單的腦子裏裝滿了一位頗爲動人的女客。一個女人一旦闖入一個下力人的心中，事情就很糾纏了。

他是送王副官下壩縣昨天空手回到包穀場來的。回來得湊巧，正趕上市集。他成年在外面飄蕩，市集錯過的時候最多；有時卽令碰上，也是在這里隨着客人打早尖，（註五）

匆匆路過。這天他自然十分得意，雖然已近黃昏。包穀場茶館棧房都充滿了四鄉來趕場的人，他們多半是趁這豬肉便宜的機會來多稱幾斤，或者給囡囡們帶點玩意兒回去。街上的石階沿和木櫃台都陳列着紅紅綠綠的各式各樣的貨色。賣撈糟的，（註六）吹糖人的，賣涼粉涼麵的，賣冰粉的，各種挑子擺在大路當中，圍着牠們的竟是些紫紅頭繩翹尾巴根的小姑娘和光腳板把手指放在喫裏咬着的放牛娃。還有打金錢板的，唱猴戲的，耍把戲的，以及手舞足蹈吹蘆笙的苗子在人叢中擠。老孫掛着斗笠在脖子後面，抗起一根捆

得有一對草鞋的扁擔，口裏喊着『撞背』向前走。人們都回頭愕然望着他：因爲他一沒有抬轎，二沒有挑着什麼很重的擔子，卻這樣信口亂喊來驚人，豈不有點近於戲毛（註七）麼？

不知不覺就走到春雲棧門口，他忽然想起那位白胖年青的老板娘來了；心裏這樣一思索，手便像擱在那細膩豐滿的一個女人的臉上似的。他在事實上也有點疲憊，需要找一個地方落脚，先歇一口氣。這小店的生意，在這樣的日子當中，更其不會壞，是事所當然。黑魃魃的只看見許多人頭，門限裏已經沒有插足的地方。趕場的人都在那里喫少午。因爲是個好日子，大家落得多破費幾個錢，所以你也喝酒，我也豁拳。火么師（註八）要菜和收帳的，那種拖長而尖銳的聲音在店子裏與豁拳聲交互迴響着。孫大哥擠不進去，便在簷前拖了一根板橈靠着擺炒豆碟子的小方桌坐下來。汗水在他的額上一顆一顆地滴。天氣是五月，太陽已經落到西邊的青崗林裏了。但這個小村鎮，因爲有一條漪江隨時都會吹來一陣河風，并不像人煙稠密的壩縣那麼的熱。

小么師的眼睛永遠是靈敏透頂的，能夠觀察四面八方，早已瞥見了這位新的主顧的來臨，他跑過來問：

『孫大哥要些啥子傢事，你老人家？』

『一碟炒豆，兩個帽兒頭，(註九)一碗豆花，——記倒！多要一點海椒蘸水。』

老孫一壁擦着汗，一壁嘴裏點菜，眼睛卻往櫃台裏溜。他生怕老板娘不在家，這趟豈不就算白來！她起初是背着身子坐的，只看得見她的頭髮很光，那撇着銀簪紅頭繩紮心的圓轉轉(註十)垂在後腦和頸項之間。他很失望，她對着他的不是她那嫵娜的正面。但是，一個么師來打酒，她起身去拿酒提子，把身子轉向門外了。老板娘今天和往天不同，擦了一點水紅的胭脂，戴一對大圈銀耳環，圍腰是黑布做的，領口粘花，臉上特別有光彩。在這樣趕場的日子，女人比男人還要高興些，這不知道是一個什麼心理。飯菜已經擺上桌子來了，老孫且不喫，卻自己一個人神祕的笑着，涎着臉，眼睛沒有離開那黑漆的櫃台。

這老板娘是本地人，丈夫姓王早死了，想招贅。她有的是家當，只要一個忠實可靠的

男子來共同支柱這項營業就行。然而人選很不易。并不是老板娘在推敲上太嚴格，是因爲她夢想挑一個和她丈夫眉目長得一樣的人；雖然天地間的人類，并不是從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她卻偏堅持這一點。事情因之進行就遲緩了。在這座店裏寄宿過或者用過飯的客人，尤其是這小村鎮的青年漢子，他們都有覬覦的野心；然而沒有發生效力。孫松軒本來是十足的正經人，不過因爲屢次在這棧房走動，看見老板娘的能幹精明，以及貿易的興旺，也漸漸地變了素來的宗旨了。思想的傾向於那一方面，是由於無形之中的一種力量的支配。女人，他認爲應當養一個的，找了錢弄了一個漂亮的婆娘來玩玩，也不空空活了一輩子。尤其是那次在壩縣同幾位同行去一家專門接待勞工的婊子店住了兩夜之後，（雖然報效了兩塊小板）他才更深的感到女人趣味的濃郁。可惜他不是抒情詩人，不能做幾首『假如我有一個女人……』這類的新詩，他只有在抬轎的時候，碰見鄉下的姑娘路過，和一個小夥叫李春發的，故意藉報路來給人開心：前面一個唱『路上有棵攢枝蓮，』後面便唱『她是我的家有賢。』這樣，好像暫時也能滿足他的性的欲望似

的。今天爲什麼要到這個棧房來歇脚，他的目的當然不會有第二種。

老板娘從來就沒有把孫松軒放在眼中，雖然他去過店裏好些次。尤其是他的那副尊容，任何人觸目都要縐眉頭。在酒鑊子旁邊，她看見他那種癡憨的忘乎其形的神情，卻抿着嘴笑，顯出談笑自若的態度，不加以理會。

孫松軒已經坐下，突然發現自己和櫃台只有一條門檻之隔，便又站起來，伸長脖子向老板娘說話：

『老板娘，生意好得很哪！』

說完，提起脚就櫃台的高門限上跨。老板娘正在感到蹊蹺，她不知道這位孫大哥是幾時回來的。卻沒有想到他把這里當作他的家，毫不客氣地望裏走，好像一個闖槽的。

（註十二）這櫃台，而且是一個女人的櫃台，任何男子爲了避免嫌疑起見，都不好意思進去的。她很機警；本來一個入世已深的人，對於這樣的事，當然持穩。拿起酒提子，她一大跨步走到門口，先發制人，把那鹵莽的漢子給攔住了，露出笑面說：

『孫大哥那個時候回來的喫飯沒得外頭有座！』

老板娘一面卻大聲叫火么師待客，一種軟拒的策略，把這位頭腦單純的男人控制住，像一匹野馬被一個御者所降服。

孫松軒的一團熱烈的興致，立刻被冲散了；粗闊臉上泛起了紅色。頭只是機械地亂點，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的脚自然是跟着就停止了行動，擺在門檻之外，有點顫抖。當這個時候，有幾位感覺敏銳的客人似乎已經發現了這個奇蹟，都抿着嘴笑，有的缺乏鎮定的工夫，卻吐出斷續的嘆味。老孫很不自然地把身子扭轉，眼皮垂下來掩飾自己的羞澀；回到座位上，只顧用筷子大口地送飯進嘴。豆花也來不及往醋碟裏去蘸。天下事永遠是這樣：越是要使自己寧靜，慌張卻越顯得緊逼。一碟浮着紅的海椒油的蘸水，他端起來，傾在豆花碗中，攪和了一遍就舉起碗喝。這樣，是可以縮短時間的浪費的。炒豆的咀嚼也同等需要一個細心和一點耐性；他都一樣的缺乏，只好抓了一把塞入衣袋。其實，老孫是太可憐了，他沒有多大的希望，只想接近一下老板娘的健壯美；這種美與浪漫的女性是

截然不同的，並不曾有野心去撫摩她的手和臉或者……然而碰壁了。包穀場有句土語叫『掛起了壁頭上的字畫』(註十三)

付了帳，『掛起了』的人抽腿正要走，背上突然襲來一個巴掌。他惶然回過頭來看，眼睛很迷糊，站在他後面的是一尊巨漢，像壩縣城中的黑衣警察，不由得喫了一驚。定睛時，變了，變成在河邊靠划白木船喫飯的夏鬍子，他立刻收住脚。

『孫松軒，孫松軒，你這個龜子氣還沒有歇定，就要想人家的方！』

鬍子夏廷桂喝得有點『二昏二昏』的了，走路全顛簸，所以開口就是這樣的不善。借酒罵人的事是常有的，說不定他就是假裝。老孫一看見他那副關夫子似的臉，已經一肚皮的不高興。他心想，這老漢，爾媽的，眼睛倒是尖，真愛管閑事，於是忿忿答道：

『老子想喊老板娘打四兩酒喫，這又是想方！個個都像你，五十幾歲的人還要討個『小』(註十三)抱倒睡！』

『給你戲毛就認真！』鬍子笑，『生意這好不好，又賺了幾十？』

『將將就！這個傢事來不得！比當扒手還擔心！』老孫的嘴在說話，眼睛還是往櫃台裏瞧。老板娘戴着扭絲銀鐲的手正在敲算盤。他歎了一口氣，『人多得很，走都走不攏去，爾媽老子！』

他的話離題萬里了，鬍子聽了只是樂。

『到那邊船篷裏頭過夜去罷！』

老頭這提議是天大的救星，同鬍子走出春雲棧，他認爲比自己一個人悄悄地溜來得豈不冠冕？這樣躲開那般注意他的人，懷着妒意的眼睛，是再好沒有的事情。

第二天，天一亮，老孫就想再渡河回到包穀場，尤其是再到那獨一無二的女老板開的春雲酒店走一遭，打二兩酒，慢慢搖搖嚼一百錢兩堆的乾胡豆，混一個早晨。他以爲，這天又不是市集，又是大清早，旅客們都被打發走了，老板娘得空，也許親自來招待，不像頭天那樣冷冰冰的，假裝正經。但是夏鬍子這不知趣的老傢伙，却拉他下鎮溪。因爲同和德藥材幫子短了一名夫，怕到了鎮溪以後，臨時抓人抓不着，所以先定好，要找一個替手挑

到施家沱，離鎮溪三十里。特別優待，給一塊大板的夫價，到了那里還要打牙祭。（註十四）夏鬍子就地舉賢才就薦老孫去，并且說這趟生意非常合得來，白得船坐，才走三十里，一塊大板就到手，而況藥幫的牙祭又很肥。老孫先不肯，他立意勸，「走一趟，不會把脚走大的。就算爾媽講這點面子，陪我下鎮溪去耍一天。那里你又不是不曉得的，也有漂亮的老板娘，還有私窩子」（註十五）

孫大哥起初還沒有什麼，後來聽了「老板娘」三個字，知道夏廷桂有意在譏誚。他臉上的皮膚有點作怪，一陣發癢發熱，很不受用，大聲嚷，「你這老傢伙，嘴巴刻薄慣了，就會挖苦人！下趟把鎮溪希哈奇」（註十六）爾媽，你不曉得我是剛回來，氣都不歇一口嗎？……」

藥材挑子上了船，老孫沒有走，這就算無條件默認。

這是船已開行之後，孫大哥惘然無主地坐在船老板的身旁，有一點麻木，身子都忘

却移動了，把老夏擠得緊貼着轎竿。好在他瘦，一個小空間就容得下他的身體。很奇怪的，昨天的故事又重新像影劇似的聯續着從孫松軒的腦中通過。也許是水上的空氣太靜謐了，容易激起舊憶的漣漪的緣故。

「說真話，夏鬍子，王老板娘還要得！」

他想了半天，對於船主開頭的話還是擱置着，却提出一種新的題材來研究。抬起頭，語音那麼和藹，似乎他又和老者表示親近。或者因為老孫知道船主富有經驗，這是特別在探試他關於這個女人的論調，也未可知。

夏鬍子明知道他沒有把那心中的人遺忘，眯起眼睛笑，很持重的，並不立刻發言。那位姓廖的船夫正在用鐵尖的篙竿對着崖石的縫裏向後撐，以便使船身往前進展，聽見了便笑向老孫說道：

「孫大哥你的眼睛倒是頂瓜瓜！照我看，那位老板娘沒有啥漂亮，頂討人厭的是嘴上那顆痣。男的生了痣，爾媽就能夠當營長，你看，像呂營長；女的生顆痣，就是醜八怪。——」

不過別個能幹，有家當；討了她的人算不到就要發大財咧……」

「這才是真正的，別個貪圖也就貪圖在這一點。你看，守仁縣的白松荃的娃兒，十幾歲，討曲廳長三十歲的老姑娘，爲了啥？還不是爲煤鈎火，（註十七）人家陪嫁銀子就是爾媽好幾千。」另外一位搭船的菜油商跟着就插嘴。

孫松軒對於這些人的議論，好像認爲無足輕重，或者以爲不值一笑，漠然聽着。他蹺起腿，坐在自己的那條扁擔上，兩眼還是叮住高年的船主。那位被視爲很重要的人物却故意延宕着，要靜候衆人的議論發表完了之後才說話。他的身分很像歐文的李迫大夢中的逆旅主人尼古拉司的身分。搔了搔一條小辮拖在腦後的灰色的頭，他的面貌這時顯得分外深沉；從裏肚裏取出一袋煙來，裝在煙斗上，擦一根洋火點燃慢慢地吸着。

「一個女人倒底標緻不標緻，哪個都定不倒的，」他老人家忽然放下煙桿，大聲說：「俗語說得好，「情人眼內出西施」這樣的年生，圖啥子討一個婆娘有家當的，就不容易。爾媽，他們天天跑在別個棧房去打絲攪（註十八）的，還不是爲的這個人家又不是靠嫁

老公來穿衣喫飯的，沒得門前人（註十九）還不是照樣過日子！

「這倒是真話！還是我們老板見識多。」廖船夫第一個就佩服他東家的話。

船靠着左邊走，慢慢駛入峽口去，曲長的山峯并着，只看得見一線藍的天光。這里真像四川的瞿塘與巫山。谷中一片清幽的景緻，沒有岸，從兩山之間，嘩嘩流出銀沫飛濺的小瀑布，像微雨似的淒零飄動，使人生幽幽的感覺。還有玲瓏秀麗的小石山，真可愛，上面叢生綠葉紅邊的虎耳草，寄生在大的山峽之中。這些小石山，據說是長有人來取去培植花園的，乘客們因為貪看風景，把話漸漸地減少了。

這時，有一個鹽巴客聽夏鬍子們談的問題非常感到興趣，禁不住發問道：

「船老板，這婆娘的男人死了有好久了？」

夏鬍子因為這好奇的一問倒有了詳細的龍門陣擺，（註二十）笑吟吟地回答說：

「這婆娘的門前人死了有好幾年了，他叫王松壽，還是做木匠找了點錢來開的這家棧房咧。人家的錢硬是磨手板皮來的。兩口子都能幹，會做生意。他的屋頭人的娘家姓

安高縣人，別個是在城裏生長大的，不是啥子小家人戶的姑娘。嘿！我說的就是我們這位春雲棧的老板娘，你們不要聽左了呢。（他趕忙聲明一句）——小心點呀，廖大哥那邊的船過來了，不要撞着！」

從上游一支油綠黃字、箱子似的郵船滑溜溜地一下向這邊衝過來了，彷彿放了繩的馬一樣收不住。河是陡的，一部分高，一部分低，底下簡直是小鵝蛋石和沙磧堆的台階，水也跟着像狂瀑一擁而下。木船到了這樣的境地，只有聽其自然地往下梭。船要在那白沫噴吐的灘中旋轉了幾度才能安定。老廖本着以往的經驗，口裏喊着「慢來，」用竹篙向河中的大砂石磧上一撐，便躲開那支綠艇的銳鋒了。

夏鬍子始而站起身來望，捏了一把汗，慢慢又坐下來，還是繼續他的談話：

「王松壽才二十幾歲，胖胖的小夥，挑得抬得！偏偏他做的又是輕巧的活路（註二十）爾媽，三煙不喫，（註二十二）那個也算不到他會短命啊！唉！——你們猜他是因為啥子死的？」

『猜不到。』有一個人說。

『是不是屋頭人太漂亮了？』這是另一個年青人的揣測。

『不是，不是，嘴巴子不要學得太尖酸刻薄了！』夏鬍子直是搖頭，趕忙糾正道：『松壽是個頂有出息的人哩！都怪那年雲貴打仗，他挨軍隊拉去擔挑子，路上一個零錢都不把，就管伙食。吳連長的糧子（註二十三）爾媽真凶！我們場裏頭就沒有幾個跑脫的。躡子龔七爺還拉去抬子彈箱。唉！松壽是沒得法子，含起一包眼淚，話都沒有跟他屋頭人說，就跟到他們糧子走了。等打完了仗，松壽回到包穀場來，已經爾媽不像個人了，穿的衣服濫得像告化兒，臉上又黑又瘦。王大嫂哭，哭也不中用。他就在那年秋天害了一場大病死的。丟下了他的女人，連一個娃兒都沒得。王大嫂起首想跟她的門前人一起死，大家給她一攔，沒有做到。棧房在那個時候，危險極了，眼看就要關門的。虧得還是區長們出來替她主持，喊她開下去，才有今天……』

大家靜聽着，鬍子說到這里略微一停頓，把快滅了的煙又吸上兩口。他年紀雖大，說

話却一點不累。

「……嫁人呢，她起首不見得啥子想，是場上的老者們說，一個年紀青青的女人做老板，棧房裏頭又盡是些男客來來往往，怕人家有啥子閒言閒語不好，其實他們是想「維持風化」！哈哈！（鬍子笑了，）我也會拋文呢！——這樣他們才勸她嫁人的。其實咧，照我看，王大嫂替她屋大哥守了好幾年，有啥子守長！又沒得兒女！嫁個人，那個又管得到她屋的事！不過，有一點，王大嫂是捨不得他們兩口子掙起來的這副家當。這如今，所以她一心一意就想招贅一個人來跟她當外老板，還是做這行生意……這個女婿還沒有找到呢。」

「孫大哥是不是這樣？船老板說的對不對？」有一個認識老孫的挑夫把眼光移到他的臉上來。

老孫連忙點頭說「對。」

37
——
看看進入更深的山峽裏了，兩側的山峯筆立着，水流待更緊迫。夏老板爲慎重起見，

自己起去掌舵。船像軒輕木似的在水面高低地擺動。雪浪橫飛，不時打進船來。一直到出了峽口水勢平穩之後，舟子和乘客的緊張的心情才一度鬆弛，大家臉上漸漸像有了笑形。

「不過，聽說王大嫂心目中好像又有了個人呢。」船上的沉默是由一個紅鼻子老頭來打破的。

話一說出來，大家更顯得肅然。

有幾位有點年紀的人得在這樣想：這并不希奇，王大嫂自己有她的眼睛，選到哪個就是哪個。如果她真有人了，也省得包穀場的一般年青小夥乾着急，把正經事放下了不做。但是在這人羣之中，有一位立刻就磨皮擦癢，感到分外的不適；因為他覺得面前那一道鮮艷的虹彩忽然變成一塊墨雲了。他的眼睛很快地跳着，嘴唇也不能保持他的靜態。想說話，然而彷彿被這位朱鼻先生所驚訝了，半天都嘿然。努力了好幾次，他才發出一句問話來：

「請問你老人家，真有這種事情嗎？」

大家都看出來說這話的是孫松軒。

「你不信，自己打聽去。我老漢就住在春雲棧斜對門，她家有啥子事瞞得過我嗎？」他的態度愈覺得莊嚴，因之他的話立刻就增加了力量，更被大家所重視着。

另外有一個戴尖頂斗笠的農夫，也是充滿了好奇心的，本來是許多人都正待追究的問題，却被他先得我心爲快地說出來了：

「那個人姓啥叫啥？我們倒願意曉得一下子。」

「哈兒！（二十四）你想，還有啥子別個，就是我老漢張肇椿！」紅鼻子勝利地笑着。

「虧得你龜子好意思，兒子孫子都一大羣！」

「爾媽真不要臉！也有你！」

「呸！」

孫松軒於憤慨之餘，也想搜尋一句俏皮話來着實地挖苦紅鼻子老張一句，聽到這

許多人的—致攻擊，也就得意洋洋地住口了。

大家於是又沉默着。

夏鬍子待了一會，點頭歎道：『二天把王大嫂弄到手的那個人一定是個很有福氣的……』

一直到貓兒崖乘客上岸打早尖，這個問題才告結束。

船是下午五點到的鎮溪。孫大哥松軒一進棧房就倒頭大睡。抽搐着如雷的鼾聲，夜飯都懶得起來喫。因爲春雲棧的老板娘王大嫂今天就大家談來，依然還沒有主，於是這個鹵莽的人又有了再接再厲的希望。他想早一點安息，爲的是把那中夏的一個晚間很快地消磨掉，以便第二天早上從施家沱回來，好兼程趕回包穀場去。機會不可失！

(註一)川黔旱路，六十里爲一棧。

(註二)貴州通用錢幣爲四川造之當百銅元，其一面中刻篆文『漢』字，外刻十八小圈繞之。

(註三)「丁拐」爲三人抬之一種轎子。

(註四)貴州通用兩種銀幣：「人頭銀幣」及「四川軍政府造之銀幣」曰大板；雲南造之半元銀幣，每兩半元曰一小板。

(註五)旱路用午飯曰打早尖。

(註六)撈糟即甜酒，北方謂之江米酒。

(註七)「戲毛」係貴州土話，即「開玩笑」之意。

(註八)火么師即伙計。

(註九)帽兒頭即米飯，因盛時用茶鍾覆入碗內，類似帽子，故名。

(註十)川黔呼女人腦後之圓髻爲「轉轉」。

(註十一)關嘈的爲一種結賊，每喜至人家乘無人時竊取財物；遇人則以訪某某爲辭，俾事不至敗露。

(註十二)因貴州俗謂「碰釘子」曰（掛起了），故有此語。

(註十三)「小」即如夫人。

不定，用以犒勞輿夫。

(註十四) 川黔每逢陰曆初二、十六，即購猪肉多斤以饗僕役，俗稱「打牙祭」。行路時，則數日舉行，時日

(註十五) 私窩子即私娼。

(註十六) 即不足為奇之意。

(註十七) 此為一種歇語，全文為「煤鉤火鉗，「因」鉗，「錢」同音，故借用。

(註十八) 打絲攪意即糾纏不清。

(註十九) 即丈夫。妻子曰「屋頭人」。

(註二十) 川黔講故事，俗呼「擺龍門陣」。

(註二十一) 即「工作」之意。

(註二十二) 三煙指鴉片煙，葉子煙，水煙；紙煙尚未與於斯列。

(註二十三) 糧子即軍隊。

(註二十四) 意即儂子。

四川紳士和湖南女伶

在這小小的山城之中誰不認得赫赫有名的凌鼎章呢！第一個原因是由於他是一個禿頭，而且發出閃閃的光芒；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他滿嘴的金牙；只要一張嘴笑，便看得見口腔裏燦爛的行列。走路肥胖的全身搖動着，跨着八字步，說話時眼睛和眉毛一齊飛舞，還不在內。他獨具名士應有盡有的一切特徵。

這是一個夏天的黃昏，他一個人穿着羅漢衫（兩半截湊成的奇異的衣服，上截是白洋布，下半截是綢子，）手裏拿着一把團扇從玄妙菴走出來，傍着城牆散步，慢搖搖地，很閒情的樣子。城裏是一塊一塊的菜圃，一片蒼翠的顏色，鋪在地上，圃裏稀疏點綴着幾架竹棚，是看守園子的人的住室。被幾根竹子繞着，做了天然的圍牆。城外有一條小河，潺

溪地流着，河水很淺，連小船都載不住，也沒有建築正式的橋樑，或者搭座浮橋。隔不上幾十步就是一排紅砂石的跳磴。河對岸便是重重疊疊的野墳山，沒有樹林，也沒有房舍。

這些景緻除了季節轉移色調濃淡因而不同之外，從來沒有什麼頂大的變更。看得太久的結果，也許會要覺得太單調似的。鼎老卻不在乎，他每天晚飯後照例要在城牆上作短時間的徘徊。消化胃腸自然是主要的原因。他已經是過了六十的人了，精神卻很煥發，走路步武非常仙健。有時不坐轎，只用一個聽差打着馬燈，便能從很遠的南門到李家巷去看川班子的夜戲。興致再沒有比他還好的了：麻雀牌打二十圈不算一回事，茅台酒喝上兩三斤臉從來不會紅；燒煙只要有戲子陪着，可以越燒越新鮮地坐到天亮。前清的官早已做得倦了，民國的官是不高興做的；家裏有的是田產和房屋，於是他就退隱林泉。一心一意地在故鄉當一個良善的，正派的紳士。這是他晚年的人生觀。在城牆上逗留，他並不單純爲的是散步，還同時可以蘊蓄一點靈感，無意之中便能找到許多足供吟咏的詩料。這散步是隱菴詩集篇幅漸漸增多的原動力。城頭生着肥茁的亂草，在蓬鬆的綠叢

裏點染着嫩黃的小花，鼎章先生的脚便從上面踏過，彷彿特爲他鋪陳的彩色的地毯一樣。

沿着城牆的路是無盡頭的，蜿蜒着可以通到對面的獅子山，這古怪的石城！當初爲了防範生番的侵人，才建築得這樣偉大。他一步一步地慢走着，默默地墮入沉思之中。

城根下田場裏的農人都認識他，看見他經過，便肅然起敬，停止了工作，在他們的眼中，他是一個最偉大的人物。有的便低聲下氣地問道：

「凌老爺，你要不要送點菜回家去吃呢？」

他搖搖頭露出很倨傲的神氣，「我要，自然會打發人來買！」

「今年天氣太好了，你老鄉下的收成一定不錯吧？」一個老邁龍鍾的農婦又乘機上前來搭訕着，她是有意來瞻仰一下紳士的雅範。

凌鼎章斜着眼睛瞥了她一眼，說道：「那個曉得呢！我就沒有時間下鄉！」

他的脚步並不停止，臉上帶着很不愉快的表情。

農夫們都竊竊地議論着：「怕是凌老爺今天有了什麼不高興的心事吧，爲啥子帶着一副難看的面孔呢？跟他說話就像一個釘子一個鑽一樣在那裏互碰。」的確，你的聲音是無論如何的低沉，謙遜與和藹，他卻愈顯得語調的高亢，態度的鄙夷，與往日顯然趨向了另外一條途徑。他們雖然是些粗笨的下層階級，但是聯想力並不薄弱，中間有一位就想起凌老爺和新近來到這裏的女戲子的浪漫故事，這件事這些日來，差不多鬧得滿城風雨了。劉長元便是苦心孤詣，搜尋出凌老爺今天不高興的原因的一人，侃侃地說道：「我想起來了，聽說凌老爺要接湖南班的那個女戲子來做姨太太，怕該不是有什麼阻攔了吧？」

「猜得對，恐怕就是因爲這件事情。」

「十有九成。」

附和的人頗不少，因爲凌老爺永遠是笑容可掬地，而且對人是一團和氣的，不論窮和富。他今天的態度的變動，的確是受了什麼重大的刺激，神志有一點不大清爽的樣子。

『我說，』布鞋上面還套草鞋的大腳農婦，好像很有道德，歎口氣道：『凌老爺已經那麼大的年紀了，何必造這些孽呢！害得人家年紀青青的姑娘將來守寡？！窮人們想接個媳婦一輩子也做不到，有錢的老爺接連一個挨一個，這口氣真令人難平呢！』

正在提着水桶灌菜的年青的張大嫂聽見了，便走過來插嘴說：『你們不要在這兒胡說了罷，你們又不曉得事情的真假。凌老爺把那個女戲子收來做乾女倒是有的事，接她來做姨太太，那真是黑天冤枉了。你們不信，是我昨天在凌家公館賣菜，丁大娘親口給我談的呢。』

凌鼎章已經離他們很遠了，他那飄盪的羅漢衫的影子向前移動着，他們望着他的背影慢慢地發議論。你一句我一句，致力於探尋這位城中大人物底煩悶的線索，這一羣農夫都是腦筋很簡單的人，平常多半是談些田家生活和張獻忠屠城的故事。今天突然遇到這樣一個嶄新的題材，自然大家都不肯放鬆了。尤其是婦女們也樂意來發表意見。因爲這是近於所謂「戀愛事件」，（雖然鄉下老還不懂得這個名詞。）簡括地說：因爲

是牽涉到一個奇異的異性的人類——女伶；而且她們又都瞻仰過她的丰采的。

「一個女戲子，不管收她做啥子也好；總之，是一個戲子。」這是最斬金截鐵的見解。

「一個人只要當了戲子，啥子事做不出來呢？」第二位便進一步去推論。

「戲子也是人呀，人家賣藝吃飯，就值得這樣糟踏麼？」也有人這樣替女伶辯護。

然而他們離題越說越遠了，差不多已經牽扯到這女伶的人格問題了，大家感覺着解決的知識還不够。

一位白鬚鬚的老者在一旁嗤鼻冷笑起來。農婦們的眼光都移到他的身上去。他的深於世故，誰也得佩服。

他把手裏的一根竹節葉子煙桿，啞了一口，批判道：「我不曉得你們爭這些事有子啥用處？是不是能够多吃兩碗飯？一家不管二戶事，我們這些做莊稼種菜的人，只要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就够。沒有事把自己那張屎嘴閉起來，也省得惹是生非的！」

「說說有啥子關係，哪個都像你那麼正經！」有一個女人這樣低聲地埋怨着。

劉長元很明瞭老頭的時代，不覺哈哈大笑道：『老頭子是不愛聽這些的！』

『不許再說了！怎麼你們這樣沒有耳性！』

老人彷彿有一種權威鎮壓得住這一般農民似的，他鼓起兩隻眼來，加之又穿的是老青布衣服，活像一尾黑色的龍眼金魚。這班年青的農夫和農婦像一羣沮喪的麻雀，嘴裏雜碎的聲音漸漸稀少，零落，蹣跚着，收拾起傢伙，忙忙地走向竹棚。一切的青葱的樹木與草叢都沐浴於夕陽之中，發出閃爍的光芒。天邊的雲彩被晚霞烘成紫金的颜色。城頭這時顯出分外的寂寞來。

二

湖南班的光臨泉縣並不要回溯很長的歷史，只是兩個月前的事情。然而在這山城中的居民的心中卻印下了一道很深的痕記，因為這樣的騷動是向來還沒有過的。

泉縣是一座圓湖似的小城，被四圍筆鋒似的高山環抱着，宛然是被所謂大時代遺

棄下的古老的鎮市。因爲崇巒天塹的恩惠，造成一種風氣的閉塞，人們的眼光渺小得像喂雛雞的黃米。大多數的人是老死也沒有跨出過這古城的長垣，除幾位紳士階級，和一小部分商人。縣裏的人士是成年都在煙燈的旁邊工作着，他們公餘的消遣是游山和打牌：游山當然所費有限，打牌則可以希望有一筆意外的收入——其實他們不得不如此的原因，還有由於縣裏缺少一座公共娛樂的場所。舊戲是頗爲一般人所喜愛，而且老幼都有欣賞的能力，但是一年頂多只唱兩次：一回是蕭家祠堂，一回是關帝廟。而且又都是趕着他們二位的誕日，每年由會首發起社戲來慶祝，被認作很隆重的盛典。這樣的戲，當然值得一看，班子多半是本縣的票友如開裱褙舖的黎廣才之類，加以臨時湊集的川班名角。戲台底下的院子，聽憑民衆自由停立看戲。兩廊和書樓，卻由城裏的紳士和大商家的眷屬，分別佔據起來，掛上細絲的竹簾，爲的是分別內外。大殿，不如說正廳，自然是容納縣長以及紳士一流的人物。分配得條理十分井然。只是大家看了這兩次戲之後，總不免有點臨別依依，好像還沒有獲得相當的滿足。他們把天下事都當成吃雲土似的，不吃

則已，一吃就要吃個痛快，尤其是官紳的太太小姐們常常這樣想：『如果我們有一個戲園不好麼？』

因為事實上有這種需要，供給也就隨着來到，不久一個規模的戲園居然如願地組織成功了。在李家巷的牌樓上釘上趙進士寫的「永慶茶園」的大匾額。黑板白字的戲報牌掛在兩旁的木柱上。從此每天李家老巷一帶就聽見瑟瑟鏗鏗的聲音，巷口擠滿了不少的閒人和零食担子。門外常常都擺着幾乘很考究的玻璃轎，拱杆轎，涼轎之類，代表這並且是泉縣的名流休憩之地。這座戲院的創辦，是採的官商合股的制度。雖然是娛樂的建設，也可以說是文化事業。據說這是開泉縣的新紀元，以前還不曾有過這樣的創舉。如今竟能使泉縣的人們精神都有所寄託了，不至於只是過橋燈畔消磨了他們的一生。這是何等偉大的貢獻！

茶園的生意很是發達，普通座只賣二百文一位，票價的低廉是興盛的惟一的原因。戲情又總以熱鬧的時候居多：白天唱武打戲，晚上唱生日戲，很得調和的妙處。而況就是

聽那鼓手樂師的吼高腔，也足以壓下你一天的疲乏，震得你兩耳亂鳴。四川的小旦，尤其是褚小雲幾位，著名的扭捏，臉上擦得像爛熟的桃子，衣服又都是時新樣子，走到戲台邊，向你微微丟一丟眼色，哼着雞叫似的喉嚨，你的兩隻手不由得就會着了電一般亂拍起來，眼睛不由得就要感到一種不自然。無怪乎紳士老爺們肯把當百的銅元當作葵花子一樣一把一把地抓起向他們身上用力的拋去！他們並不怕捱打，還要請安道謝！

當永慶茶園初開的時候，幾乎全城都鬧動了。「看戲去！到永慶茶園看戲去！」滿街都聽得見這種聲音的相和相答。一到黃昏，市廛上的空氣更浮盪着喧嘩，一羣一羣的老幼，牽着抱着，都大步向李家巷走去，顯示着一種戲劇狂的高潮！泉縣自從添了這座戲園之後，成年蟄伏在家裏的老太太們都肯出門了，在表現上看來，本縣人口似乎驟然地加增了一些。最有趣味是川幫的商人，或者省城下壩縣去辦貨的管帳先生，他們一到泉縣決不肯馬上就走，都要留戀上幾天，因為時間不愁沒有地方消磨了。

永慶茶園這樣興旺地繼續下去，有半年的光景。忽然湖南班一個新的劇團，流浪着

到泉縣來。在泉縣的居民腦筋中，只印得有一個川班的影子，京班從來沒有聽說過，湖南班更是一個嶄新的名詞，陌生地第一次侵入他們閉塞的心胸。川班因為是男伶粧扮女人，大家已經司空見慣了；聽說湖南班是男女合演。這一點便深深地喚起他們好奇心，不約而同的都十分驚詫起來。

「川班以外原來還有個湖南班！聽都沒有聽說過！」

「女人也會唱戲嗎？真稀奇呀！真稀奇呀！」

「我們只見過耍把戲的時候女人蹬鏢子，那個曉得女人還會唱戲呢！我們真是鄉巴老啊！」

「真要見識見識呢！……」

「男女合演！哎呀！要命呀！我的天！」

這是當時泉縣的論調的一般。他們從官長到百姓一向都迷信着「人見稀奇事，必定壽延長」這個定律，因此湖南班便很幸運地得到他們的推崇了。

湖南班是怎樣一個團體呢？讓我在這裡申述一點，他們是一個家族組織成功的劇社，非常整齊，無論在服裝或者人物兩方面。決不似川班那種烏合的聚集，下流的神氣。如果把兩種班子作一個比較：可以說前者是藝術的，高尚的；後者是營業的，低級的。湖南班長爲一個白髮鬢鬢的，五十多歲的王老頭，以道高德重的資格來做這個團體的領袖。重要的劇員是大女兒桂棠，大女婿靳春，二女兒海棠，姪子王白生，還有十幾個親戚朋友做配角和樂師。他們是一羣流浪的歌者，因爲水災毀滅了他們的廬舍，便這樣的逃出來了，想倚仗着自己的天才和藝術來糊口，走遍海角天涯。到泉縣來也不過是偶然路過，預備唱幾天，湊一點旅費，又想飄泊到別的地方去。

他們一行到了泉縣的第二天，便借關帝廟作第一次的公演。不賣票，歡迎城中的人士去欣賞這新興的藝術。出乎他們意想之外的成功，居然毫不費力地就獲得了。這天差不多廟門都擠穿了，如果沒有軍隊的彈壓，也許會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火盆烘烤着似的太陽之下，連正殿偏殿的屋頂上都爬了許多人，關帝廟的住持一直懸心弔膽著廟宇

的場下來，幸而關帝有靈，始終平安無事。當時去看戲的人士，自然一半是因爲不花錢，樂得看便宜，和北平人只要什麼地方開閑，便一家大小都出發，是一樣的心理。一半則是由於好奇心的鼓動，很想探求一下這男女合演的究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結果都懷抱着滿意，露出笑容，走向自己的歸途，彷彿有點飄飄然似的。口裏還紛紛地發出讚美的詞句來，誰說泉縣的風氣閉塞呢？這太冤枉了！他們都是能領略陽春白雪的！

那天演的是有名的虹霓關和羅通掃北還有三齣別的配戲。湖南班的幾位名角，全都服粧豔麗地登場，而且是多麼的年青，多麼的活潑！他們操着湘音，唱得很賣力氣，雖不像川戲那樣個個字都聽得懂。不過覺得真悅耳，樂器也很清雅，沒有川戲那樣喧天驚人的響鼓與鳴鑼。二女兒王海棠真像一株海棠似的嫵娜。聽說才十六歲，扮演掃北裏的公主，一種女英雄的軒昂的氣概，含嗔帶怒裏蘊藏着微笑，眉宇間又透露着脈脈的深情，她的唱詞也很低迴婉轉，像月夜的深林裏夜鶯的清啾。還有那副武打的工夫，在台上簡直變成天女的舞蹈，把一般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了。只看見翩翩的影子，鮮明粉紅的戰袍在

戰場上風車似的飛旋，偶爾有一聲嬌柔的叱咤，不由得會使你心悸戰慄。她卸粧，台以後，便有許多年輕的瘋狂地追蹤上去，大概想認識一下的她的本來面目。但是她已經匆匆地走了。

第二天，開始賣票；觀衆並不減少。海棠又演了一齣她很得意的名劇。縣長的少爺警備隊隊長厲清帆也在場，被劇情深深地感動了，親筆寫了一張「厲隊長賞洋十元」的紅紙條，拿去由班長在台上高聲唱出來，接着便聽見台下一片拍手的聲音，他們沒有錢賞，只好這樣來助興了。追隨厲隊長之後的，立刻就有好幾位紳士，也寫了些三元五元的條子。最後賞錢的是名紳凌鼎章先生，特別出色，他除了賞洋十元之外，還給海棠姑娘掛了一段紅。厲隊長正坐在鼎章先生的旁邊，啣着一根葉子煙桿，很奇異地望着他側面的這位老紳士，覺得他和自己好像在故意作對似的，鼻子哼了兩聲。凌鼎章微笑着，在他眼中厲隊長完全是一個小孩子，因為這武官的父親還是他的晚輩。他平時連話都懶得和清帆說的，所以滿不在乎。

過了一會，戲台下的羣衆闐闐地鬧着，全都向後轉了，墊着腳往正殿看，因為王海棠親自到正殿上向官紳謝賞去了，這比看戲還更有意思。立在欄杆旁邊的人都站在欄杆上了，替正殿造成了一座屏風，於是大家都忿然地呼喊起來，石階上又站得有幾位荷鎗的兵士，誰也不敢衝上前去。

在人聲的紛擾之中，突然正殿上瑯瑯地響了一聲，接着便聽見一個人的粗魯的呼叱，『媽的個戾！你看不起我！我叫你斟一盃酒你都不斟！』

嚴肅的空氣籠罩着殿宇，台下的嘈雜卻減退了。正殿上一個穿軍裝的武人，手插在腰際，雄赳赳地坐在椅子上，眼睛圓睜着，一個嬌小的姑娘，粧束平淡，站在他的旁邊，頭低低地垂着，一句話也不說。汗水從她的額上一顆一顆地滴下來。隊長年紀很青，臉上的一塊血青的疤痕，把他襯得老了一點，滿嘴的金牙使人眼睛發眩。但是這些並不能改變他的性格，脾氣一向就是這樣的暴躁，只要一摔盃盤，就是要槍斃人的表示。把鄉紳們都嚇得站起身來，頭顱不由自主地亂顛，手裏還拿着筷子，又不敢放下去。

凌鼎章在外做事多年，這樣的事情早看慣了，只是抿着嘴笑。然而這空氣是沒有人來緩和下去的。他立刻收住笑容，一則自己仗着是很有年紀的人，同縣長也有相當的交情，只有自己來排難解紛罷。便大步地走過來，在厲清帆的肩上拍了一掌道：

「清帆，你何苦跟她爲難呢？一個小姑娘，懂得甚麼？」

「她不識抬舉呀！」清帆略微一欠身說。

「王小姐你就替厲隊長斟一杯酒吧，有什麼了不起呢。」鼎章端起一隻酒盃，很莊嚴地向海棠姑娘道，「看我的面子，這是我們地方上的要人咧！好幾次土匪都是他打退的！」

海棠像橫被摧殘了似的，滿腹不快之感，頭也不抬地提起酒壺就往鼎章手裏的杯中一倒。

「哈哈！這樣才對得起人呀！」厲隊長把盃子接過，一口喝乾了，不覺大笑起來。一面高聲喊着提轎子，大踏步往外走，勤務兵扶着他。他的臉紅得像關公一樣，剛才已經喝得

不多了，因為大家的勸敬，現在更顯得非常忸怩，一半自然是酒的作用。

鼎章先生的眼睛把這位隊長送出殿去，連忙回頭來溫語地安慰這受了委曲的女伶：

「王小姐，厲隊長是因為川班的小旦給他燒煙斟酒弄慣了的，你不曉得！事情一過，雲散天清，啥子都完了。」

「多謝你，凌老爺！」湖南女伶嗚咽着說。

這樣相類的事，海棠心想，自己遇見也不只一次了，在這幾年飄泊的生活之中，但是還沒有見過這種橫暴的軍人呢。凌鼎章的一番勸慰的話，反而使她眼淚忍不住潛潛地流下來。

三

「湖南班唱戲的成績真不壞，總算開了泉縣人的眼界了。」這是闔城士紳的公論。

於是大家都捨不得把這個新興的班子放走，想請他們加入永慶茶園，如果沒有問題，再從長計議具體的辦法。他們起初是固執不肯；因為他們與川班完全兩回事，沒有法子合到一起的，這是根本的理由。尤其是王海棠女士已經變成驚弓之鳥了，希望早一點離開這危險的地帶。在這裡她覺得彷彿站在一顆炸彈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要爆裂。凌鼎章先生是很明瞭這種情形的；然而他有的是膽量，可以抗衡一切；他覺得湖南班留下也不一定就會生發什麼意外。因為保障海棠女士的安全這一層，他比較還有相當的把握，所以便也隨着大眾挽留，話說得非常誠懇，使人感動極了。王老頭的心比磁耙還軟，對於什麼事情總抱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事情就是這樣決定了。由董事給他們分配時間，川班和湖南班不必合攏來，彼此保持着自己的尊嚴，在永慶茶園裏輪流地演唱，每家一天，公平待遇。這次替湖南班最爲出力的，自然是凌鼎章先生，大家都歎息着說：『這樣古道熱腸的人，在這樣的年辰，真是難得啊！』自從湖南班開演之後，凌紳士幾乎每次都到場，並且總是坐在頭幾排，他老人一番提倡藝術的熱心，是值得褒獎的。而且很有

一份耐煩的心情，靜靜地坐在台前，一坐好幾個鐘頭，沒有一點倦意，有時並且微笑着，輕輕拍着手掌。

不到一個星期，湖南班的角色都和鼎章熟識了。他們沒有一個不喜歡和他接近，一心一意愛慕着這位一團和氣的老人。海棠和她的姊姊卸粧後，也間或來問候鼎章先生，如果按年齡的比例來說，這位紳士儼然可以做他們祖父了，她們總是這樣想。

川湘合演開始了一個月之後，有一天晚上，輪到湖南班休息，王月庭班長忽然感激涕零於凌鼎章紳士的恩惠了，當然並不是在這天才覺得感激的。不過在這天，這個問題才來到心頭，「有什麼報答他的方法呢？」他想，只有親身去道一次謝罷。海棠也得帶了去，凌老爺是她的救命恩人呢，而且又是那樣的喜歡她！

王海棠坐着一乘小轎到凌公館去了，老頭子跟隨着。目的自然是答謝，代表她們的全班。流離轉徙的勞苦沒有了，她們打算安心住下去。在這萍零的生涯之中，他們到處都遇着的是冷酷，嘲諷，妒嫉，猜疑，陰險，與凶殘，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得別人的同情和溫煦。

在她們的潮濕黑暗的地道中，摸索着前進的時候，彷彿頭上透露了一絲和藹的，微笑的陽光。

鼎章親自出大門來迎接他們父女倆，笑得嘴都合不攏來。兩眼死死地叮在海棠的臉上，一面向着老頭子也微微點頭，把他們讓到客廳裏。白堊的壁上懸着絨織的日本山川屏，書卷式的炕几陳列着古銅花瓶和帽筒。牀的兩旁，明煌煌的大穿衣鏡警察似的威嚴地站着。兩面都玻璃窗戶。在縹緲的燈影裏，推讓了許久，他們才落坐下來。

紅花白磁的蓋碗茶一會便被端在他們的面前。還有盛着糕點的圓形方格的團盒之類。這些都是款待貴賓所應有的。

王月庭把來意說明了。鼎章先生也說，他早就有意請他們來家了，只是不方便，怕引起小人們的議論。如今他們自己來了，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情。可以作一夕的暢談。先是和班長說話，兩位慈祥愷悌的老人對坐着，像親弟兄似的。海棠坐在她父親的旁邊，臉有點微微的暈紅，不大發言。但是過了半晌，鼎章突然走過來了，緊靠她坐着，拉住她的手，任隨

她怎樣擺脫，也不放鬆，他嘆了一口氣，彷彿悲悼這女伶的運命似的。

這使王班長頗爲窘迫了，他心裏同時起了神秘和怒憤兩種感覺。他的眼睛好像有點昏眩起來，面前又飄過厲隊長的那碩大的身影。

凌鼎章把手一鬆，有點悽然欲絕的神氣，說道：「王班長，我心裏真是難過極了，你不曉得。我有一個姑娘，要是不死，也同她一樣大了呢……」

王老頭子心裏輕鬆了一股。

海棠也很詫異地注視着鼎章的眼圈，想不到他這樣地富於情感。

「……我是很想有這個女兒的；但是老天爺他從我手裏奪了去！」

「凌老爺」王月庭微微有點心跳，竭力鎮定着說，「賠錢貨的姑娘要她來有什麼用！你的少爺已經有了那麼一大羣。」

「不然，不然！」對方不住地搖頭。

空氣忽然沉悶了。大家都低頭陷入了沉思。偶爾彼此抬起頭來互相窺探。想找一個

發言的機會

凌鼎章的嘴上忽然閃着微笑，叫了一聲王班長。

湖南班的領袖從催眠的狀態中恢復過來，很興奮地，又一度注意地向着他的富有情感的主人。

「班長，我有一句話要給你說。」

「凌老爺，你老人家說就是。」

老紳士躊躇片刻，囁嚅着說，「我想收你的二小姐做個乾女兒，不曉得你肯不肯？」

「……」班長覺得這是一個難於回答的問題。

海棠天真爛漫地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一動。聽見這個話卻縐着眉頭，嘴也撇起來了。這種態度也可說是撒嬌，讓人看不出她的表示是肯定還是否定，彷彿戲台上的表情似的。

月庭老人起初是默然，繼而陷入一種躊躇的境地之中了，覺得自己爲什麼要來呢？

這不是走入網羅來了麼？誰知他安着什麼心。偽善者的言語和行爲永遠是不可捉摸的。從外表看來，當然總使你滿意而歸。

鼎章先生利用這個機會，乘其不備地把紅紙包好的一錠元寶已經塞到湖南女伶的手裏了。這禮物好像早就預備下了，代表着這老紳士的一點微忱——不成敬意的得很——他雖然沒有出口，然而心裏是在這樣地歉仄着。對方沒有拒，也沒有接，只是沉甸甸地壓在她的手心上。她一雙眼睛都望着到她父親的臉上來。

難爲了的父親，成了暫時間的時局的中心人物，一言便可以決定天下的安危。並不直接痛快她表示，卻開始望着她的眼睛，想從她的眼睛裏得到一個解答，事情再比這樣離奇的也沒有了。女兒大概是默認了的，她沒有露出一點愠容；老頭子也只好把頭微微一顛，這又是表現他那他的「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異鄉飄泊的人如果認得一門親，也未始沒有利益，他忽從這方面着想了，這樣白鬚飄然的老紳士，也許不會有什麼其他的野心的罷？銀錢這樣地艱難，在一個窮困的境遇中的人，是沒有法子拒絕接收這一類的

東西的權利。異鄉飄泊的人能够在外省認一門親戚，這就不缺乏憑藉了，換一句說，也就是從此再沒有人來欺負了。

王班長不覺又看了海棠一眼，才說道：『凌老爺的盛意，我們真不好意思推託，就是這樣吧。』

鼎章先生的得意的文章做成功了，露出一嘴的金牙，格格地笑個不住。彷彿一道藩籬被野馬衝破了似的，他跳起來，緊緊拉住海棠的手，口裏連珠的高喊着『海棠！海棠！海棠！』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凌老爺義女的芳名，乍聽着也許要以爲是一個海棠小販的叫賣聲，那就太荒謬了。可惜凌紳士不是現代青年，否則還可以在海棠上加上幾個形容詞，那一定非常美麗的罷。

月庭在旁邊看着，覺得身上好像有一種電流通過，有一點不舒服。但是他女兒手裏的紅封套在他的飽歷風塵的眼中，又跳躍着一種喜悅的顏色，紙包內的臃腫的禮物，當然有十兩，他於是由微嗔變作喜悅，又來上簡短的一句：

「凌老爺，你老人家真得看起我們戲班子！」

老紳士大笑起來。他把老頭子撇在一旁，卻偏着頭，向湖南女伶誇獎道：

「公主，你那天的殺法真是利害呢！」

拿劇情來打趣，談諧得很文雅，海棠不由得也嘆哧地笑了。

這女伶，僅僅是一個十六歲的姑娘，前面已經說過。活潑中帶着一種閱世很深的神氣，眼光很冷峻，看人有點悻悻的樣子。穿件花綢子的衣服，套着黑裙。一根辮子在後面拖着，頗像還沒有剪髮的時代的女子高小學生。臉上的粉擦得很稀疏，嘴唇卻塗得鮮紅。身段是特別健壯，如果用畫家的眼光來觀察，一定可以發現不少的曲線。鼎章先生的意中，恐怕也是這個偉大的原因。據說要拜我們的老紳士作義父的男女，並不在少數，他都不肯承認，這證明他才真是有身分的人，能夠長久保持着紳士的尊嚴。這次完全是破例，在凌公的史傳上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頁，將來值得大書特書的。

這紳士，我們應分知道是一位很可憐的老人，髮妻已經故去了多年。如夫人 是一

一個鄉下的女子，粗笨得像一條牛。湖南女伶的收爲己有，是想用來安慰老年的寂寞。

這天，湖南班的領袖和他女兒坐得很久很久，凌老爺還叫厨子做了幾色消夜點心來款待新親。

從海棠女士的談話中，鼎章先生才知道他們是湖南的世家，（老紳士是最歡喜世家子弟的，這一端他就表示十足的滿意）不過中道衰落下來了，又疊次遭了兵燹和水災，結果無家可歸，所以才來做這種賣唱的事業，並非出於本心。因爲在外面長年飄泊，他們的談吐已經不是純粹的湘音了。海棠女士一句話，一把眼淚：

『如果是有錢，那個還來同他們川班那些賤東西在一起呢。』

鼎章是個極被感動的人物，深深的對這位女郎表示同情，嘅喟有時也從他嘴邊流出來，他答應道：

『不錯，我也是這樣想呀！』

『人到沒有錢的時候，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海棠露出恨恨的神情說，「哪一個想得到我們會走到這一步——賣唱處處挨受別個人的嘲笑，看不起！」

「賣唱本來也不是什麼下賤的事情！」

「你老人家是這樣說，有的人就不這樣想。我們又不是做的倚們賣笑的生涯！除了唱戲以外，我們什麼都不曉得。」

鼎章先生心頭麤集着奇異與納罕，想不到這一個小女人，滿腹子的牢騷，像泉水似的往山脚下衝。

她又接着說道：「你，你恐怕是好人；但是天地間的人不能個個都像你呀！（鼎章先生的臉像醉了酒似的，掉向一邊，）爺！（湖南女伶向着月庭班長叫了一聲，）你何以起初要答應同川班合夥呢？有什麼可做的？」

王班長好像要睡着了，沉沉地垂下頭；也許是表示對於他女兒的質問，認為理由充分，沒有法子來回答。

「海棠」鼎章先生說話時，撚着他的長髯，「不要緊的！你們各演一天，哪個也牽扯不到哪個！我不是吹牛的話，只要我活着，在一天就保替你們維持一天！」

「多謝你，乾爺！」

鼎章聽見叫了一聲「乾爺」，覺得真像他在京城的時候，三伏天喝冰汽水，一樣舒服得沁入了心脾。這一點就夠表明對方的允諾，點燭磕頭之類，按理是應有的；但在這時，我們老紳士卻覺得是繁文縟節，大可取消的了。

「我想，恐怕是攏不到頭的！」王老頭沉默得不耐煩的時候，也這樣說了一句。鼎章直擺頭，而且把兩手也不住地搖動，意思是他們太杞憂。

「我那天當天就看出來哪！聽說厲隊長根本就不高興我們加進永慶茶園的，」還是月庭老實人說老實話。「他喜歡的是川班，替川班分了一天的票錢，他自然不舒服；何況海棠那天又把他得罪了呢！」

「沒有關係！」鼎章先生糾正道。

海棠一聽這話，就搶着說：「哪個說沒有關係！他是縣長的兒子，他又有兵，又有勢力，算不定哪天就可以趕我們走！」

紳士老爺看見湖南女伶也擔憂起來，他更着急了。連忙在她肩上輕輕拍了一掌，表示請她放心，大笑道：

「唉！你們太膽小了！我跟他老子有交情。我說話，我就不相信他——厲清帆敢反對我！」

「……………」

「海棠，你們規規矩矩唱你們的戲好了。只要大家愛看你們的戲，啥子都好辦！」

這位傲岸的女郎站起身來，把兩手插在腰際，撇着嘴說道：

「說實話，我們倒沒有什麼留戀的。哪個地方不能唱戲，有本事怕賣不到錢！離開泉縣他以為我們就找不到飯吃嗎？走就走！」

他爹連忙勸着，「海棠，凌老爺又沒有得罪你，你何故要對他說這些氣話，別個也是

爲我們好呀！』

海棠氣得差不多要哭了，用手捲緊緊蒙住眼睛。鼎章先生的心完全被擾亂了，從她那楚楚可憐的樣子，反而使他越發愛起她來，恨不能把她抱來坐在自己的懷裏。但是他又轉想——那是多麼一個不好的念頭！那是辦不到的！她的父親也在這裏。於是他佯爲富有丈夫氣似的，慨然大聲道：

『海棠，不是我說你，你太懦弱了，天下事豈是一哭能夠了結得到的嗎？』

四

湖南班出演以後，在最初的幾個禮拜的確是一帆風順。但是一個月之後，就漸漸地冷落下來了，形成一種虎頭蛇尾的趨勢，使人大大的失望。失敗的原因中最顯的是他們的湘調，充滿了土音，泉縣的多數是聽不懂的，遑論藝術的欣賞。同時他們的戲目也太少了，隔不到一個星期，又把前些日子唱過的戲拿來重唱，予人以一種厭煩的感覺。劇員中

可以號召觀衆的，只有一位王海棠女士。（海棠的姊夫唱小生也很出色，大家不需要，也不歡迎這樣的人物。）海棠雖然年青，有許多能夠動人的地方，但是她只會很少幾齣戲，又不能白天晚上都出台。這些都是她們漸漸失去地位的來由。最主要致她們於窮迫的境中的，以上這些都不算數，而是厲清帆隊長從中和她們爲難，這一點當然值得敘述在下面。

警備隊長厲清帆在泉縣是以酷好男伶負有相當的聲譽的，對於女優卻比較輕鄙；而況那天又遭了別人的拒絕，使他難堪於大庭廣衆之中。雖說凌鼎章出來調解，一種勉強不得已的情形從湖南女伶的舉止上是表現得十分真切，回家以後，他的怒氣一直就沒有平息。他於是從此借題發揮地高唱反湖南班的論調。理由是冠冕堂皇得很。他以為，嚴格而論，年青姑娘根本就不應當出來拋頭露面，在萬人的面前，做出各種扭捏的姿態，這與倚門賣笑可以說一點區別沒有。他這種議論像一段山脈橫亘在舊勢力的平原當中，沒有法子撼動。厲隊長還說，「我當初反對湖南班加入永慶茶園就是這個天經地義

的理由。你們以爲我是愛女人嗎？我家裏的女人有半打咧！』一個在社會上有地位，有權威的人，發表這樣詞嚴義正的談話，自然令人特別警惕，驚心。隊長的話可以說比隊長往日出的四言韻語的告示還有力。因爲凌鼎章先生是站在另一個立場，堅決地擁護湖南班的，他又忝在父執之列；厲清帆當然表面上不好意思和他反對，心頭勉強隱忍着一種憤慨，總想找一個機會痛痛快快地發洩一次。所以他一個人是慢慢在暗中進行着一種破壞的政策。口頭上逢人便說湖南班的短處，是他隨時都在應用的宣傳的方法；其次則是每天派人到布舖街，南門上，大十字幾處的牆上去撕掉湖南班貼出的戲報。

泉縣的有閒階級以及紳士之類，每天都要親身或者差人到上列幾個地方去，看慶茶園有什麼新鮮的戲報貼出來沒有。常常看見沒有湖南班的戲報，便以爲他們是因故停演了，不得不把看戲的念頭打消，因此川班卻利用着對方的這個弱點；天然給予他們以一種優勝的權利；所以一到他們出演的日子，戲園顯得分外擁擠。事實上，他們是把湖南班的生意完全搶奪過來了。還有，湖南班演唱的日子，厲隊長只派一兩名警察去敷

衍場面，美其名曰維持秩序，結果總是常常生事，不是第二中學的學生和洋貨舖的管帳先生爭座，便是流氓擠到後台去參觀王海棠女士們的化粧，乘機故意調笑。因此大家去看湖南班演戲的結果，總是得着一個不良的印象。至於膽小如鼠惟恐鬧事的人們，根本就不敢去看她們的戲，認為是冒險，這是一「明哲保身」者所不取的。反過來，輪到川班的日子，厲隊長卻親身帶着幾十名警察出席，這才是所謂正式的彈壓。秩序的井然，當然是在我們意想之中。從種種方面歸納起來判斷，泉縣對於湖南班的望望然而去之，也正是必然的事呢。

五

天地間的事情彷彿有連鎖性似的，一種事件的破裂或者一種勢力的崩潰，是要集合許多的因子來完成，一個也不會漏掉。湖南班已經走上了她們的衰亡之路了，所以一切的因素是漸漸在組合起來。最後，則是湖南女伶王海棠女士某日到凌鼎章紳士家去，

如何如何……的消息廣播於這座小山城之中。這就是使湖南班不得不向這山明水秀的四川告別的原動力。

泉縣的居民向來具有一種「檢着封皮就當信」的特性；換一句話說，就是善於散布流言，喜歡把別人一件微末得不值半文錢的事情拿過手來，作一度驚天動地的誇飾。這樣，則一己的口和心都痛快極了，顯出雖「南面王無以易也」的樣子。男女都有這種值得歌頌的特長，每天一到正午十二點從床上一翻起來，把幾泡煙吹足之後，就開始辦理他們這件大事——女的走到別人家去，男的則站在街頭，或者高踞在茶館裏，滔滔不絕「張家長李家短」地議論別人家的是非，以至於平空給人造些有趣的謠言。這樣的輿論，你一不留神，往往也許就會摧毀你自己，把你從平陽大道上拖入了泥濘的陷阱中，一輩子爬不起來。

「湖南女伶到鼎章先生家裏去」這事實，是被一個唱川戲的票友名叫王鐵嘴的發現的。他這天得意極了，歪戴着帽子，手裏拿着一把破摺扇，一口氣就跑到順元茶館來

泡了一碗普洱茶坐下，預備遇必要時就宣布這個新發現的秘密新聞，而且是屬於名紳士與名伶的。

這順元茶館是永慶茶園緊隔壁的一家舖子，他有着與這名園共存共榮的歷史。看戲的人多半在這裡先喝茶，等候開場買票；原因這裡是近水樓臺，不至於買不到好座。如果你肯多給火么師幾個錢，茶吃夠之後，便去看戲就是了，他會把好座替你留着，戲園的茶房和他們是一個鼻孔出氣。連戲子們在離開煙榻之後，鬧臺還沒有打上來之前，無事可做，也都愛在這裡品茗，藉以消磨時光。在這座茶社裏，我們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人物，從大名鼎鼎的花旦，叫化子似的鬚生，以至於瘦得像乾猴子，臉上括得下一斤煙灰來的丑角。茶館的柱頭上高貼着兩種紅紙條：其一是含有茶館自負的意味的「高朋滿座」四字，其二是禁止的告白，文曰「莫談國事」。於是茶客們的談資和國家離了關係，而高談他們的「城」事，這於他們很為親切熨貼，十九是得之於耳聞和目見，因此說來也就頭頭是道，源源不絕的了。如其是茶館的老板要真貼着「請談國事」之類的紅紙條，我

想這滿座高朋也許倒反而無可談的了。因為他們既不出城門一步，何況又沒有報紙可看呢。

王鐵嘴先生這時顯出一種無名的煩躁，坐了一會，連一個熟人都看不見，雖然一向熟人是那麼多。口頭的話，又不受心頭的命令，像野馬似的，不顧繮繩的羈絆，一意要向郊野狂奔。忽然一個機會來了，有幾個川班的戲子走近來，他認得中間那個糟臉是李班長草字泰元，不由得眉毛和眼睛一齊都笑將起來。他想起了，要是對於湖南班的大敵——川班尤其是川班的頭目，去宣傳他們的對方的一件很重要的秘密，這應當會分外發生效力。他因此手忙腳亂地站起身來喊：

『李班長，這邊坐。』

『都是一樣，』李泰元雖然眼睛很小，但是并不近視，一望便看見了他；一面回頭向他的同伴。『弟兄們，那跟沿坐去，我跟王大哥談兩句話就來。』

李班長和王鐵嘴對面坐着。

「班長，這幾天生意還好？」

「也就是勉強罷。我想，湖南班走了更好些。那個雜！他們又沒毬得生意！偏偏要把老子們佔去一天！」

「要湖南班走，有啥子困難！你交給我辦，弟兄！」王鐵嘴用力拍了兩下胸脯。

「凌鬍子替他們幫忙幫得太利害，連厲隊長都沒有法子想呢。你充啥子狠！」

王鐵嘴哈哈大笑道：「哈！今天着我把他們的把柄抓到了。禽媽，老子來幫你們攢他們。她，王海棠，有臉見人，就等她佔住不去……」

「你有啥子把柄？」

「禽媽，我說王海棠不是啥子好婆娘，你們偏不信，簡直就是私窩子！暗賣明不賣唱，禽媽，老子有證據，怕個毬！」

「弟兄，說話小聲點，」李班長直叮嚀。『這兒有的是她們班子裏頭的人。』

「禽媽，老子有證據，怕個毬！」

「啥子證據？你不能空口毀別個的名譽！」

「她今天跟她老子到凌公館去啦！去幹啥！姑娘家家！這里頭一定有文章！」

「你親眼看見的嗎？」

報告消息的人漲紅着臉，不是害羞，是表現情緒的緊張，像酒瘋子似的直顛頭。

「你說，你說，弟兄，真有這樣的事嗎？你在那點看見的？」李泰元聽見這件事情，有點發狂，高興得把王鐵嘴的手緊緊握住，表示很親暱。

對方故意延宕着。

李班長則更顯得着急，越發問得緊促。

王鐵嘴喝了一口茶，又叫了一聲李班長「弟兄。」把這川班的頭目拉去同坐一排，才在他耳朵邊低聲說：

「禽媽，你說在哪點，弟兄，左不是在街上，我起頭只看見王老頭兒提個青挖單的包袱，我還諳沒有啥子咧！弟兄，我要是埋起腦殼走我的也好，禽媽，我偏偏又抬起頭來。看見

前面有一乘小轎，我一猜就猜到了！媽，你說我會猜不會猜？我那天也沒有啥子正經事，就跟倒他們走，巧就巧在這點：他們是認不得我的，我卻認得他們！湖南班的美人，哪個沒有見過！走到凌公館門口，下轎來，禽媽，一看就看出來，不是那個爛婆娘還有哪個！頭梳得真光，一根搭辮子在後面拖着，改裝啦！不是兩個牛屎堆了！禽媽，走路真瘋騷……」

他的聲音越來越大，一間屋的客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鐵嘴先生越發得意起來，大聲道：

「怕啥子！給他們揚名，禽媽，我們泉縣是很講究風氣的，你看哪條街沒有節孝坊！你一個湖南婊子要來給我弄壞，那老子們非貼她的「飛黃」（即標語）不可，把她們……媽趕出省去……看你吃毬！」

他臉上的筋肉鼓動着，像一個有名的演說家致了一篇慷慨激昂的長詞以後一樣的暢快！

大家都悚然了良久。

「我真佩服厲隊長有眼力，」有一個唱花臉的川戲子走過聽見，不由得歎息道：「他們一來，隊長就看出來啦！你想，我們這一個月同他們打夥，少得多少錢！那個雜原來凌鬍子也不是啥子正經得很的人！」

王鐵嘴這時他的鐵嘴上閃耀出勝利的微笑來。他覺得他很可以賣把力氣替他的同志們幫一點忙，出這一口鬱積頗久的悶氣，這氣怎麼出呢？就是他的鐵嘴的宣傳。於是站起來，向大家道歉說：

「對不起，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吃茶！有勞衆位！」

他匆匆忙忙地走出了茶館。他的生活永遠是這樣，我們應分原諒他！

六

第二天「王海棠女士到凌公館去並且住了一夜，」這新聞瀰漫了這小城的空間。同時大街小巷，尤其是靠近永慶茶園那一帶，滿貼着諷刺湖南女伶和四川紳士的「飛

黃，」後者氣得吹鬍子，親自坐轎到縣公署去請求拿辦造謠的人。縣長是很賢明的人，早已明白這回事的經過了，唯唯否否地漫應着。

七

下面是王海棠女士致凌鼎章先生的一封信，凌公館在鬧事的次日收到的：

「義父大人膝下：女等一行十餘人異地飄泊，路過貴省，承

老人家看得起，處處優待，幫忙生意，五中感激，只待將來結草啣環。但是此地因種種關係終非安身立命之所。因爲怕引起糾紛，所以女已於今早跟隨家父全班回鄉。青山不老，綠水長存，會面之日，俟之他年。臨行匆促，未及到府叩別，伏乞原宥。肅此敬請

福安

義女王海棠謹肅即日

湖南班一走，厲清帆隊長拍着手在警察隊裏跳起來，據說有八丈高。川班子則諸色藝員那天晚上跑到永慶茶園，一見面大家不約而同都念起阿彌陀佛來。李班長特自在棧房請客，王鐵嘴先生坐的是首席。

而且賢明的縣長的拿辦造謠者的告示也雷厲風行的貼出來了，壁上的飛黃也水洗去了。

不過李家巷的居民從此以後沒有看見過那位恢復了名譽的某紳士踏過永慶茶園的大門一次，大家都納罕。

血泡粑的典禮

『好大的泡粑！』

半粗細的藍邊土碗盛着雪白的點心從火么師手中傳遞到棹子上來，熱氣還裊裊地直往上冒。這巴掌一樣大的東西使客人們抬頭時吃了一驚。火么師扳着那張煙灰臉，連笑都不笑一下，覺得十分平常，筆直地又走到竈頭邊去做別的事情。

因爲天突然下起了令人悶頭的桐油凝，山路便凍上一層薄冰，連拿穀草包起草鞋來走也是一樣的滑；三個販洋紗的客商便都同意在這個風景幽雅的小場歇下來，預備等明天晴了之後再上路。一則也由於身上輭得利害，有找一點食品來填滿肚子空隙的必要。萬沒有想到一落座，棧房並不就來飯菜，迎頭便端上來三碗大泡粑，肥篤篤的像鴨肉。雖說這顯然是爲一般下力人起見，力求豐厚；但體積似乎也用不着如此龐碩。如果不

能滿足每一個人的食慾時，不妨在量的數目上多增加一些。

第一個商人很不自然地用筷子夾起來一塊，在手裏顛了一顛，至少一個有半斤重。一大口咬去也不過在泡粑上添了一個小小的缺。那位年青的洋紗商比較聰明，惟恐別人奪去了他應得的利益，五爪金龍地下去，一手攫起一塊。但是又不肯就吃，兩眼傻看着牠們加以鑒賞，像扇子似的拿牠們在手裏頻頻搖着。

火么師已經又端了醋碟走過來，看見這兩位客人窮吃餓吃的情形。嘆味地才發出一聲笑來，使用諷刺的口吻說：

「吃完了再添！蒸籠裏頭有的是！」

那個老年的商人，一部落腮鬚，面貌很深沉，身子連動都沒有動。他的臉默默向着門檻外邊。這條路他不知道走過多少趟了，這裡的泡粑他早已吃得下勝其煩了。口裏含着，一根馬鞭子似的葉子煙桿，很悠閒地唾着。而且他在路上已經吃了兩百錢的地蘿蔔了，肚子還微微發脹。他不得不附和那兩個年青人，他們很少出過遠門，既不能走路，又捱不

得餓，只好體貼他們一點。他正在盼望着那幾根洋紗挑子早些到達。在他們翻上來的時候，坡腳底下還沒有挑夫的影子，不曉得他們是怎樣走的！

夜色降臨以後，老年商人和中年商人已點起一枝牛油燭，在一間屋內的煙榻上躺下來。床面前火盆裏的炭火熊熊燃着。全屋都充滿了溫暖的空氣。窗外的桐油凝雖然還在蛛絲似的飄落，但是誰還計慮到明天的行程呢！北鄉烟泡在玻璃燈上燒得呼呼地響，溫煦的空氣之中有時溢出一股清香的氣息。這裡便是旅客們暫時的家了，長途的疲乏已經消失去了。

這是一個最好的講故事的時間，沒有這種點綴是未免要辜負這樣的良夜的。年青的洋紗商自然就問起「爲什麼這裏的泡粑這麼大」這個縈繞在他腦中已經很久的問題來。那一位中年商人也抱着同樣的懷疑，但他還矜持着，不肯暴露自己的淺陋。老客商微微發笑。有「談往事癖」的他又不要而獲得一種賣弄老年經驗豐富的機會了。他把癮過足之後，捋了一捋鬚鬚，翹起腿來，便作下面的陳述。

「我早知道你們要詫異這裏的泡粑爲什麼特別大了，你們是第一次走這條路，這也難怪！這個場的名字你們總該曉得吧！」

那兩個少不更事的商人，不約而同地都搖了搖頭。

「這個地方叫做青松塋，怎麼你們連名字都不曉得呢！唉，真是年青人呵！在這條路上老早就有一句隨口話，「要吃大泡粑，快到青松塋！」你們就可以想見這地方泡粑的出名了。——你們一定很着急了吧，因爲我這樣慢慢拖拖地講。這是我向來說話的習慣，總要有頭有尾，並且你們聽着也許才有興味哩。」

「這個故事的主角，我告訴你們，是一個女人，一個很勇敢的女人，真有幾分英雄氣概，就是結局太悲慘了！這件事是我父親親眼看見的，我不知道他老人家看見時心裏怎麼難過！」

「故事發生在五十多年前，就在這個塋口上。起因由於坡腳下的林平縣。從前還是

一座小小的城垣，而今已經變成觸目淒涼的一片瓦礫了。恐怕連縣名都早沒有人知道了呢。是我十歲的那年，父親帶着我到四川經商，路過這裏。老人家在棧房裏給我講這個故事。也是在一個冷峭的晚上，差不多和現在一樣的天氣，不過沒有下桐油凝就是了。好了，我今晚上也把這段事情給你們兩位重述一遍吧。

「坡底下那個瓦礫場就是林平故址。（可惜這裏看不見，明天，我一定指給你們。）

早先這一帶地方是漢苗雜居的，不過漢人住在城裏頭，苗民寄居在附近的深山中。在離縣城不遠的一座大松林中間有一座離奇古怪的古墓，巍然像一座小土坡，也沒有立什麼碑，只在墳頭插了幾根竹竿，彷彿是一種標誌。過年或者清明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什麼人到這裏來亮燈掛清。不過每年很神秘地竟有人在墳上添加新土，墳色永遠是頹黃，沒有變過，也沒有長過沒人的蓬蒿和可以做菜吃的蕨苔，地方上常常有關於這古墳的謠言與傳說，但大半都可以說是捕風捉影的，沒有人相信。居民都公認這座墳的子孫一定特別發達：因為墳身的膨脹還是其次；風水太好了，對面峙立着一座像七層塔似的高山。

我是不懂得風水的，你們怕也跟我一樣吧。

『大約是光緒五年的樣子，林平由一個繁華的大場改成縣了。第一任的縣官叫何仁，他是在四川做官很有政聲的，帶着家眷來上任。他的夫人是一個武官的女兒，從小就學會騎馬射箭，在川邊曾經馴伏過生番，是何知縣的一個很好的幫手。她的模樣長得非常醜陋，但是身軀精悍而且高大，永遠是一副陰鬱嚴厲的面孔。據說她在雪山上曾經騎着馬走過十幾天的長路，吃泡粑的生活她都度過。人民都相互慶幸着，因為這裏的苗子一年總要出來騷擾好幾次地方，有這樣幹練的長官來鎮壓一下是大家朝夕都在切盼着的事情。』

『何縣官到任沒有好久，把城裏的縣政稍為清理之後，第一件要想做的工作便是修這裏到雲南去的石板路。因為從棉場到泗子寨要爬青松壘這一帶險巖的懸崖。時間上太不經濟，並且山中往往容易潛藏匪類。他計畫從山腳底下把這條路打通，這樣便可以省半天的路程。困難就是坡腳兩旁有不少方正整齊的稻田和幾家鄉村茅舍。如果不

令他們退讓，這條路的打通便是一場夢想。何縣官躊躇了許久，還是決定實現他有益民生的計劃。對於坡下的田地農舍，他都答應按退讓地段的多少公允給價。事情進行得很順遂。農民反對的幾乎沒有。只有松林中那座神秘的古墳（也是路線的障礙物之一）沒有法子辦。四處探聽都不知道墳主是什麼人。有人說，「這座墳是苗子的祖墳也說不定；如果是真的，事情就有點棘手了。」縣官想盡了種種方法都無效，最後他只好在松林裏掛了一塊告示牌，限墳主十天以內到縣衙門去接頭商量。十天要是不到，官府爲修路起見，便要自動地將這座古墳移葬了。

「唉！怪事！一混十天過去了，一點動靜都沒有。縣官便決定第二天令石匠開工修路。」這是一個秋天的早晨，在一場秋雨之後，氣候十分涼爽。晨曦甫動之時候，山坡下便喧騰着人聲了。居民都充滿了好奇心扶老攜幼地來參觀這座古墓的發掘。這個盛舉比官府平常「開棺驗屍」還動人聽聞。人聲的盪漾，乍聽像一條河上到了許多船舶似的，風吹着樹的枝柯發出宛如布帆的低響。修路的工人荷着簸箕，槓擔，從城裏陸陸續續

出來，鐵鏟和鋤頭鏗然交鳴着。

「不久，縣官親自帶了十幾個親兵，會同着地方上的紳士到來了，他們是來監督開墳的工作的。老百姓團團地把那座松林圍住了，親兵來回地趕打，一轉身他們又擠上來。

「頹黃的浮土一層一層地挖開了，底下是一座紅沙石板砌成的塋壙。把石板蓋子用繩子吊起來，裏面空空的，連墊底的石頭都爛了，一點棺木的影子都沒有，只有幾根乾枯的骸骨混和在泥濘的黃土之中。縣官聽說還掉了幾點眼淚，彷彿心裏不忍似的。在林子裏背着手踱來踱去，向鄉紳們說道，

「發人墳墓本來是不應當的事情，但是我們爲大家的公益修路起見，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他預備了一副棺木，把那古墳中掘出的枯骨裝好，正預備抬向義地去的時候，事情竟這樣的湊巧，遠遠的山頂上忽然起了一片尖喉的呼嘯聲，像狂笛一樣的吹奏，響徹了巖谷。百姓們都爲之駭然了，宛如聽見平空響起一串乍雷，踐踏着，山崩海擁，只顧亂跑。親

兵由於經驗的告訴，明白這是苗人招集同伴的口號，都把手裏的洋鎗裝好了子彈，準備着怕有什麼意外發生。一大羣矮胖的苗子從山谷中狂竄出來了。他們都是很深的頭髮，黝黑的臉，耳上和腳上都帶着銅環，光着腳，挺起胸脯，只穿一種醬色的短褲。中間夾雜着一些用青布帕包頭，穿百褶裙的苗婦。每一個皆帶着怒氣沖沖的神情，有的手裏拿着戈矛一類的武器，有的用筐子裝着石塊，好像是特意來這裏挑戰。看見親兵的鎗對準了他們，便不敢遽然地走近來，只是遠遠地在土坡上站住，指手畫腳地辱罵着。婦女們還伴着一些嗚咽的哭聲。

「何縣官愕然地站在森林旁邊，那些紳士早已嚇得不知去向了。他很奇異這些苗子無因的襲來，並沒有侵犯到他們的疆界。後來找到一個懂苗話的漢人和他們交涉，才知道松林中怪墓原來是一座已有悠久的歷史的苗王墳，如今被縣官抄了，他們聽見這個消息，不肯甘心，所以下山來復仇，說完話，他們便將兵器擎向空中，怒吼着：

「哇啦……哇啦……」

「親兵們都互相譏論着，覺得這個亂子恐怕要鬧大了，因為這一帶的生苗是著名不好惹的。何縣官却很鎮靜，他讓翻譯繼續給他們進行談判，告訴他們這回事的經過。并且允許擇一塊好地把苗王的骸骨重新安葬，請和尚給他做道場；縣裏同時還送他們若干鹽巴和布匹，作為損失的賠償。」

但是苗子態度很倔強，像伸出爪牙的驚獸，不能再收回了，咬了牙，鐵青的臉，暴躁地喊着廝殺！他們堅持着復仇的論調：

「這是我們祖宗的墳，好幾百年就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人敢驚動過墳上的一草一木。如今竟有人把我們的祖墳抄了，我們不知道其他的什麼，只知道把這個殘忍的人和他的家族捉來殺死！」

「事態想不到竟會變得這樣的嚴重，何縣官看見苗子不可以理喻，并且來的人數也不多，他就斷然處置了。派人去縣城裏調了一營人來。於是在山坡脚下便開始一場鏖戰。苗子霹靂似地歡呼着，苗婦也揚着大哭呼喊，當他們殺死一個兵士的時候。他們是知

道的，那時兵隊用的都是毛瑟槍，有時放了幾粒子彈以後，槍腔子一發熱，便再也不會響了。但是征服二十幾個苗子是不成問題的。軍隊雖然有幾個死在他們的鋒刃和石頭底下，苗子也死傷了不少。還有十幾個都被活擒到縣城裏去坐監去了。林平縣的人當時雖受了一點驚恐，而事後都很佩服何縣官的應付事件的勇敢和決心。這樣的事情以前本地還沒有看見過。向來大家對於苗子都是採取懷柔政策，允許他們通商，和他們交換貨物，所以苗子的自尊心也一天一天的漲大了。

『過了幾天，亂事竟擴大起來，這是林平縣人太樂觀的結果，生苗嘯聚了幾千人把縣城包圍了，在城外建築起土房，搭了帳篷，準備長期圍城。他們的要求很簡單，只要城內的居民交出被捕的苗子和何縣官全家來便解圍，否則他們要把全城的人都殺光。修路的工程才開工沒有幾天便完全停頓了，四城門緊緊地閉着。何縣官和他的太太成天都在城上巡邏，督促兵士防禦苗子的進攻，有時分了晝夜來輪流值班。縣官是有煙癮的，沒有他太太的精神那樣矯健。守城九天，何太太是沒有一天不在城上的，她像一匹熊，咬着

牙齒，攘着臂膊，幾天沒有睡眠，眼睛還是發出銳利的射人的閃光。她指揮着兵士把城上的那幾尊土砲亂放了一陣，其實也打不了多遠。有時反而傷了自己的人，這縣城只有兩營人，一半還是老弱殘兵，連守城都不敷分配。派人到省上去請兵，路太遠了，始終沒有回信。圍城快一個星期了。城裏的老百姓因為和外面交通斷絕，生意沒有法做，糧食也運不進來，無不感到極大的痛苦。人心惶惶，大家這是都交相抱怨着何縣官的多事了。再沒有一個讚美他的人。聽說何縣官那時簡直鬍子都焦白了，一面出布告安定人心，一面招集紳商籌劃禦敵的方略。紳商們都你一句我一句向着縣官發牢騷，毫不貢獻意見。在川邊，何縣官深知道喇嘛是可以制服生番的。「生苗怕什麼人呢？」在這裡找不出一個具體的答案來，他覺得沒有路了。

「在圍城的第九天上，縣官從衙門又去到城上。他已深知大局沒有法子挽救了，因為從頭一天起，外面就散布着漢奸將要開城迎接苗子的謠言。他看見他的妻子顯然比以前消瘦了許多，慘淡的顏色布滿在她的臉上，毛瑟槍在手裏顫抖着。

「他含着淚向她說：

「萬一縣城失陷，我恐怕也只有一死了，苗子對我不肯甘心的。就是失守城池，按本朝的刑法，也該殺頭的罪啊！我死了以後，你呢？」

「我自然也跟着你死了，」何太太慷慨地回答說。「不過我是要先殺死幾個苗子才死的，我決不白死！也可以說替你復仇！」

「兒女們呢，怎樣辦？」

「現在顧不了那許多了，一切都聽其自然吧！」

「何縣官匆匆地滿懷哀愁地走下城去。」

「半夜，衙門的火起了，顯然是漢奸放的火。一派紅霞把大堂的屋頂照得通紅。畢畢剝剝的聲音在四處亂響起來，火焰像金龍飛舞似的撲進內廳了，牆外沸騰着雜遝的人聲。何縣官正要騎馬出去巡視，一面在喊着親兵抬水龍救火。漢奸已經引着苗子衝進來了。他便跳進那燃得正熾的火焰中去。沒有等到苗子來處置他，自己早已燒焦了，在火焰

上不過添了一般青的煙霧和糊臭的氣息。唉！這就是一個人的做官收場！

『何太太聽說苗子已經進城，知道已經守不住，兵士把她擁着從南門逃出去，城裏苗子正在各處找尋她的下落。她同着十幾個親兵最後從坡脚跑上青松堊來了。這是全縣最高的地方，一帶松林便是天然的堡壘，只要有幾十個得力的人守住堊口，敵人是不容易隨便上來了。可憐何太太只有十五個老兵，槍械也不完全；但她很堅毅地自己也拿着槍，穿起短裝，和大家一起把守着到林平縣去的通路。她夢想把縣城奪回來，她一心一意地要給她的丈夫報仇，她真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啊！』

『青松堊的頂上每天都震動着稀疏的毛瑟槍聲，山口被包裹在濃厚的瘴霧之中，坡脚便高揚着苗子的鼓噪。堊上的居民的心裏都瀰漫着恐怖，街心觸目都是紛亂與擁擠的現象。守兵們幾次想從堊口衝下去，又被大隊的苗子壓迫回來，生苗也得着新的武器了，把幾桿毛瑟槍向山頭無的放矢地亂射擊。支持了四天，他們打死了不少的苗子，終於子彈沒有了。這其間大概有天意吧，在東邊一家客棧中，何太太想着自殺沒有成功，被

客棧的漢奸串通着苗子把她捉住了，活鮮鮮的一點沒有受傷。抗拒苗子的那十幾個親兵都被慘殺了，苗子把他們的頭割下來掛在樹枝上，有的裝到鳥籠裏，看着血一點點往下滴，拍掌大笑。

「唉！最後輪到何太太了，苗人們沒有親自殺掉縣官，覺得是一種損失；但他們又慶幸着得到他的夫人也算一個補償了。被擒的女人什麼話也沒有說的，披散着頭髮，緊閉眼睛，等候一死。苗子才真慘無人道呢！他們中間的幾個頭目那天晚上開了一次盛大的跳舞會，把斑鼓，蘆笙種種樂器都從山裏頭搬了來，就在前面那家大酒店裏做的這椿斷子絕孫的事。

「他們唱着各式各樣的苗歌，瑟瑟亂敲了一陣鼓，嗚拉嗚拉吹了一陣蘆笙，便端起大碗的酒來喝。有一些苗婦，乘勢嘻嘻哈哈地跳起舞來，她們耳下的銀環在燭光下閃耀，笨重的足音紛亂地響着，男子的歌聲特別高亢，頭部顫搖高傲的姿勢。他們凱旋了，飯廳上到處都是勝利的歡欣的聲音。

「從人叢中一個戴羽毛帽子的老苗子站起來拍了兩下掌，大家便肅然了，只聽見他一個人喃喃的獨語，彷彿在致一個長篇演說辭。

「「呵呵」的聲音一起之後，兩個苗子便抬了一個綁在木樁上的女人進來。精赤裸露的身體，像一匹剝了毛皮的羔羊！但是她沒有發出一聲哀啼，只有激烈的狂呼：

「你們讓我早點死罷，你們要殺就快殺好了！」

「苗人們都大笑着。」

「一個突着眼睛像鷹隼似的生苗的牛刀劃進了那女人的胸膛去，一直穿到腹部，一聲怪叫，鮮血使隨着刀鋒噴湧出來。凶手滿臉和手上都濺着點點的血痕。外面瑟瑟的鼓又敲起來了，鳴拉鳴拉的聲音也響起來了。

「呵呵」又是一個新的命令的發出。

泡粑店爲他們特製的大泡粑用圓棹一樣大的米篩陳列上來了。苗子們都爭着擁擠攏來站在死屍的旁邊，用泡粑蘸着她胸腔的熱血，談笑自若地嚼着，像平常我們喫醋

碟裏的蘸水一樣。喫人血這真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啊！我父親後來向懂得漢話的苗人打聽這是一種什麼典禮，據說因爲何太太在漢人中間算是最膽大的女人，他們喫了她的血以後是可以壯膽的。

「林平縣的人民雖然害了何縣官夫婦，但是他們也沒有得着什麼好的報應。苗子因爲這回事同時也恨林平人到極點，後來率性放一把火把縣城燒了。居民都逃到四鄉去，所以現在只剩下一片瓦礫。青松聖因爲有幾家熟苗在那裏做生意，算是被保留了。後來本省好幾次想恢復這個縣城，因爲這里隔生苗的巢穴太近，容易跟他們起糾紛，所以這個計劃始終也沒有實現。」

「自從那次以後，青松聖賣的泡粑都跟着變大了。喫的人也分外的多。通常都有這麼一句話，說過路人喫了這裏的泡粑一不怕棒老二，二不怕豺狼。唉！你們喫着這樣大泡粑，自然覺得又好喫，又便宜。哪裏知道這其中還有這麼一段悲慘的故事呢！」

兩個洋紗商人聽得入神，忽然全身都戰慄起來。兩眼望着門外，在那黑茫的夜霧中彷彿便有一個披髮的女鬼佇立，那沙沙的桐油凝便像那鬼魂輕悄的足音。



美麗的夢

這一向草鞋生意據說只要有人做，銷路是十分的有把握。因為新近本地開到了不少的滇軍，且傳言還有大批要從省城陸續開了來。

穿草鞋在貴州太普通了，跑山路的人缺少不得這類的東西。行路的輕巧還不算，價錢再低廉沒有了，壞了很容易地又可以再來上一雙。製造也簡易得像「吃根燈草」一樣，倘若在木馬上把鞋底打好，事情就完了一大半，只等用幾根草繩去把牠們穿套起來。除了「線兒草鞋」稍為要費一點事，因為牠們比較講究一些，同時還需要好幾種別的材料。

華五公便是把這行買賣看得眼紅的一個人。他並不曾草率，肚子裏盤算了許久才下的決心。把兩塊門板鑲起來擺成的乾胡豆葵花攤子交給他的外甥來經理，老頭自己

借了一筆錢便開起一家草鞋店，僱來幾個工人成天在屋子裏乒乒乓乓地用木槌子打草鞋。從櫃台門口一直到他的臥室頂上都幌搖着幢幢的影子，像風雞。這是他們的最近的出品，沒有蒙罩上一絲的蛛網與灰塵。華五公背着手，滿面的微笑，在後天井裏，駝着背，來回地踱着監工，不肯走進櫃台去喫盃茶或者歇一口氣。滿地都是散漫的穀草，還有木槌，彎刀，木馬，把一個小天井佔據得沒有一點縫。

他心想——要是滇軍開拔無期，那是再好沒有了，這些鞋不愁沒有銷路。或者退一步打算也可以，只要他們駐紮的期間稍微延長幾天也行，求其馬上不走事情就容易辦。八百雙鞋的買賣至少是有的。穀草的錢有限，工人們的工食不妨先借幾個錢來墊付。等到過節的時候，再給他們打牙祭。其實華五公他老人家未免太杞憂了，工人數去數來也就只有那麼兩個，而且又都是他的親戚和街坊。如果他每天能給他們三頓飯喫，便會替他出氣力，和牛馬一樣，說什麼工食！不過五公天生有這麼一種脾氣，照例帳還沒有來，總要先敲敲算盤的。

過了兩天，客軍的新隊伍並沒有開到，舊的反而倒開走了一部分。同時有人傳出一個搖動人心的消息，說是這些軍隊不是本省的，怕不見得會受約束。臨時有什麼變動也說不定。前幾天有幾個紳士已經躲到天主堂去了，恐怕是真的情實，街上已經有兩天沒有看見他們的涼轎。有兩個常跑省城的人回來了，大家都圍着打聽。根據了他們的目觀的經驗，說明了來客的確不甚可靠之後，居民心裏便正式的騷動起來。不過一般人都還在希望着他們的客人規矩點；需要錢，慢慢地籌，不必着急，擔子雖重，縣長和商會會長一定分着挑。大商家感到比較更多一點危險的成分，因為他們的貨物多半是「呱呱叫」的，且又時新有用，武裝的過客沒有法子拒絕引誘，事實上則自己又缺少這樣的購買力。小舖子驚悸的心理雖然有，也極其稀微，他們都斷然地相信：軍隊對於他們十九是現錢交易，因為大家都鬧窮，窮人永遠不會找窮人做對頭的。

「這回沒有弄好，」在燈下華五公拿起一枝何玉明的羊毫筆一路記帳，一路向他

的女人說：『跟我那回販烟土到重慶一樣，聽到的消息太晚，趕起去，價錢已經落了，賠得一塌糊塗。今天從茶館回來，聽見說外面的風聲又不好，恐怕爾媽這個生意又做不成！』

臥房裏，只有一張床，掛着藍夏布帳子；一張棹子，一把他正坐着的舊太師椅子。棹上的菜油燈結着十分燦爛的燈花。華五公是不相信燈花的，否則他也不會發愁了。華五婆瘦得像猴子精，戴着小框的老光眼鏡，盤起腿坐在牀沿上，咿咿唔唔地讀天雨花。

華五公打着呵欠，筆在手裏停住了，忽然有一個小菜的名字不會寫，趕忙去查他女人鏡箱背後的那本六言雜誌。

『五哥我想你這回不會就背時的。』

華五婆的眼睛抬起來望了他的丈夫一眼，咿唔的低唱也隨着停了下來。一句之後，視線又移到書上。她正看到左維明大顯才能的地方。

『這些事情真算不到呢。』華五公把六言雜誌放回去，也懷疑起自己的「算盤」。

來，繼續寫帳，搖頭說道：『我把這回的事情有點看左了。這次來的兵大爺聽說是不大講理的，怕不見得會公平交易地買傢事。我們的草鞋，他們如果不給錢，硬拿走，請問你有啥子法想？』

五婆很明白，立刻就發出了質問：『一雙草鞋值幾個錢，我肯信他們也要搶！』

搶草鞋舖的史實以前還不曾聽見過。這是微乎其微的舖子，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五婆是在縣城中長大的，這一類的事倒稍稍有點經驗。

五公笑。『五嫂，你真寬心！惟願他是這樣就好了。』

瘦削的五嫂也跟着笑，臉上的雀斑發出閃閃的光。

五公忽然扯着他的鬍子，恨不能把牠扯掉似的，說：『我簡直太不行了，像一個老顛懂，老八十，爾媽鬍子都白了。你倒還不出老！』

他的心裏，因為受了太太的安慰，舒泰了一點，居然說出上面那樣閒情逸致的話來。這老頭，看樣子，平心靜氣地說，真不像一個草鞋店老板，很有幾分團團面富家翁的神氣。

背上的微峯並不如何地有礙觀瞻。如果換一個人，也許早已兒孫滿堂了。但是五婆很慳吝，結婚幾十年，還不肯結五公來一個「愛情的結晶」。

「你今天真不該——」女的想責備男人，吐出了幾個字之後，却又囁嚅着。

「今天我又做錯啥子事情了？」

「你不該聽了那些不三不四的話回來就關了舖子，又少賣了好幾雙草鞋。」

「五嫂，我是急性人，聽不得啥子話的！」

「明天還是開門吧！」五婆建議道：「不要學得那樣吃碎米的膽子！」

「一定開！一定開！我們還有好幾百雙草鞋，不賣，堆起來做啥子！拿給自己穿，爾媽幾

輩子都穿不完。五嫂——我聽你的話了，我們是不怕的！」

「當然不怕！」

「只要草鞋一賣出去，（嘻嘻的笑聲）我們就有了辦法了。一定的，包給你做幾件時新的衣裳，好出門吃酒穿。你要打啥子首飾都可以，等我下重慶的時候。」

五婆把天雨花的書頁摺了一個印，合上了。從頭上取下挖耳來籤牙齒。站起身，她的頭便頂着樓板上掛的草鞋了。鞋子跟着就亂動，在牆上映着好像在演燈影似的。

『五嫂，給我鋪牀吧，你五哥他一天真累，你應當心疼他。』

華五婆把上牀的草席撤下來，丈夫上了年紀，怕把他涼了肚皮。枕頭給他安好，還用手在上面來回摸，看平不平。後來她才掀簾子出去。

『五哥，我要打點水去洗腳，一雙腳幫汗臭的！』

五婆的足音在門口寂滅以後，便聽見廚房的湯罐和水瓢響，還有刷刷的倒水聲，像下雨。五公的眼睛又望着樓板上的草鞋發呆了。

第二天，華五公天還沒有亮，便起來打掃屋子，把草鞋一提一提地吊出去。一隻手揉着惺惺忪的眼睛，屋裏的燈還點着。

歇了一陣氣，太陽光才射進窗戶來。

「五公，不好了，這裏的軍隊靠不住，開不得舖子呀，今天早上府臺塌盡是兵！」東街的恆娃子將虛掩上的貼着嶄新的秦叔寶和尉遲恭的街門推開，神色倉皇地走進來，手裏沉重的菜筐子往棹上一放，大聲說。

五公站在台櫃上拴繩子，立刻就停住手。但是態度很鎮靜。

「鬼娃兒，你扯啥子誑，也要五公信你才行呀！」

恆娃子在這家裏是穿房入戶慣了的，忍耐不住五公那種嚴厲的聲色，便走進裏頭去找五婆，向她報告這個消息。他罰了很重的誓：說他是「萬人的兒」，如果他的話不真實。因為五公五婆平素待他好，才這樣關心，要是換過別人，他早不理了。

「怎麼你不給五公說呢？」五婆平地吃了一驚，剛舀起的一瓢水，一歪就潑在腳上，燙得直是抖。

「五公他老人家不信有啥法子，我給他說！」

他着急得臉紅頸脹的，兩條青鼻涕跟着就流到嘴唇上，連忙用手去揩。

恆娃子一走，五公便聽見槍響，彷彿他們中間有什麼連繫的關係。心裏的驚慌才躍起來。掛好的草鞋一提一提地又提進屋去。鋪板也要重新上起，累得衰弱的心直跳動，五婆一隻腳還拖着裹脚便跑去關街門，沒有工夫來顧及牠的羈絆。

遠遠的街上闐烘烘地像起了火一樣。只聽見雜還的人聲的吶喊，和連續而起的砰砰碰碰的敲門的聲音。在這些聲浪之中，偶爾飄動一聲淒厲的子彈的長鳴。

五公搬了一塊大石頭來抵住街門，深深地自怨着往日五婆勸他做一根門門而他拒絕了的過失。那時覺得浪費，此刻反而迫切地需要起來了。一塊石頭搬得他直喘氣，躺在地上像一條剛犁過田以後的老牛。

『給老子開門呀！』

『有錢的拿錢來，好打發老子們走路！』

『滾你媽的三十三，你敢頂嘴！』

這些刺耳的，強硬的話語由遠而近了，在空氣中一度波動之後，接着便是沉重的步

伐聲。

五婆早已經逃到帳子裏去了，用被窩緊緊地裹着自己。雄雞慌張地在天井裏大聲叫着，狗也汪汪狂吠。這些更擾亂了人的安定的心。

終於一切又歸於沉靜了，沉靜中有微風帶來一兩聲低泣。

華五公的美麗的夢像一個五光十色的大胰子泡被吹破了！這一清早縣城完全陷在一種紊亂的態度之中。恆娃子倒是小孩口內出真言。錢莊和綢緞舖沒有一家幸免。後者貨物上的損失并不算很大，歇幾個星期也許又可以復業。華五公沒有一個大錢的損失，但是他的心頭的苦悶是無人得知的。草鞋在舖子裏掛着遭灰，像走馬燈似的亂轉。一天頂多賣出兩三雙去，而且只能按成本出售，灰多了的別人還不要。借的款子連本帶利見天有人來舖子坐索。街坊鄰舍罵華五公是老糊塗，老顛懂的人真不少，連華五婆都在內。

酒家

一

小十字一到黃昏便分外熱鬧起來。玻璃的方燈，上面寫着硃筆的字樣的到處都可以看得見。雞蛋糕核桃酥堆得像一座寶塔似的點心舖和臨時擺設的荒貨攤都被暈黃的燈光照耀着。幢幢的人影在這條街上聯續地映過去。雖然是冬天，這裏一點也沒有露出冬的景像，只是氣候寒冷了一點。如果沒有風簡直像涼秋。在隆豐包子舖和一家已經上了鋪板，裏面還有熒熒的燈影的機房中間，夾着一間小小的門面，這是負着時譽的福興酒店。這酒館正和北京的沙鍋居之類一樣的情形，雖說窄促，却有了頗爲悠久的歷史。四扇用紅紙圓片補綴着的玻璃嵌在黑漆的，剝脫的門上。玻璃上還貼着兩張紅紙條：一

張上寫着「酒肉小賣」另一張上寫着「一道南烟」紙的顏色已經變淡了；那八個肥胖的顏字却越看越有精神。寫字的人的確是老手。

因爲裏面燃着幾枝大蠟燭，所以從門外便望得見這酒家內部的，依稀的輪廓。一排長三間的房子，沒有樓。在這小城裏，街上的舖子有一半是沒有樓房的。緊裏頭一間屋子是這酒店女老板，寡婦張大娘同她惟一的女兒招弟的臥室。出來，便是飲酒高會的地方，鋪設着方桌板凳，陳列着鹽巴碗，筷子筒，醋碟酒盃等等。樑上還吊着兩雙宣威火腿：一隻已經橫面地被切去了一半；那一隻整的是在那里故意地誇耀着他的肥大的體積。一個八角的火盆在屋子當中熊熊燃着。桌子旁邊正坐着幾個帶着滑稽的面孔的客人，吃着臭豆腐皮下酒。起初是噉啣地私語後來便高聲「五魁」「八馬」地豁起拳來了。這據說還是最早的早班；有一羣紳士是非到十二點不露面的。因爲同鶴園的戲么台了，他們照例到這裏來吃消夜。第三間屋子的陳設。比較講究一些：壁上掛着一副對聯，和一幅橫披，還有一幀張大娘已故的丈夫松庭先生的肖像也掛在那牆角的暗影裏。三面靠牆都

是舖着花被褥的烟榻。榻上被許多人橫七豎八地佔據着。他們代表着好幾種階級，從中等人士下至乞丐都找得到。在平常，他們是彼此互相嫉視而且輕蔑着的；但是在這小小的烟室之中，大家都是同志，完全忘掉了一向被自己所重視着的「身分問題」了。各人很閒情地玩弄着手裏的槍支，在悽悽地亮着的玻璃罩旁邊消磨着悠長的歲月，貧困與憂愁這時是不會侵入他們的心的。壁壘裏去的。嗤嗤的單調的聲音在屋子中間迴旋着，接着滿屋便瀰漫起厚重的灰霧，有一點像貴州雲南一帶遠山頂上的氤氳的瘴氣。

張大娘一個不到五十歲的女人，額上布滿了辛苦的縐紋，頭髮都快掉光了，頂上用鍋烟子塗着；臉上描着點點的雀斑，穿件老藍布衣服，坐在櫃台裏面，露出一種很幹練的神氣。從她的粗壯的胳膊和高大的身材看來，她的確抵得過一個精強力壯的男子。她的丈夫死了以後，她一點也沒有遭遇悲苦的剝蝕。只是一心一意地把她的女兒招弟，撫養起來。她的丈夫遺留下來的酒店的生意的發達，使她在生活方面樹立了確實的保障。不過這興隆的現狀也正是他精明措置和慘淡經營的報酬呢。

十九歲的招弟緊靠她的母親站着，時時刻刻都在耽心着，怕母親累着了。只要自己做得了的事情都幫着老人做。隔不上一分鐘又抬起頭來看一看她的母親的臉。她腦後拖着一條粉紅頭繩紮的短辮子，額前蓄着劉海，鄉下女兒的粧束，很是儉樸。說話時總是帶着笑容，靨面上一邊一個酒渦。人雖然出脫得清瘦一點；但是街坊鄰里都在稱讚着她的美麗和天真。並且招弟今年確實交了好運了！本縣駐防的巴團長上回在這里只吃過一次酒，便對她完全中了意，二百元大洋的聘金都送過來了。雖說對方已經有了好幾位賢德的夫人，招弟到了巴府上會要按着先後的次序排下去，算不得什麼明媒正娶；但是巴團長是縣長都恭而敬之的有名的軍官，在南溪蓋得有三重樓的洋房子；至少嫁給他，總比配給做生意的好得多！而且春縣的姑娘何必個個都要做鹽商和烟販的太太呢！眼紅的人們都異口同聲地這樣說；他們還深深地埋怨着：爲什麼自己的女兒就沒有這樣大的福氣？『招弟今年的桃花運真的來到了，邱瞎子算命是有幾下子哩！』張大娘對於這門親事，真是稱得上心滿意足的了。常時口邊都透着一絲笑影，心頭止不住這樣想。

招弟定婚的美談遍佈了全城之後，福興酒店的門檻簡直要被腳踏穿了。親戚，朋友，還有一些不相識的人士，天天都有老遠來送禮和道喜的；也有爲表示好感起見，故意拉着招弟的手逗笑的。連從前那跟張大娘過不去的吳二太，這幾天都跑來走進走出，左一聲大嫂右一聲大嫂的了。招弟不好意思，像小貓初見生人似的胆怯，躲在裏間，有好些天不敢出來。然而人逢喜事精神爽，後來她也索性不躲避了。人家一問到她喜歡巴團長麼的時候，她就抿着嘴笑。這微笑的影痕裏顯然是涵得有驕矜的。張大娘既替自己高興，又替女兒滿足，她那副橢圓的斑斕的笑顏，誰也感覺着比平素更其和藹可親了。一到得空的時候，她就端條板凳在屋門口坐下來，得意洋洋地拍着大腿，笑眯了眼睛，惟恐別人聽不見地高聲說道：『唉呀！真累死人啦！一清早就有人來！』

福興酒店的常年主顧如張占標，李占鰲，畢國玉之類，是天天在這里，團部都捨不得回去，每位都醉得像紅色的螃蟹似的；只穿一件汗衫，把軍服揉成一團，塞在茶几底下。張大娘自然是樂意款待他們，比服侍自己的老人還要加倍地殷勤。烟膏裏固然水的分量

逐漸減少；酒也是茅台村的出產，一瓶一瓶地開給他們吃。這些客人之中，尤其是李占鰲常常很奇異地突然在他的銀烟盒裏發現了一些深黑發光的南土，而且質地是最上等的。燒起來不惟一種香馥撲向人的鼻子，並且聲音也呼呼地響，使你的耳朵聽着舒服。你還沒有入口，只要在煙燈上一燒着牠像果子泡的時候，便會被他的氣味所沉醉了。自然，誰都知道李占鰲並非不見經傳的人物，他是巴團長第二位如夫人的令弟。這回婚事是由他一手在內幕做成功的。

這天晚上，招弟多點上了幾枝牛油燭，彷彿帶有惜別的况味。這蠟燭都是人家送的，要是當天便拿出來點着更能買得饋贈者的高興。燈火一亮之後，顧客們慢慢地便多起來了。黑夜的毛腳已經踐踏了黃昏的斯文的蹤跡，外面的空間被自然的畫家塗上了一層眼茫的顏色。招弟在她母親旁邊站了一會，又在火盆裏添上些炭，隨便地由後窗戶孔瞧出去：對面是一排房子的陰暗的輪廓，中間偃臥着一條石板路。這是一個僻巷，沒有一點人影。忽然一陣冷風吹過，她的鼻子感到一陣刺人的森寒，連忙又掉過頭來，同時不能

自主地恢復了凝立的狀態。在自己的渺小的生命之中將要起來一個很大的變動，這是她頗爲了然的；至於這變動的細目，在沒有發表之前，她還沒有體會的能力。這小姑娘的脆弱的心裏，常常被恐怖的波瀾激蕩着；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她是在懷着一付奇突的，或者愉快的，甚至於是不可忍耐的，希望早一點實現的心情，去迎受她的微弱的，幻想中描畫出來的，未來的大變動的來臨。一個鄉下長大的女孩子，知識並不怎樣豐富，當然不如城裏的女人，對於這樣的事看得透澈了；但是她也不覺着有什麼很了不得的憂愁。

張大娘坐在櫃台後的高凳上，手裏切着風得很甜的地瓜，砵砵磳磳地響。忽而她的目光往四週一瞥，彷彿有點依戀的情調，向着她的老主顧們說道：

「你們明天都過這邊來打字牌，推牌九耍罷……我打主意從後天起就把生意歇了。李大哥昨天對我講，巴團長打算這幾天回南溪一踏，要把我同招弟都接去咧。」

「張大娘，這是你老人家的福氣啊！」一個人用着破竹似的聲音說。

張大娘笑道：『什麼福氣不福氣啊！毛二哥，不過我把招弟撫養到這麼大——你們請吃地瓜罷，我這兒削好了——靠倒她，我總算得碗長久的閑飯吃就是嘍！』

『我們真捨不得這個酒館哩！』

『我們以後到哪點去吃酒好呢？就是有吃的地方，也沒有你這樣賢德的老板了！』

有很多的客人都感慨唏噓起來。女主人呢，是把他們的話一句一句都深深地鑄進心裏了，一種淒抑橫梗在胸前，任你拭也拭不掉。她也不覺長長歎了一口氣。

『媽！』招弟在板壁角落叫了一聲，『明天喊哪個去請一下褚先生罷，我們就是走也該通知他一聲呀！』

二

現在作者的筆要回叙到春縣的一個醉人的春天的午後，鳳鳴山的五彩眩目的晚霞在節坊街的街心淡淡地灑上了一層美麗的輕紗。營門口催着軍隊歸隊的，單調的號

聲，成了傍晚的音樂。晚鴉成線在天際緩緩地步着歸途。白石的節孝坊在街頭赫然矗立。顯出一種偉大的氣概。那坊額上刻着的「旌表節孝」四個大金字，因為年代的久遠，已經褪脫了顏色；但那深陷的印痕還看得非常的清楚。

在這條街上，冷落的街上，只有兩個穿着灰色的制服的師範生，神采煥發地跨着大步。他們都是懷着大志的，具存改革社會的決心的人物。左邊的一個身材頗長，面孔有點憂鬱，不大十分說話，一望而知是一個神經質的青年。那一位很矮胖，戴着一副舊式的，白銅邊的小框眼鏡，面貌有一點粗魯，臉上堆着許多黑肉，說話時喜歡格格地笑。兩個的裝束是完全一樣的，都沒有戴帽子。前者是鄒淵，後者是畢國玉。鄒淵同畢國玉兩年前在小學同班畢業，如今又升學在一個師範學校。雖然一個是下了決心要做一個社會改革者；那一個是預備師範讀滿之後，就打算進講武堂的；性情並不完全相投。但是——畢國玉是很服膺鄒淵的，他常常還想着拿他自己的快樂的人生觀去醫治他的朋友的憂鬱病。他們這天晚飯後，一同出來散步，由城牆上繞到節坊街來，為的是到一個地方去證

明一句話他們兩個永遠是辯論着，鄒淵對於畢國玉的誇大狂從來就很是懷疑的，連一個小而又小的問題，他都要很嚴重的伸手向他要證據。鄒君越是露出着急的，不能忍耐的神情來，對方越是慢條斯理地笑着，不慌不忙地戲弄他。他們起先是喃喃着，其後因為脚步在急急忙忙地飛奔，也就沒有說話的閒情了。

『看見沒有，海若，那就是小十字！在那家機房的隔壁，就是我所說的福興酒店了。你是不常到那些地方去的，我曉得；不過你須知這酒店是雅俗共賞的處所。……』

『……』鄒海若只是低着頭，默然地走路，憂鬱的影子還是罩在他的臉上。

街頭的行人本來就很少，站在舖面門口的老板夥計之類對於這些師範生眼睛裏是太熟習了，也不加以注意。他們的速行聲和衣服的摩擦聲，却把躺在石板心的狗們驚詫起來，懶懶地從春困中爬起來狂吠了一陣。這使他們覺着真是未免有點過於多事。

『如果招弟真是漂亮的話，海若，請我玩一天山，北泉寺松樹菴隨便哪里都行。』畢國玉靠近了他的朋友，笑着細聲地說。並且還在海若肩上拍了一掌。『你賭的東道，那就

真的要輸出來了！」

「事實沒有得到證明之前，你這些話說一陣有什麼用處呢！不要着急，只要我滿意了，一定會請你的。」海若走得身上發熱了，臉上也微微出汗，他這樣倔強地回答。

兩個人無言地向左轉過一條街，又走了幾步。

「到了！——呵！招弟，你在看街？」

海若隨着畢國玉的沉重的步伐停在一家玻璃門的小店門口了。畢國玉喜氣洋洋地喊着。

一個瓜子臉，圓潤的眼眶裏藏着兩顆漆黑有光的眼珠。額際一排剪得很齊的短髮。臉皮雖然很白嫩，但是略微帶着一點蒼色。處處都具有一種鄉村美，這是他的朋友盛讚着的酒家女印入鄒淵腦中的影象。使他忽然想起清代詩人金亞匏蘭陵女兒行中的兩句詩來——

「結束雅素謝雕飾，神光綽約天人尊。」

雖然他覺得第二句用來形容她還不很得當；但他也真的對於這樣的女人有點神往了。畢國玉拉了一下他的衣襟，暗示着，『這就是我說的女人了，你看還不夠漂亮嗎？』

『他們都早來了，媽正在說你爲什麼還不來哩？』

招弟看見有人來了，便靠在門邊讓路。抬頭看見鄒淵，是一個斯文的人物，同畢國玉穿着一樣的衣服，便知道是他的同學。她避開了海若那憂鬱的眼光，襲擊，似招呼非招呼地笑了一下。

『招弟，你不舒服麼？臉色爲什麼更青了？』畢國玉說着，便拉着鄒淵踏進了門檻。

『有一點頭痛，沒有什麼要緊。』招弟跟在後面說。

『她的身體太弱了，一個 *Over working* 的女子！』

海若心裏這樣想着，不能自主地往屋裏走，似乎有一點輕微的失望。或許是畢國玉的淺陋的觀察是不很正確的；他口裏把招弟描寫得太過火了；因此事實上的這個女人與海若冥想中的她的影象彷彿有些參差。但是在另一方面，剛才在門邊的一瞥，恰好像

快鏡似的，把門邊斜倚着，眼光無神地射在街心裏，嘴邊露着一絲苦笑，簡樸的身影有一半淹浴在晚霞的反映中的招弟攝下來。又好像一幅名畫深深地印在心板上，任你怎樣也洗不掉她的美麗而又可憐的色素。

他們坐下來了。海若是沒有什麼酒量的，但是也被他的朋友勸着吃了幾盃。

「他的東道是一定要輸出來的了。」畢國玉看見鄒淵這樣興致勃勃，便不由得這樣想。

招弟是不大喜歡說話的，尤其是在陌生人的面前，她更顯出態度的侷促與羞澀。匆匆地把酒給他們端過來，她便跑開了。

後來，她又慢慢地蹓過來，同畢國玉說了幾句話。鄒淵是聽得非常清楚的。他發現這女子有一種倔強性，措詞很簡潔。在她的言談和舉止之中，他看出來了她的許多特點，固有的聖潔佔據着她的一切。他覺得她是一個足夠拿來理解的人物了。鄒淵的眼光在這座店子的周遭飄過，慢騰騰地落在櫃台後的老板的身上，那女主人回答他一個慈藹的

笑容。

「那一定是招弟的母親了！」他根據她的外貌這樣忖度着。

從福興酒店裏走出來，圓月已經懸在清澄的天際。這兩位青年都有點陶然之意了，一路上都聽見他們的沉重的步伐與響亮的清脆的笑聲。

三

這是什麼緣故，連害着憂鬱病的鄒淵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從一度見了這酒家女招弟之後，他的愁顏像天上的雲影似的逐漸地展開了。而且竟有這樣一種神秘的，強制的，不能自抑的力量牽動了他的脚步，時常追隨着他的嚮導畢國玉往小十字走來。畢國玉一推開那酒店的玻璃門，他便大踏步地跨進去。有時還嫌畢君走得太慢了，在後面用力推動着他。到後來，連國玉不在的時候，這裏也常常發現他的蹤跡了。張大娘說，「一回生，二回熟。」海是若按着這個步驟走的。

海若既不會吃煙，酒也沒有什麼量，對於這家舖子，從表面上看來，是非常不相宜的；但是他終於不顧一切地來了。一盃酒細細地呷着，可以坐上幾個鐘頭。一來到，便老是在那壁根的角落坐下，把帶來的外埠日報，一些雜誌，和一些社會科學的書籍打開，一個人默默地看着，招弟的零碎工作一完，便笑吟吟地跑過來了，坐在他的對面，聽這位青年講一些故事，或者發揮他的人生哲學。她滿意極了，一種新的事物輸入她的單簡的頭腦中。靜聽着，她的臉部常常受他的言語的感動，顯示着趣味盎然和溫煦的表情。她覺得這個人一點沒有畢國玉那樣的粗魯，並且他腦筋裏何以有那樣多的，玄妙的思想？

『吃盃茶再講罷！鄒先生！』海若每逢談鋒滔滔不斷的時候，招弟總怕他的口渴了，難以爲繼，喜歡這樣問。

他便從她手裏接過一盃釀茶來，一飲而盡。

他一向是感着他的周圍的氣氛的寂寞，只有在福興酒店裏，壁根的角落裏的這一段短短的時間，靜穆中招弟賜他以不少的慰安。這種慰安，是他從前還不曾獲得過的。

他給招弟講的東西都很拉雜，有一回他很誠懇地，有系統地講了他自己的歷史。

「我是天地間一個最不幸的人，從小我的身體就孱弱極了。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強壯起來。但是我的精神是超過我的體力之上的，牠不會馬上就滅亡。我是在我父親五十歲那年降生的。他年青的時候，酒色斲喪過甚，晚年來又吸上了鴉片；我的身體的不康健，無疑地是他的惡劣的遺傳的影響。他是一個多妻主義者，一個人佔有三個妻妾。我便是第一個妾所生。因為是庶出，從小就被人賤視。同母的四姊姊，我算最小了。最大的湘哥，生長在湖南，幼年就瘋了。瘋的原因，我不明白，恐怕也要歸罪於遺傳罷！他胡胡塗塗過了二十年的囚牢生活。唉！天生他就是一個罪犯，有什麼法子想呢？永遠被鎖禁在屋裏，就這樣憂鬱，顛狂地離開了人間。二姐的身體是也非常單薄，因為婚姻的不自由，舊家庭勢力的壓迫，使她變成一個絕對悲觀的人。因為長年的精神的苦悶，抑鬱，得了肺病，死的時候，才十七歲。大姐出嫁遠方，離家之後，音信便從此斷絕了。因為她向來達觀處世，所以我相信至今她還是過着快樂的日子。這四個孩子都是在幾歲的時候，就失了母親的。母親死的

那年，我最小，還不滿半歲。因此我對於母親可以說一點印象都沒有，我缺少方法，描寫下來她的音容。我們的生母的身世太可憐了！我讀父親的遺集中愛蓮歌的序言，才知道一個詳細，我如今想起來，真要替她大哭一場呢！

『我一生印象最模糊的是我的母親，但是並不因為印象模糊，我便忘了她悲慘的歷史。她是湖北的平民家裏的一個獨兒，從小就失去了嚴父。因為沒有兒子，很得她母親的歡喜。家裏窮極了。外婆沒有法子，只好把她帶到漢口去，靠着她們的親戚過日子。她們的親戚是一個開歌妓館的，生活的優裕，使外婆非常眼紅。她也去買了兩個小姑娘來，請教師教她們彈唱。母親對於外婆這種謀生的方法，是根本表示反對的，而且自己也覺着不屑於去做這樣的事。不過她天生一副聰明，只要教師一教那兩個姑娘的時候，她總喜歡在旁邊偷聽，不久居然也會唱了。外婆重金買來的這兩個姑娘，像貌既然不好，又不會伺候客人，所以她們的生意一天冷落一天。外婆看見母親有這樣一副天才，便示意着她，想叫她出來支持門面。但是外婆怕引起她女兒的反對，所以還不敢明說。母親的眼淚流

出來了，她很慷慨地對外婆說道：『媽，你的年紀已經很高了，家裏又窮得這麼利害，難道說我不想幫忙你老人家嗎？不過從來過歌妓生活的人，是沒有好結局的。你如果肯依我三件事，我就暫時出來維持一下：（一）我們家也是世家出身，不能平空的玷辱門戶，出來是要改名換姓的；（二）我只能彈唱，不能陪酒侍客的；（三）我如果選中了什麼人，就要把我嫁給他；雖然是當妾，我也心甘情願，不能借此敲詐人家的銀錢。』外婆對於這些條件都完全答應了。母親才從此冒了李姓出來應客。她的容貌和她的歌喉真傾倒了不少的人。後來她在一家友人的席上遇見了父親，那時父親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神采煥發，言談驚人，很像一個有爲的青年，並且舊詩做得也很好。母親認爲這正是一向心目中所理想的文人學士了。父親對她也非常滿意，同時還允許她做正妻的。但是後來到了我們家來，情形完全變了，父親沒有實踐他的約言，把母親還是放在妾的地位。她過着很苦的日子，從來沒有出過一句怨言，而且給父親陸陸續續生了我們姊妹四人，但是一家人都看不起我們，說我們是歌妓所生。

「在我生後，不滿六月，她就去世了！她完成了一幕最慘的悲劇！父親對她的殘忍，使我真是切齒難忘！因為某天早上，一個男僕進了母親的屋去了，這時母親還沒有起床。他以為父親一定在那里，想要向他請一天假下鄉。當他發現父親不在的時候，便匆匆地退出來了。恰好迎面在門口遇見了父親，被他痛罵了一頓。父親一方面疑惑母親有了什麼不貞潔的行爲，便在她面前說出種種譏諷的話來。母親的氣量是很狹小的，當天晚上便服毒自殺了！她用了一死來洗雪她的冤屈。第二天家人才發覺，施救都來不及了。我們幾個都是嫡母養大的，她愛我們，尤其是愛我和親生的母親一樣。她如今已經過去了，祝福她在天上安寧！我對父親可以說完全沒有什麼感情，他對於我的教育從來沒有注意過。他用舊禮教的勢力撲殺了母親，還流布了許多不良的遺傳給他的子！」

「我從幼年的時代開始便具着一種冷酷的性情。大家庭的生活反而把我越變成孤僻和高傲，話都不大愛說。我常常想着擺脫這座殺人的牢籠，我算不定將來也會被摧殘了這孱弱的生命。十六歲的那年，嫡母和二姐一死，我對於家庭完全絕望了，我狠心地

離棄了六十多歲的老父，便獨自地幾千里跑到這小城來工讀了。我想起這封建勢力盤踞着的家庭，就聯想到這無邊黑暗的社會。我是下了一個最大的決心要做一個叛徒，同舊家庭和舊社會完全分離！我要手創一個新的家庭，新的社會！我要衝破一切腐化的壁壘！招弟，你不要看環境的勢力是這麼大，你只要有決心，是可以把牠轉移得過來的！牠絲毫給不了你什麼影響！這小城，我現在對牠也越來越失望了，有志的青年都夢想着做軍人，搜括民財。我不久的將來，也許還要飄流到別的地方去！招弟，你不要叫我鄒先生吧，鄒淵是我的託名，我的真姓名是褚夢陶呢！

招弟聽着他的故事，最初是眼睛和鼻端都帶着一種酸楚，漸漸地她的臉上的筋肉都鼓漲起來，由感動變成很劇烈的憤慨了。

四

光陰的奔馳像閃電一樣的迅速。夏季把大地的一切都穿上了濃裝。師範學校放了

暑假，夢陶的生活，更多地消磨在招弟的身旁了。每天早上他都跑到酒店來，和招弟痛論他的改良社會的步驟。這酒店的女郎在一班賓客之中，用一種特異的眼光看他；因為他的言論是使她特別傾心的，雖然她是一個粗識之無的女子。

有時候，廟會的戲在縣裏開演了，夢陶也偶爾帶着招弟在人叢中去看。他認為戲劇是改革社會的一種最好的工具。不過這樣的傳統的舊劇，使他一入場便充滿了失望，匆卒就退出來了。而且在那些地方，總是遇得到他的同學；他們常常帶着一種譏諷的神情看他，他却還他們以一個冷笑。招弟却怕得什麼似的，倉皇失色地就躲到一邊去。把她陷入一種窘迫的境地之中，他覺得完全是自己的過失。於是索性不到那些地方去了。從此城外的路亭裏，或者溪水邊，漸漸發現了他們的蹤跡。

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夢陶是一個最荒謬的青年了。行爲的奇乖和性情的孤僻，在這小城中是沒有生存的餘地的。並且他盛倡着「戀愛自由」的理論，這更是被社會攻擊的目標。可以說從來沒有一個人了解他。畢國玉雖然有一點崇拜夢陶，但他是在夢想

糾正他的朋友的人生觀。夢陶有時反而願意避開他。因爲他對於一切的興趣都太濃厚了，只圖在目前求得滿足，完全是一個享樂主義者。招弟這一點顯然地比畢國玉不同了。她雖然對於夢陶的理論不置可否，但她是那樣深深地，傾心地靜聽着，有時在思想和行爲上也很分明地顯出她受了夢陶的影響來。至於夢陶呢，和這樣能夠滿意自己的人相遇，生平還是第一次，而且又是沒有一點貴族氣息的女性。

別的人也許以爲他們已經被愛情的鎖扣着了，不過夢陶還沒有警覺着他同這酒家的女郎的感情已經上了這個階段。雖然這兩位青年在他們的談話中，往往有些被熱情渲染着的句子；但是「愛情」這兩個字還沒有貢獻到招弟的脚前。夢陶只是夢想着努力幫助招弟，使她成爲一個不凡的女子，這在他認爲是畢生最值得去做的事，尤重要於不澈底的革命。招弟的一切都喚起夢陶的同情。她的態度近來漸漸地變了，神色老是憂鬱着，靠在哪里，便像失了神似的，牙齒緊咬着下唇，眼光隨便擲在不知什麼東西之上。這時候，招弟在夢陶的眼裏，是一個崇高的，而又可憐的什麼——一團暗淡的陰影吧。

當他們對坐着的時候，夢陶常常用含了傷心和愉快合成的，帶淚的眼睛，凝然盯住了招弟的蒼白的臉；緊張的情緒露在表面，他們的手握得更緊了。

在一個悶熱的天氣的下午，夢陶冒暑在大街上買了些東西，照例地又踱到福興酒店來。買東西來送給招弟在他還是第一次。他一向是反對着濃裝豔飾的脂粉女子的，招弟並不是這一流。然而幾件通常應用的物品，她都很缺乏，他又覺得替她怪可憐的。

酒家的女郎在外間悶坐着，當夢陶走進屋的時候，靜悄悄地什麼聲響都沒有。

「招弟，你媽呢？」

「她在裏頭睡着了！」招弟看見他，才稍微有了一點笑容，「她老人家一天累到晚，也真辛苦呢！我也整天沒有得空呀！唉！有什麼法子——你手裏提的是什麼？」

夢陶把紙包打開說道：「一打手帕，一盒胰子，還有幾枝水筆。你不是沒有手帕用麼？」
招弟歎了一口氣道：「多謝你！雪白的手帕，還不是拿來在這黑屋子裏頭弄髒就完

了。」

「我們出城去耍一會兒好不好？我看你悶得這樣難過。」

「就是怕媽醒來哩。舖子裏又沒人照料。」

「……」

她繃了一縷眉頭，忽然又笑起來了，「好了，三舅打油回來了，我們去吧。」從門口她看見她的母舅王三遠遠地走來。

一出門正迎着這個八字鬚的小老頭，她叮嚀了他好好看守舖子：客人要酒，只管拿上去；至於煙缸呢，則在櫃台的抽屜裏頭。她便同夢陶在一把黑布的洋傘底下，並着肩走出城來了。在路上，她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叫夢陶放低了傘，遮住她的臉，爲的是躲避熟人的注視。她的心怦怦地跳動，好容易才走到沒有什麼人跡的地方。

郊風吹盪着麥田，翻湧着一層一層的綠波。菜花的嬌靨在驕陽的俯照下閃動着金光。地平線上一帶遠山的碧峯，組成了絡繹不斷的屏幃，鑲着銀色的雲團的藍天的弧拱

籠蓋着一切，污濁的小城的景象，已經不在他們的眼前了。

離山脚不遠，橫着一方池塘，裏面盛開着清郁的荷花。這裏是預備修作公園的，剛砌起一段垣牆。她們每次出城來，總要坐在池邊談一些閑話；雖然有時並沒有花香，也沒有引人入勝的風景。

他們靜默地走着，夢陶目不轉睛地看着招弟走路的姿態，似乎發現了什麼偉大的奇蹟似的。走到池子邊，便各選一塊陰涼的石頭坐下，他緩緩地把洋傘放下來。

「你還覺得發悶嗎？」夢陶問。

招弟點頭說，「野風一吹，覺得要好一點。」

「招弟，你看我打掉那朵荷花！」

他拾起那塊石子，向池內投去，落在水裏，驚起了一隻花雀，呀地一聲，拍着翅膀飛了。他的目標，那綠葉深處的，溫柔而可愛的紅蓮連動都沒有動。

她這時精神百倍起來了，口中不成歌調地吟哦着，也在地下拾起鵝石板向水塘的

遠處無目的地投去。

他們彷彿在作最有益的胸部運動；累了，又坐下來歇氣。

夢陶好像搜索了半天枯腸，才說道：「招弟，我覺得你是一個很能奮鬥的，有志氣的女子；但是你爲什麼處在那樣一個環境呢！」

「爲了衣食，有什麼法子！」「有什麼法子」這句話差不多成爲這位女性的口頭禪了，她一到山窮水盡，難於應付的時候，使用這句話來支吾。

「爲什麼不改行呢？」

「父親在的時候，就做着這項生意。」

「我並不是認定職業有什麼高下之分，——」

「那你爲什麼勸我改行？」

「因爲你的地位，在我們這僻陋的春縣是被看得最下的。一天勞苦之外，還要陪着人家歡笑！你看在你們酒店出入的，有什麼上等人沒有？」

「褚先生，爲了我的母親，我也只好凡事都將就下去了，我並不是不明白。」

「你的母親——」他說到這裏有點囁嚅起來。

「我的母親怎麼樣？」她緊逼的問道。

「你是替你的母親打算的，你曉得她替你打算沒有呢？」

「我就沒有想到這一層。」

「你要明白，你的母親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她已經上了年紀，早晚就要結束她的生活。但是，你——招弟，還年青得很，不能一輩子就慘慘淡淡地葬送在你們那座酒店裏。你應當找尋一條出路；至少你應當做一點更偉大的事業。」

夢陶的話說得很文雅，用了不少的新名詞。但大意招弟是能了解的，一句話給了她一個深刻的刺激。後來，她竟用手蒙住眼睛哭起來了。

夢陶發現了招弟是一個太易於感動的人了；而且她的本性是這樣的強烈。雖然她屈伏在一種重壓的環境之下，但是她的心還是像皚皚的雪一樣的真純。他越發感到她

的可愛了，都市的女子哪里有這樣的天真呢？他拉着她的手，給了她無限的溫慰。

「招弟，不要灰心！我願意來幫你奮鬥！你的前途是充滿了光明的。我愛你！」

她好像不懂得他所說的是什麼，只把手掙脫，睜開兩隻淚眼，呆呆地怔望着他。

「……」

「……」

歸途上，夢陶把手臂搭在酒家女的肩上了，他們細碎地低語着，好像一對呢喃的小燕。男人的聲音忽然變得高亢起來，「我是一個一心一意要做社會事業的人，沒有時間來談戀愛的；招弟，但是你征服了我了，你啊，你是我的一位再好沒有的長途的同志。」

五

夢陶這幾天日夜都臥在床上，懶得起來，思念着招弟快要出嫁的事情，情緒像亂絲一樣糾纏在心裏，同時沮喪的感覺像什麼東西似的壓迫得他幾乎連氣都轉不過來。他

苦笑了几聲。他想着招弟，自己並不怎樣過分的悲哀，憤怒的心理則是當然。社會上往往是如此，他差不多都看透了。他有什麼權力來阻止這事的實現呢？如果他是一個師長旅長之類，那事情就好辦得多了！招弟變了心了，一個鄉村的女子的意志的不堅定，也不是什麼很奇怪的事情。他努力想把這一年來佔據着他的全部的靈魂的黯淡的陰影驅逐出去，但是這團陰影却不斷地，帶着佔有性地跑到他的冥想之中來閃動。她的由流動而變爲呆定的雙瞳越發顯出可憐的神情了，彷彿在他面前哀訴與祈求一樣。在這靜謐的，無邊的黑夜之中，他微微撫摩着自己的，跳動的胸脯，輕輕地喊道，『招弟，你真可憐啊！』

夢陶和這不可解的憤怒的心情搏鬥着，他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踏進福興酒店的門檻了。他並不是一個怯懦的人物，不知道爲什麼現在缺乏了這種鼓舞起自己來的勇氣。或者是他不願意再去看那將要被屠宰的小羔羊了罷！

張大娘預備將福興酒店歇業的頭天晚上，一到黃昏以後，天氣便逐漸地凜冽起來

了。天空騰集着厚重的彤雲，大概要下雪了吧。北風吹着牠的尖厲的哨笛，有一點像華北的天氣，在這向稱氣候溫和的，西南的小縣，還很少有過這樣澈骨的寒風。天氣轉變得真快，昨晚街市的小攤是一直要擺到半夜，今天他們却很早便挑着担子回家去了。

當鐘響了七點之後，縣城附近的村落裏，人家晚飯的炊煙，一處一處先後跟着都熄滅下去。遠處軍營的歸營號，又一度悲涼地蕩漾在寂靜的空間。夢陶昏昏地走出門來，信步而行，不知不覺又走到石坊巍峨的節坊街。一到了這裏，他就聯想起，再轉灣過去，便是一個星期之前自己還在那里流連忘返的福興酒店來。但是往前挪了幾步，他又毅然決然停住了腳，轉身向北邊的一個小巷走去。迎面撲來一陣尖銳的冷風，把他阻住了。他便隨便跨進了一家酒館。

到了十點鐘，一個孤單的人影從這窄門道閃出來了，頭腦顯然有一點昏沉。『杯酒解千愁』夢陶嘴裏哼着這個句子，一顛一簸地在街上走。街上已經消滅了行人的蹤跡，只有一家小舖面，舖板還有一塊沒有上，慘紅的燈光之下，一個小徒弟正在那裏用手指

撥動着算盤；敲得那樣的遲緩，足以證明他的不嫻熟。燈光的影透出來，流灑在街頭的青石板上。

到了節坊街，他本想繞開去，從那裏趕回他的旅舍來。但是忽然地他想起招弟，今天打發人來請了兩次了，一種冷漠的拒絕，也許未免與對方以太難堪了吧。並且要看招弟，要再到福興酒店，時間只允許自己這最末一次的了。從今以後，誰曉得那可憐的女孩子要被巴團長挾着飄流到什麼地方去呢？又誰曉得這一生裏還有沒有重會這酒家女的可能呢？

「唉！我決定要在招弟面前流一次最後的眼淚！——爲什麼他會被金錢的勢力征服了呢？——我要同她握一回最後的手，痛快地傾訴出我一年裏蘊蓄在心頭的話。」他把大氅的扣子完全解開了，酒力增加了他身上的熱度。帶着充滿了醉意的，踉蹌的步伐，往小十字走去，一陣輕微的脚步聲落在街心裏，更顯出四面的幽寂出來。

夢陶的背影，在暝茫的夜殼之中，被北風吹起的寒氣包圍着，踟躕了良久，終於在福

興酒店的門口停住了。因爲天氣的影響，這酒店已經關上了門。他用力敲了兩下。

『哪個，』

『是我咧，招弟！』

酒家女郎把門打開，夢陶便像幽靈似的踱進了屋子。她看見他的頭髮長得可怕，完全將前額覆住，底下襯出一對慘白的，深陷的眼睛。滿嘴的酒氣，熱騰騰地噴出口來，她往後倒退了幾步。

『褚先生！』她心裏想叫，但是又狐疑着不敢喊出來。同時巴團長的肥胖的身軀，紅潤的圓臉，金黃的肩章，也在她腦海裏閃耀。她詫異了，爲什麼他們兩個相差得這樣的懸遠？她覺得這次最後的決定，自己是有見識的，光榮地勝利了。心頭因爲看見了夢陶，反而浮起了得意的微笑。

夢陶墊着腳向裏間望去，一盞大洋燈懸着，屋裏一大羣穿着灰色的棉制服和帶軍帽的人物，正在圍着棹子推牌九。激烈的爭逐聲中，粗魯的，俚俗的話像連珠似的吐出來。

每一個人都在稱呼着自己是「老子」。「洋錢的釘鏘的迸擊聲把這座酒店的空氣完全改變了。畢國玉（夢陶的老友，已經轉變了，在巴團長手下當排長了。）也在那裏漲紅着臉，開口亂罵。看了夢陶一眼，好像有點諷刺他的落魄，抿着嘴笑了一笑之後，又埋頭在棹子上去了。

這位失意的青年褚君，像一株大樹似的在外間凝立着。招弟並不如以前那樣的和藹可親了，臉上帶出一種驕傲的顏色，用火鉗夾了一些木炭在火盆裏，那木炭便嘩嘩剝剝地炸起來。她又端了一張凳子，放在火盆旁邊道：

「請這邊坐，褚先生！」客氣得彷彿接待一位生客一樣。

屋子裏沒有點燈，銅盆裏的火把他們的臉都映得頰紅了。開水壺在盆畔低吟着不甚了了的鄉村的謠曲。他們對坐着沒有說話，有十分鐘之久，好像誰都沒有開口的勇氣。一般。也許是夢陶真的醉了，招弟則完全心滿意足了，所以沉默的空氣充滿了屋宇。然而隔壁的喧闐絕不因爲這邊的清靜而減退，「天九地八」地仍然高聲疾呼。骨牌被砸在

棹子上的聲音越發大了。

「啊！招弟！夢陶打破了沉寂問道，『你兩次三番地請我來做什麼呢？有什麼事嗎？』招弟擦了一根火柴點上燈，大聲說，『媽打算明天就把舖子關了，我想你也該再來一回吧。』」

「是不是請我來給你道喜呢？」

「呸！」

「你的奮鬥的精神還不錯，這回總算找到出路了，我恭喜你！」他的兩眼盯住了這得意的女性，帶着諷刺的口吻。

「這都是媽一個人的主意。」招弟弄着衣角辯解。

「我有什麼方法來阻攔你呢？」

她緊接低聲回詆道，『你當然沒有！』

「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不過，招弟，你也太容易被征服了！」

她這些天都是飽受着別人的阿諛的，想不到這位男性竟然搶白起她來了，於是顯出很憤激的樣子。夢陶也輪着眼睛，表示出輕蔑。在他的眼中，招弟完全變了：她臉上塗着的濃厚的胭脂，引起他幾聲冷笑。

「褚先生，我覺得你說話應當客氣一點，我是好意請你來的。」女的聲色嚴厲地說。「是不是我的稱呼犯了你的諱呢？」男的顯然有點酒意了，大笑道，「那麼，張小姐，我就這樣的稱呼你吧。我覺得你的意志好像不大堅定似的。」

招弟的口齒現在變成非常伶俐的了，她經過了這一個月和巴團長們的應酬的訓練，當時氣得全身都戰慄着，反唇相譏道：

「褚先生，你以往幫助我的地方，那我張招弟是一輩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的。——不過褚先生，你何苦要管人家的婚嫁的事情呢！」

「我何嘗管你！我也不一定負有這樣的義務。就友誼方面說，張小姐，我也許夠得上說幾句話吧。」

「那就請說好了，不要左一句右一句地挖苦人，欺負我們沒有知識的女子。」

「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嫁給巴明堂呢？你曉得他的來歷嗎？一個收編的土匪，又沒有受過什麼正式的教育，手下三妻四妾，將來有什麼好處？我們一個人尋出路是應當的；但是正當的出路很多，你爲什麼一定要走這條路呢，張小姐？我真不明白！」

「……」女的氣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

裏間的，嘩嘩的洗牌聲中，忽然有人高聲問道：

「是什麼人在外面罵團長，小心他的腦殼！」

「是我們的一個老顧客哩！」這是張大娘的慢條斯理的聲音，「他向來就是有神經病的，你不要聽他胡說八道好了！不成材的東西！」

外面一男一女吵嘴的聲音越發激烈了。

「像你們這些年青學生，就會空口說白話罵人，我看還趕不上巴明堂咧。」女的語聲中有點嗚咽。

男的語句很急促：「巴明堂的好處在哪點？我試問你！」

「他剿匪就是他的好處，地方上哪個不感戴他！」

「哈哈！巴明堂自己就是個匪頭，還會剿匪哩！真是說得好聽！」

「一個人永遠就沒有改過自新的一天嗎？虧得你們有知識的人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好了，張小姐，我們辯論一陣有什麼用呢？我替你說好了，巴明堂因為是個團長，又有的是錢，那里像我這個窮小子，所以你就想嫁給他是不是？」

「這你不能管！」

「哈哈！」

「褚先生，你送我的東西都在這裏！」女人說話的聲音很強硬，先聽見開抽屜響，繼

而彷彿一包東西投到棹子上。「對不起你，胰子我用了兩塊了，別的都沒有動。要不要我買來賠你呢？」

「好好！」男的狂笑着。

忽然聽見外間的火盆烘烘地亂響起來，慢慢地又發生一陣嘩剝的爆炸聲和一股刺鼻的焦味。

張大娘一個人是比較留心着外面的事，其他的人都專心在賭博上去了，一股酒氣從門洞襲進來，她立刻感覺到夢陶今天是爛醉了，想從人叢中擠出來替他們排解，但是
一時又擠不出。

「你這個懦弱無能的女人！」夢陶的脚步在屋內走動，口裏喃喃着。「嗯……」
「你們快出來，褚夢陶殺人啦！」

先是女人的尖銳的喊叫像鳥唳，接着很沉重的一聲巨響。招弟被她的從前的情人一擊之後，推倒在地上了。連帶把兩條板凳也帶下去，於是形成一種雜亂的響聲，大門也

推開了，醉漢急忙地向外逃走。

裏間的混亂更是不可言狀，軍人們都搶着奪門出來，爭先恐後地擠成一團，這驚擾是他們生平第一次的遭遇，像平靜的天氣中，忽然劈頭擊來的雨雹。在這裏他們名雖說賭錢，事實上是負得有保護巴團長的未來如夫人的義務的，於是口裏都喊着，『這還了得！凶手在那裏？快拿！』有兩三個勇敢的，而且是巴明堂的最忠心的部下，便衝出街門追上前去。

這時天氣正飛舞着片片的銀花，大地也披上了素裝。遠遠地白黑相間的，稀疏的樹林裏，有一個黑影在移動着，後面緊緊跟着幾個同樣的人影，彷彿在作長途的徑賽，還夾着尖厲的驚耳的槍聲。

六

151
第二天，招弟安然無恙地接到團部了，頭天晚上只是被推了一交，額上微微帶了一

點碰傷的痕記。福興酒店也如斯歇業了，舖門深深的閉着。只是門前多了一張布告，和一副草蓆裹着的死屍；鮮血流在銀白的，天然的地氈上，凝結了。門上布告的文字如下：

『爲布告事：照得本省向稱安謐，境內土匪亦經先後肅清，不意昨夜突有青年團匪首褚夢陶一名，鄒淵潛至小十字街福興酒店，意欲聯絡本地流氓，肆行暴動，擾亂地方，幸經本團巡查弁兵事前發覺，當即追捕，亂槍擊斃，自茲以後，該團匪人當爲膽寒，除呈報省府外，合行布告仰爾軍民人等一體週知，切切此佈！』

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六日駐防春縣團長巴』

（註：這篇材料是友人何嘯石君供給我的，他並且給我寫了一點輪廓，小說完成了，還是獻給他。）

遷居

這幾天來鶴羣夫婦都在皺着眉頭，憂慮着搬家的事情。「我們又要墮入了債網哩。」鶴羣十分地歎息說。

「有什麼法子想呢？」太太苦笑着，撥弄她的小嘴唇。「除了搬。」

「搬三四次家等於失一次火」他們是頗爲明瞭這句俗語的真理的，而且已往的經驗也曾清晰地證明過。但是沒有方法不搬。方法也許有的，甚至於很多；可惜陷在困窘的重圍中的他們却尋不出來，於是天下就多事了。

鶴羣先生的喬遷是時常都被人們議論着的，「涵養真好」成爲一種共同的評語了，這是在讚美他有搬家的天才，不憚煩地從這條胡同移到那條胡同，那樣的趣致橫生。鶴羣對於以上的，含有諷刺性的言論，並不加以辯解，總是還他們幾聲微笑。太太的脾氣

却有點暴躁，很敏感地知道他們是故意在奚落她的丈夫，胸脯起伏着不平的氣忿，總愛故意這樣說：

「咱們高興搬，咱們有的是閑錢和閑工夫，你們管不着！」

事實上鶴羣先生的家庭，真好像流浪的吉卜賽人似的，在這古城裏顛連着，腳根如蓬地向四處移動。未來的立足點，連他自己都茫然，不知在什麼地方。他們的居處從沒有滿意過一次，過去的這一面的痛苦是非身臨其境的人不能體味出來的。記憶力素強的鶴羣夫人至今還能源源委委地敘述於人們之前。雖然這些事已經像天空的，過路的雲影，淡然消逝，然而在他的心上却映下了拭不掉的痕跡。

尹鶴羣先生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青年，太太則比較小兩歲，還有一個三歲的男孩鈴兒：這三位組成了他們的家庭。鶴羣早半天在一個私立大學教幾小時的課，下午便到某文化機關裏去做半日的工作，晚上有時便蟄伏在家裏寫文章，向各雜誌報章投稿。在頗為侷促緊逼的情形中生活下來已不是一年的事。私立大學照例是欠薪的。爲了要還

結婚時所負的債，他只得採取一種掙扎的態度。繁重的工作的壓迫是時常把鶴羣先生磨折得十分憔悴。蓬鬆的，黑白相間的頭髮之下，蓋着一副瘦削的，灰白的，戴着很深的近視鏡的臉，常常都好像害着貧血症。身子的瘠長同頭部恰成了正比例。手腕因為抄寫得太多的結果，細得如同蓮藕。先天的不良，大約也佔了百分之幾十。一個上海教會大學的畢業生，在社會上是一點地位都沒有的，像這樣的人才多得像北平城裏的塵土。不能拿什麼名譽去換飯喫，只好埋頭做苦工，想以自己的勞績去掙出些微人們的信任，這是他的可憐的希望。所以「喫粉筆末」「文丐」之類的工作他皆包攬下來，集少成多也許就不至於遭了生活的吞噬吧，他總這樣聊以自娛地安慰自己。文章雖然也在寫，但是要等到把稿費拿來買米下鍋時，人早已餓僵了。而且他下筆很遲緩，總覺得自己的文才不是天生的，出於十分勉強，難產的時候居多。加之不一定每月都有題材，都有寫文章的興會。所以他只有把這一途當作副業了。有時甚至於幾個月或者半年以上地荒疏下去。爲了環境的狹窄和生活的機械與固定，他覺得他是沒有方法去成功一個作家的。

教書和到某文化機關去辦一些文牘之類的事情，則是他的每日刻板的工作。也可以說這兩項才是鶴羣先生的正式的職業。把他訓練成一個很笨拙（不如說很規則）的人那就是他們的偉績。鶴羣每每總向着他的太太發牢騷：『我生來就是一副浪漫的性情，我的心靈比什麼人都活潑，和孩童一樣的天真。然而要喫飯，要在這臭紳士的社會裏戴起假面具跳舞。這浪漫，人家說就是「文人無行」，也就是看不起你的根。沒有法子，只好臨事假裝嚴重起來，規規矩矩按步就班地過日子。人是無法跳出這社會的攀籠的！秦亮就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他在上海出版過幾本小說，這次跑到北平來，想找一點工作，却料不到四處碰釘子。他覺得他是一個小說家，殊不知北平最崇拜的是紳士。做小說是根本沒有人看得起的。秦亮又是一個戀愛小說的作者，他想教書連現在都不容易了，人家全怕他浪漫的言論和行爲影響了良善的學風。唉！這是什麼年頭兒！』中國的社會的內容同鶴羣先生在學生時代所理想的完全兩回事，直到踏進了罪惡的人海以後，他才擊破了自己的，美麗的憧憬。然而赤手空拳的他，有什麼抵抗的良策呢？

鶴羣先生對於這種社會，從離開了學校以後，不到一二年便感到異樣的疲憊了。然而家庭間的空氣的溫煦似乎還沒有完全絕望。他也就心安理得地處下去，雖然不免帶着一點悒鬱的心情。

鶴羣同他的夫人薇青女士的認識是由於他們在北平一個中學曾經一度同學，後來又時常在一個文學團體裏見面，很談得來，這樣便發生愛情了。薇青是一個秉性十分高傲的女子，從舊家庭中奮鬥出來的。他們在故鄉湖南舉行了婚禮。互相鞭策着在文學方面創造一點事業，這就是他們合作的原因，也就是他們認為被自己肩負着的，偉大的使命。因為男的喜歡北平，童年的深刻的印象佔據了他全部的心靈，便脫離了大家庭的生活，搬到這裏來住。故都的生活，無論就哪方面說，都比上海容易得多了。一個小小的家庭，如果并不十分浪費，有百元以上固定的收入，便能很安適地過活下來，這是毫無疑義。鶴羣滿意極了，女的却依依地時刻懷念着故鄉，想回去：她不很服北方的水土。天氣的乾燥和塵土的飛揚，使她煩膩極了。到北方來了以後，她連門都懶得出去。從南而北，不知

不覺，就是四年，她却一年比一年瘦了。從歷年所照的像片便比較得出來。男的則對於一切繁擾皆好像一無感覺，堅持着在這裏長住下去的論調。故都之於鶴羣先生似乎有一種無以名之的，神祕的力量，把他完全克服了，軟化了。任什麼大志和雄心此刻皆沒有向外發展的趨勢。把時間永遠是那樣單調地，機械地消磨掉，不露半分的吝惜。凡是在北平住家的人們，大概都有這種不約而同的感覺。沒有法子單獨去責備鶴羣先生一個人，如果你指摘他是這樣的人類的一位代表，那倒還有相當的理由。

在故都住家，永遠不會安甯，時常要被別人趕着搬家，尤其是當你一切稍爲佈置得有了頭緒的時候，一筆很大的數目已經浪擲了的時候。無怪乎薇青時刻都在吵着，『我們真不如自己買房子呀！』

『買房子的錢在什麼地方呢？』丈夫很緊促地問道。

這樣一句話便把女的鎖在靜默的空氣裏了。

這幾年他們的確都是在受着房東的「壓迫」的，並不像丁西林的劇本壓迫中的

主人翁那樣苦於租不到房子，而是被房東趕得到處亂跑，精神和物質都走到破產的路上來了。他們覺得不惟自己并沒有一點對不住房東的地方，且對於他們極其客氣，按時付租，提前付租，甚至於通融款項都沒有。一次不是一經請求便同意了。但是「壓迫」還是繼續地加到良善的人的身上，像沒有受驚擾的馬蜂瘋狂地追逐着路旁的過客一樣。

鶴羣先生初到北平的那一年，還沒有能力租賃整所的房子。他從一個不十分清楚做什麼局子的科長的手裏租到五間南屋。第一次的屋主是誰，他沒有知道的權利。一到每月付租的時候，科長那邊便有一位男僕或者女僕拿着摺子過來，鶴羣先生照例地便寫上十元這個數目，把兩張鈔票交到來人手裏，手續於是就完了。

科長房東住北屋，夫婦都是四十多歲，口音有點像河南，據說遼甯湖北山西都去過，走的地方很多。科長一張鍋底似的臉，配着組黑的仁丹鬚。嘴裏很高興罵「昏蛋」和「他媽的」這一類的成語。太太是一個紅鼻子，嘴總是張開的，缺了兩瓣牙齒，閉不攏來。他們

不容易在家，早上他們把時光消磨在床上，下午便出門了。那一出去，便像脫了籠頭的馬，非到雞叫半夜不肯遽然就回來的。半夜的月光之下很容易見到他們的憧憧的影子，還伴着沉重的，零亂的步伐聲。進屋之後，便接着聽見叫「打洗臉水」「倒茶」「罵」「昏蛋」的聲音。於是鶴羣夫婦就得醒來了，看着窗紙，希望早一點天亮。沒有再安睡的可能了，悲多汶的交響樂已經在庭院中彷彿山風海濤似的吹奏起來，不到黎明是不會休止的。

科長太太有一點小小的嗜好，愛過煙霧的生活。科長常常向人家誇口說，這是他的夫人的一種雅人深致的舉動，消遣時光的無上妙法。鶴羣先生有時也相當贊成：因為這院子缺乏花草；但是替代他們却有了這樣不同凡響的芳香。科長太太一到晚上，精神便特別煥發起來，偶然在家裏的時候，除掉很閑散地吸煙之外，便是拚命吐痰，「哈——吐」的單調的響聲象徵着這位女人的肺病已經到了第三期了。她還有一個嗜好是打牌，在家打的時候少，出去打的時候多。回來一定要在半夜，大約就是這個緣因。起初鶴羣先生們是完全處之坦然了，對於那種半夜深更中驚天動地的打門。後來不知道爲什麼他們

家的僕人常常早睡了，而且睡得爛熟，怎樣也不會驚覺。鶴羣夫婦覺得不能久安緘默了，便起來去把他們的僕人叫醒。因為不叫，事實上只是延長打門的聲音而已。這聲音缺乏忍耐是不能久聽下去的。科長的僕人經過這樣的情形以後，並沒有把他們困倦的習慣糾正一點，好像有意把叫醒他們的這職責委託到他們的房客的身上。從此以往鶴羣先生變成房客而兼司閹的人了。他們那時只有賣稿子每月三十餘元的收入，一切逆來的刺戟都忍耐着，一直到了冬天。他們覺得這繁重的「司閹工作」是難於再賡續擔任下去了，並不是由於科長及其太太的不表示謝忱，完全因為天氣的變更，在森寒的半夜，他們缺乏起床的勇氣。最奇怪的，這事竟成爲他們被壓迫搬家的主因。

一天，房客被房東請到煙榻上去坐。科長微笑着說：

『鶴羣先生，對不住得很！我在最近想收回房子，因為舍下新近有幾口人要來北平來，房子實在不夠住。』

這是變象驅逐房客的一種手段，理由十足之至。鶴羣絕說不出不搬的理由來。但是

在事前他是毫無所準備的，拙於詞令的他對於這樣狡獪的房東，除了點頭之外，真少應付的對策。

薇青對於她的隣居早已表示不滿了，她把他們當成幾個變態心理的人物，有趣地在觀察着。這樣的立場遏制了她的時刻都企圖着向外爆發的憤慨。鈴兒誕生以後，因為僱了一個乳母的關係，她益發煩悶着房屋的窄逼，企望萬一有一天能夠跳出「狹的籠」去，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

當鶴羣來徵求她的同意時候，她贊成馬上就搬走，並且把手上的一隻金鐲子（她母親的遺物）脫下來交給鶴羣，慨然說道：

「你不用發愁，把這個東西送到當舖去，我們的搬家費就有着落了，省得住在這里受別人的悶氣！」

這是他們值得紀念的，第一次的移居，用了十四元的租價賃到七間住屋，最初共付

了三月的房租，包含第一月的租金，茶資，掃除費；和第一次租房時相同，而數目却多了一些。因為太太的助力，算是把第一個難關衝過。第二月鶴羣先生便在一個私立大學找到幾個鐘點，某文化機關的工作也在同月內開始，他們這一口氣漸漸地舒緩過來了。在暈黃的燈影之下，鶴羣已經沒有從容寫作的閑裕。乾燥無味的講義的編製佔據了他整個的晚間了。

他們這回的房東是住在一個西跨院裏，搬進來一月之後，他們漸漸看出那跨院裏的內容來了。據說這房主是官家的，落魄的末裔，因為一輩做官，所以三輩不得不打起磚來，這似乎是一種運命的邏輯。關筠是房東的名字，兄弟兩個，養着一個老母，還有一位白髮蕭蕭的女僕。母親常川都回到娘家去，因為她從小在有錢人家長大的，現在過不來這種蕭索的日子，指望着「瓦片」作每月的生計，關筠從前在四川做過事，因為是鴉片的出產地，在那里便染上癮了。這些年來，雖然受着生活的重壓，却仍然缺乏革除的毅力。這

一點感染，差不多便整個毀掉了他自己，誰都會承認煙癖是懶惰的根原。事是不想去做

的了，每月有一點意外的，不勞而獲的收入便可以滿足，這是關筠先生的希冀。兄弟關竺是行伍出身，一個二十二歲的男子，便滿臉蓄着黃色的鬚鬚，穿一身似是而非的軍服，綁着裹腿，永遠把手插在褲袋裏面。喜歡喝白乾，量并不大，幾杯就會醉下來，遠比不上劉伶，但是止了酒便不能過日子。醉了一定就要發酒瘋，那老女僕陳媽是他發怒的對象，她宛如關府的磨心，常常被磨難着，暗地裏不知道流過多少次眼淚。她從他們家的興盛，一直看到他們的衰落，在這家幾乎有三十年的歷史。最近幾年的時光完全在苦心調解他們兄弟間的鬭爭。關竺對他的哥哥是長期地反抗着的，因為對方之於他在經濟一方面總是一味地採取高壓手段。他反對關筠的抽煙，反對他的把持着兩處的房租，反對他每天沒有充分地付過他的酒資。關筠報復的手段是持靜默，一笑置之，錢的給與無論如何也不肯讓步。有時則悄然從後門逃了出去，讓陳媽去忍受和應付一切。

每到黃昏，關二先生的幾杯白乾喝過之後，跨院便浮漾起了叫罵的聲音，析產分家，以及把大先生的煙具送到巡警閣子去告發這一類的威嚇語，再夾雜着陳媽低沉的咕

嚶抱怨，鶴羣太太都聽得厭了。鶴羣先生歸來，多半是風平浪靜的時候了，他起初絕沒有想到他們又會到了這樣一個環境裏來的。

『不大高明，我們又搬糟了！』薇青女士有一次隱忍不住了，向她的丈夫說。『這裏簡直好像一個麻雀窠，一天都是吱吱喳喳的！』

鶴羣笑道：『家庭間偶然的吵鬧，那家也短不了。讓他們吵去吧，我們管不着那許多。總比給科長當門房的那種日子舒服得多了！』

『不是偶然哩，差不多是天天都要演的戲。你回來得晚，那裏每次都看得見呢。』

『薇青，你要知道天地間沒有十全的事情，這裏離大街比以前近好幾倍了，交通多麼方便。你因為身體不好，想住北房，這回不是如願以償了麼？[？]不要太苛求了！』

『只要你住得下去，我有什麼不行呢！』

薇青永遠是尊重她丈夫的意見的，他不願兩個再爭辯下去，傷了感情，立刻把話收

束住。

搬家兩月以後，想不到房東竟慢慢地向他們進攻起來了。他們把鶴羣先生簡直當成了銀行，設法要透支一點款項。意思是付租的日子之前，預支幾元租金，到期來扣除。初是寫了一封哀而不傷的信來，先之以恭維，中間文章一轉，便到了「家道貧寒」最後是一些熟套懇求的句語，文理雖然不無斟酌的餘地，總算盡周折的能事了。鶴羣先生是知道幾分世故的，看完笑了一笑。過了兩天，陳媽蹣跚着走到東院的上房裏了，揣測着鶴羣先生不在家的時候。紅着一對桃子似的眼睛，（這是她本來的特徵）半啞的嗓子吃地向着薇青，完全是一個忠僕描寫着她主人家的斷炊的情形。薇青始終不能脫離女人的柔輓的心腸，她終於拿出一張五元的紙幣來了，遞給訴苦者：

「好了，先拿五塊錢去用吧。尹先生曉得了，一定要說話的。——不過，你得給我開一張收據來。」

陳媽缺了牙齒的癩嘴笑了起來。

大約是薇青忘記說到「下不爲例」這句話的緣故，以後同樣的事情每月都來臨。

爲了簡捷了當起見，他們便給房東預備下了這筆款子，專候他來取去。鶴羣先生是根本不贊成這種無理由的透支的，太太已經開了端，有什麼法子想！所以他總是抱怨着：

『從來我只聽見房客欠租，那裏有房主預支房租的事情！薇青，你把這件事情簡直弄糟了！你本來是一片好心，但是你並沒有救濟着他們！反而把他們養成一個「前穿後補」的習慣了。』

薇青紅着臉回答：『早晚還不是要給人家，扣着錢幹什麼？看見別人挨餓，有那點快樂呢？』

相安無事了四五月，有一天鶴羣先生忽然接到房東的兄弟關竺一封信，要給鶴羣借一間房子來設立一所私塾，據說是生計壓迫，實不得已。指定了要東院的門房，他并願減少一元房租。這又是一個不好算的數學題目，磨難了鶴羣的文學的頭腦。在事實上租了一院房子給別人，臨時又要求收回一間，破壞了房客的統一，按情理是不可通的。受害者儘可提出抗議來。不過那間房子的確是閒空着，因爲鶴羣先生彼時還缺乏僱男僕的

能力。他就把這個問題拿去和太太討論。太太說：

「這件事我不能作主，好在房子是空着的，讓給他也沒有什麼要緊。我們每月也可以節省一塊錢。——不過，鶴羣，我很奇怪，房東的那位令弟既是軍隊出身，怎麼還能做教書匠呢？」

鶴羣笑道：「這樣的書誰都能教，反轉是哄小孩子的事情。——他一開辦了私塾，我想人一定不會少的，你不怕吵鬧麼？」

「我忘了這一點。」

「等我過兩天再回他好了。」

從這一端便證明關竺是個粗人：他以為通知了人家便不啻獲到允許，第二天竟搬了兩張桌椅進去，接着下午便有他預約好的兩滿臉鼻涕的小學生來受課。屋子當中還貼上了「至聖先師之靈位」字樣的紅紙條。

鶴羣晚上回來，聽見天地間竟有這樣的事，很憤慨，想去質問對方無故侵入別人住

宅的理由，被薇青勸住了。她的意思，是關竺人太粗暴，不講理，等會見他的老兄時再當面講：這樣可以避免他們雙方的正面的衝突。

關筠一向是深居簡出的，有時則流連在一家煙窟裏；鶴羣先生也是忙人，差不多有一個星期沒有見着這位神龍似的房東。但是這一個星期之中天天有人看房，據薇青的報告是如此。鶴羣很焦慮。

那一個月的房租到期之後，房東竟失約沒有來取。關大先生有一天親自來向鶴羣道歉，說他們的房子當了，理由當然又是生活沒有法子維持。房客夫婦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鶴羣先生不得不忍痛作第二度的遷居了。恰巧有兩位同鄉新從湖北來，嫌公寓之類太嘈雜，租民房又缺少家眷這一個重要的條件。便連合鶴羣先生租了現在橫街一百十六號的比較闊綽的房子。每月房租三十六元，由鶴羣擔負半數。這次完全是獨門獨院，高大寬敞，前後都被參天的槐樹圍繞着，聽不到一點市聲，只有小鳥啁啾來驚破深院的

沉寂。鶴羣和薇青都很高興，他們借了一筆小款把電燈也安上了。薇青在庭中栽了不少的花，成天都忙着澆水。這次的房東是個資產階級，在北平的房產不下十餘處，可以說是永遠沒有售當的意外發生。這房子，略微有點美中不足，便是門外是兩個車廠，廠裏雜住着車夫們的小家庭。他們常常喜歡把穢水和煤灰傾在尹宅的門口，幾天工夫，就築成一座小丘。地下長期在泥濘之中，很像多雨的南方的光景。鶴羣差不多平均每月都要打一次電話到本街的自治區去，請他們派土車夫來掃除，自己額外付出一兩元掃除費。這一件是薇青一出門就要慨歎着的。鶴羣常常安慰她說：

「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中國的苦力是決不會講衛生和公德的。主要的原因是太窮了，他們家裏哪里置得起穢土筐，乾水桶！自治區干涉過他們不知道多少次了，從來就沒有發生效力！我們自己院子裏頭乾淨就得了，哪里管得着門外頭的事！」

這些日來鶴羣和薇青又在縐起眉頭，憂慮着搬家的事情了。

兩位同鄉因爲榆關失陷，都倉皇地又逃回湖北去了。房租却由鶴羣一個人全力擔負。薇青是不贊成把房子分租出去，變成一個大雜院的；鶴羣也覺得與其租給一個尷尬的人，還不如空起來，省得增加許多麻煩。不過房子太多，人口稀少，住着未免太清靜，這也成爲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鶴羣先生說，萬一有什麼變動，像這種樣子，自己會要處在一個孤立無援的地位的。

新年以後，學校開學在形式上是開了，學生稀少得像冬天的麻雀。上課的一些人，也只是在那里一味徘徊觀望，不肯馬上繳費註冊。學校因而想出合班授課的辦法，於是鶴羣先生的幾個本來就無關重要的鐘點在那私立大學裏無形地消失了。一方面還癡癡地在家靜候開學的通知。那奇昂的房租，他付了一月之後，第二月事實上便不允許他那樣慷慨地再來一次了。

前幾天據說他的朋友中又有人看見鶴羣先生徘徊在「十字街頭」了。那件瘦小

的，已經脫了毛的大氅領子差不多包住了他整個的臉，兩隻手緊緊插在衣袋裏，冒着尖銳的寒風，在滿街的壁上找尋小小的紅紙條。看見一個紅條，便走攏去，一對近視眼緊貼在牆上或者柱子上，遠看好像在和牠接吻似的。

「你的「涵養真好！」又在找房子了麼？」他的朋友問。

鶴羣先生微笑着，點了一下頭。

鹽巴客

在川黔道上行旱路的時候，常常有一種人最容易引起我憎惡的心理，爲了他們我曾經整天都不快過。他們全是三四十歲的漢子，身材高大，周身的筋肉都鼓脹着，臉上看不到一點煙灰的影子，透露着頰紅的健壯色。不過背部因爲重載的壓迫，有幾分像駱駝。同普通的轎班和挑夫比較起來，顯然他們是另外一種異樣的人類。慘白的臉色和孱弱的身體的分子沒有參加進這個團體的可能。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本領，便是背上馱着彷彿大理石塊子的鹽巴，重疊着像三四尺高的白塔，和驛馬一樣，跋涉十天半月以上的嶮巖的長途，每天走七八十里或者一百里不算一回事。——他們被大家叫做「鹽巴客」。

我對他們不表示好感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由於他們無理由的阻礙交通。這班「鹽巴客」的出發，是照例幾十個人結成一幫，最喜歡把背兜橫梗在大路中間，用「打礎」

(註一) 支着，美其名曰休息，事實上則往往成爲行旅往來的障礙物。他們絡繹地，等距離地連成一線。你從旁邊側着身子過去，會疑惑那鹽塊要滾下來擊破你的頭顱，使你擔着無名的虛驚。倘轎子路過，遠遠地轎夫就得喊道，『措子，措子！』意思是給他們以警告，要求這些客人略微移動一下他們的重載。他們每一個人彷彿都害着聾病，那呼喊等於秋風過耳，只是用污黑的手巾拭擦臉上的汗粒，不肯遷就躲一躲。這幫漢子的脾氣都極爲暴躁，缺少中國人的忍耐的美德；偶一有人觸犯了他們，便會高聲地叫罵起來。甚至於故意地把鹽塊倒在地上，和轎夫們爲難，藉以阻滯旅客的前進。有時我們落棧過晚，都是由於這一類的紛擾的賜與。

我常常想起故鄉喜歡說「鹽巴老二客」那句話來，我不知究竟出於何典。爲什麼「鹽巴客」一定要和「老二」相提并論呢？「老二」是川黔對於土匪的又一種稱呼。照這看來，和「老二」比美的「鹽巴客」當然不是什麼善良的人類了。

五年前，我爲了一點私事到貴州，沒有依照尋常的行程走，總是趕路，有一天因爲時

間太晚，宿在一個小鎮。這鎮裏密密麻麻住滿了老鼠似的川軍，遍街都插着三角形，紅黑色扁體字的軍旗。又趕上下大雨，遠天鼙鼓頻頻地亂震，水像深山瀑布似的瀉流。轎夫們都淋得和衆入水底再浮起來的家禽一樣，雖然戴了斗笠，也避不開那雨點的狂聲。我們躲入了一家小得可憐，只有三間客房的茅店。

夥計一看見我的轎子落下，便站起來，用手一攔說：

「先生，這個棧房你是不能住的！」

「不能住的！」我心想，「難道這間小棧房也紮得有軍隊麼？可是又沒有插旗子！」

「……」

「爲什麼？你要多少房錢我都可以出。」我很不高興地問道。

「不是錢的關係！這兒的房子都住滿了，並且還很髒。」

「不要緊，我有行軍牀，把牠鋪起來就是。」

夥計聽見我的話，縐了一縐眉頭：「不過，先生，你願意兩個人住一間屋嗎？」

『你們實在騰不出屋子，我也只好兩個人一間，將就住一晚上。』

一位鼠鬚老者，原來是坐在櫃台前，起來補充夥計的話，向我說：

『先生，我們靠走廊倒有一間房子，就是住得有一個病人，不礙事麼？』

我聽說是有病人的房間，猶豫了一下：『什麼病，他害的？』

『沒有啥子相干！』夥計插嘴道，『一個跌傷了脚的「鹽巴客」！』

「跌傷了」這三個字使我心裏還覺得坦然，因為這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傳染病。但

是「鹽巴客」——這位病者的頭銜終於從夥計嘴裏吐露出來。這名稱，真刺耳！天知道，

他是最憎惡的一種人類！

外面的雨是漫天而來，街上的水像江湖般湧着。我們實在沒有法子再前進或者

另覓別的旅店了。而且灰黑的夜霧已經整個籠罩了這小鎮。

『將就一下吧。』我心裏這樣決定之後，便向那年青的夥計說：『請你叫我的轎夫

把行李搬進去好了。』

夥計點起一支紅燭，淡黃的光輝飄搖着，照着我一步高一步低地傍着走廊走。剛走進了院門，便有一種令人惻然的「哎喲」的聲音紆迴地傳出來。在這半黑不明的地方，聽見這一聲慘叫，我幾乎疑惑我是踏入了地獄的鐵門。

在酒糟臉的侍者慇懃的領導之下，我走進屋角一間霉濕的小屋。因為籬穿壁漏，我覺得牠有點像一座破爛的，草率搭成的木棚。棹上的桐油燈已經油乾燈草盡了，還沒有停止牠最後的呼吸。這燈光把屋子照出一個黯淡的輪廓來。我的腳竟碰在一個碩大無朋的夜壺上，立刻起了一點刺痛的反應。屋裏的陳設是一張方桌，兩間床。靠東邊那一間便是病人的臥榻。因為我們進來之後，那方面的呻吟也就越發響亮起來了。

我忍住氣！只怪我自己爲什麼要來住這樣的一個棧房？

轎夫把轎子後面的馬燈解進來，屋裏居然大放光明了。謝謝燈光，我看清楚了對面的情形！躺在床上的人是一張臘黃的臉，滿嘴落腮鬚，有幾分像法國天主堂的教士。雖然是那樣的熱天，他却彷彿害寒病似的，用厚被把全身裹着，而且有點顫抖。——絕不似

「鹽巴客」，然而我無從否認夥計的話。

我微笑着，一邊把網籃裏的零星用具搬起棹上，心頭遏不住一種幸災樂禍的情緒：你這倔強的漢子！你那措子橫放在大路當中，和轎夫們挑戰罵街的勇氣到哪里去了呢？你知否，這就是你應得的懲罰？

又是一聲「哎喲」，還加上了一句「我的媽！」這位準法國教士用奇異的眼光向我開始注視了，窺探了，似乎整個明瞭我的心頭是在訕笑。也許是在懷疑着爲什麼這樣的客人竟會來和他同住？不嫌棄他的地位，不憎惡他的繼續的呻吟？但是他沒有知道：我是在隱忍着，在勉強地矜持着。天把我陷在這樣進退兩難的情形之中，全然失去了抗拒的力量。他對於軍隊的過路大概是很茫然的了，更不用提這一場滂沱的大雨。因爲這小屋雖然是圯壞，却位置在一個非常深邃的長廊裏，聽不見外面的任何聲音。真是一所隔離病院！

他的呻吟逐漸地減少次數了。一定的，他把我認作了岑寂中的慰安者。（這却陷於

絕大的錯謬，鄙人委實沒有負得有安慰一位「鹽巴客」的義務——也許他是在勉力着遏制自己對於別人的無理由的紛擾——但是，這算不得什麼！這是絕不能減輕我的心頭的不快於萬一的病，並沒有什麼可以憎惡的地方；誰能保障自己一輩子不抱「採薪之憂」呢？他的被我拒之於千里之外是他不該加入「鹽巴客」這樣一個無賴的團體！

他的頭髮真長，簡直是一個長毛賊，我懶得看他！

把被褥鋪好了，我的事情算是告了一個段落，開始喫夜飯。在此時，我竭力想忘掉這屋裏有一位帶病的同居者，而且是屬於和「老二」們同樣的階級。然而不可能。我的腦中不知道爲什麼另外一方面總時刻在憧憬他的陰影。他適才呻吟的餘音也似乎在耳邊迴旋地低鳴着，雖然現在已經寂然無聞。

我點起一支煙捲來。他在我抽煙之前，並沒有來攪擾我。直到這個時候，看見我有閒暇，才從背窩裏伸出毛茸的手來，很費力地要想坐起。他的牙齒緊緊咬着，身上似乎有什麼痠攣的痛苦牽掣了他的努力。他低聲向我懇求道：

「先生，費您的心，我想喫口茶，喉嚨乾得要死。就是那棹子上的瓦壺，請先生伸手遞給我一下子。」

我覺得自己爲什麼要遞茶水給一個「鹽巴客」呢？我又不是他的僕人！但是他的哀求的聲音又起了：

「先生，直當做點好事，我並不是啥子好喫懶做的人！」

這病人和其他的「揩鹽巴的」完全異樣，說話的語音是那樣的和藹！我終於被他的帶着顫抖的乞憐聲所感動了，不由自主地便把棹上那把缺靶的茶壺遞給他。他接到手裏，立刻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好像感到一種榮耀；喝了一口，把茶壺就放在床邊，向我點頭道謝，并且道：

「先生，對不起，住在這間屋子不怕吵麼？我是有病的！」

我搖了搖頭，表示沒有什麼。

「你先生從哪堂兒來？不像這兒的人哩，看樣子！」

「從北平來。我離開家十多年了，這些年都在北方。」

「怪不得咧，說話都不像我們這兒的口音。」

這位鬚鬚蓬茸的苦力的態度竟會這樣的溫文，同他的職業完全背道而馳，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他沒有我以前所遇見的那些「鹽巴客」的特徵：一開口就是最兇粗的字眼。我對於他的憎厭的心情竟漸漸像潮退似的降落了。

「你真的是搯鹽巴的嗎？」我的心裏還不能完全釋然。

「先生呀！」奇怪的是大滴的淚珠竟從他眼裏熱騰騰地滾出來了，「是的，一點兒都不假，我們只配也只能做這些下的事情。但是現在想搯鹽巴都搯不倒了，說不定要成殘疾哩！」

「怎麼？摔傷了哪點？何至於這樣厲害？」我把煙灰在床沿上彈了一彈，心境已經全部平靜了。

他用一隻手撐着頭，歎口氣道：「唉！真是說不得！把人家鹽號的事情耽擱了還在其

次，家裏頭好幾口人都等我的錢喫飯呢！幸，幸而好跟這兒的老板有點親戚，才得住在這兒養幾天。前兩天拜託人往家裏去信，叫他們喊乘滑竿（註二）來抬我回去，還不曉得來不來，把人的眼睛都望穿了。——唉！腿跌斷了，恐怕要成養老疾咧。」

「爲什麼會跌壞了呢，你們都是老於行路的人？」

「有啥法子，碰見隊伍過路，沒有躲得開，被他們推下巖去了。你是曉得的，先生，貴州山裏頭有的是幾十丈深的懸巖，跌下去就會沒得命的！背上還揹得有幾百斤鹽巴，你說嚇人不嚇人！那天我們聽說張師長的隊伍開起下來啦，我原本叫人家在炒米場多歇一天再走，讓他們這些老虎豹子先過，都是有幾個人不肯，才碰倒這種災難。我跌下巖去的時候，人簡直跌暈死去啦，啥子都不曉得。那些十惡不赦的軍隊，哪里管得了這些，吹起他們的鬼號，趕運子彈的騾馬還是走他們的路。死一個窮民百姓，在他們好像死一個螞蟻。同路的把我抬到這兒來，灌了我好些薑開水才醒轉來，腿的骨頭全跌斷了，醒轉來有啥子用？店老板拿些虎骨酒來給我搽，越搽越老火！」

我帶點滑稽的態度問道：「你們「鹽巴客」不是很凶麼？我知道你們跟轎夫打架向來是不肯鬆手的，怎麼還是怕軍隊呢？」

「軍隊，哪個不怕！——先生，說「鹽巴客」凶，真是黑天冤枉了我們！你不曉得我們「措鹽巴」的才是下力人裏面最苦的一種人。比轎夫比他們剩下的那一點都比不上。我們一天就是那有數的幾角錢，又沒有茶錢，又不打牙祭！（註三）說起來，這真是一件傷心事：我們上路頂不好做人了，背上措着幾百斤重的東西，壓得你氣都緩不過來，在路上碰見抬轎子的，他們同我們簡直是冤家對頭，他們仗恃抬的是老爺，總是叫我們讓路。想一想，哪個該躲哪個？哪個的東西重點？有山我們自然可以靠倒山坡歇口氣，讓他們過去；沒有山，難道我們往懸巖底下跳不成！措子比不得轎子那樣輕巧，便隨在哪兒一停住就停得住了。我們躲得慢點，他們張口就會罵人，罵我們啥子——一輩子都措鹽巴。」先生，你是讀書人，很明白的，我們都是一樣的下力人，哪個受得了哪個的冤氣，少不得就要跟他們吵嘴。他們動不動就把老爺們請出來壓我們，還有，我們的鹽措子連在人家櫃台上靠一

靠，人家都要罵的，怕把他們的板壁壓碎啦。碰倒軍隊，我們更背時！一不小心就被他們推下巖去！我們凶不凶，菩薩曉得……」

他的滿腔悲怨，好像從前被水閘攔住了似的，這次突破了水閘衝出來了。雖然是帶着病容的，臘黃的臉，也布滿了極緊張的，憤慨的情緒。

從前，我的心爲什麼那樣窄狹？我憎惡着這樣可憐的人類！現在啊，敵愾的心理像天空的雲影一樣消散了，而且我竟忘却我是在和一個「鹽巴客」談話。

他繼續顫抖着說道：「先生，不是同行勸倒我，我早就不喫這碗飯了。現在好了，還是回家同我們爹擺乾胡豆地瓜攤子去。腳沒得用了，挑也挑不得，抬也抬不得！」

「你家裏離這兒很遠麼？」

「不很遠，只有兩天多路。這是早就應該到了，家裏頭不曉得做啥子還沒有人來？」

「你們家有些什麼人呢？」

「爹媽妻室兒女一大羣——我們爹在先也是搯鹽巴的，如今搯不動，才輪到我身

上了。我的大的個娃兒也有十五歲啦，打死我也不叫他再幹這一行……」

我把煙捲頭投在地上了，長途跋涉的疲倦包圍了我，使我支持不住，便躺在行軍牀上，他張大了含淚的兩眼望着我道：

「睡吧，先生，你的瞌睡都來了，你是明天還要上路的人！」

我點頭。

這一夜非常地古怪，我雖然合上眼，從一二三四點數到一百，又數回去，但是無論如何也睡不安甯。我深深地懺悔着從前對於「鹽巴客」的誤會，然而我又十分地欣幸着我的不正確的觀念已經得到了一次糾正。對面的呻吟聲，在深夜裏又慢慢地帶着節拍，低微地斷續發出來，大約是病者因為在睡眠的狀態中缺乏駕馭的緣故吧。

我捻滅了燈，怕看隣床的那臘黃的，可憐的臉！

好容易東方泛起了魚肚的顏色，雄雞也鳴起催人的高歌。這時，我的伴侶特別的睡

得沉酣，鼻息的聲音替代了呻吟。他的腿上的痛苦，是不是已經減少了呢？我無從知道。離開這小鎮的時候，一輪紅日已經在雲海裏駛動了，我慶幸着我們將有一個晴美的天氣。但心裏仍然印鏤着那位「鹽巴客」的影子，我希望他家裏早晚一定有人來，用滑竿把他抬回去，並且祝福他的前途有如那初升的朝陽！

註一：打礎係「鹽巴客」特用的一種柱杖，可以支持背兜在路上休息。

註二：滑竿是川黔走旱路最輕便的轎子，沒有頂蓬。

註三：每逢陰歷初二，十六，大喫酒肉曰打牙祭，在旱路則三五天一舉行，變成對夫役的一種犒勞。

僕人之書

「先生：

你和師母是不是在懷疑着爲什麼我這一向不到你們那裏去了呢？也許你們正在憂慮着，怕我不幸出了什麼意外了吧？沒有，沒有，什麼意外也沒有發生。請不必懷疑，也不必憂慮。天地間的事於沒有辦法之中總是有辦法的。「死」當然也是辦法之一。雖然我的肚子這兩年來從沒有填滿過，但是還是照樣地活下去。至少會比我的憂鬱的姊姊和患長期肺病的哥哥要多活幾年。他們連自己的病魔都不能克服，哪里說得上跟社會奮鬥呢！

我有一個多月沒有去看先生了。我的心裏並沒有一刻把您忘記。我實在不忍心去掠奪先生的有用的時間，尤其不忍去作無謂的談話，損耗您的精神。先生，您也太可憐了

（我執筆時，眼前便好像搖動着您的影子，那蓬亂的長髮和青蒼的面容是多麼使人感動呵！）你那種從早到晚的忙碌，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不客氣地說，先生，您像一條犁田的牛，耕着許多畝地，雖然已經喘息不已，還是不得休息。你每天要教書，要寫文章，要編講義，要到辦公室裏去。晚上你還不能安靜地坐下來看一兩頁書，和師母圍着爐子享一點家庭的快樂。先生，你有那麼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你竟會不愛他；他叫你「爸爸」的時候，你總是不理；有時你發了脾氣，把他打得鬼哭神號。我真不了解您是爲了什麼。您大概已經失了這樣一副慈愛的心情了吧！一到天黑，爲什麼會有那麼大批的朋友到你家來，同你說閒話，托你找事，請你改文章，介紹文章？你得一一個一個地應付他們，口乾唇焦地打發他們走。唉！你太辛苦了，你的家庭的負擔是多麼沉重呵！

先生，我的生活已經解決了！您上月要了我的小楷和履歷去，答應寫一封介紹信給某委員會的某某先生，請他給我謀一個書記。不知道這封信已經寫去沒有。沒有寫去最好，因爲聽說往那方面薦人的太多了，信去了也是無效。最近聽說有改組的消息，恐怕還

要裁汰冗員。何況現在我已經有了工作了呢。先生，您一定很着急了吧？以一個急性的先生碰見一個慢性的學生，自然要感到幾分痛苦了。到底我所找到的是什麼事情，說了半天始終沒有明白宣布，好像一個悶葫蘆。其實我不說出來還好，說出來之後，先生也許倒要很奇異地發出幾個疑問呢：『爲什麼？爲什麼？』什麼都不爲！爲的是沒有飯喫而已！至少我現在的職業是能夠解決喫飯這個問題的了。

我簡單直接地告訴先生吧：我到東城的一個平民學校來當「傳達」來了。您一定要像一個小說的主人翁似的沉吟着：『一個商業學校的畢業生竟會去當「傳達」麼？如果您真是這樣想的話，先生，我要斗膽地批評您的思想并不澈底。試問天地間的職業只有「教員」和「著作家」這兩種嗎？』

您不要渺視這小小的位置，這還是由於一個最關心我的親戚以最大的面子介紹才獲得的，據說已經有四五個人在那裏表演爭奪戰了，而且他們的資格並不見得在我以下呢！我在這裏的工食是每月六元五角。能否領到，還不可知。最快我想也應當要到月

底才有希望吧。在沒有領到工資之前，我每天還是照舊到我熟識的那家切麵舖去賒兩頓炸醬麵喫。現在他們比較放心我了，因為我的生活已經不像從前那樣懸在半天空了。切麵舖的掌櫃昨天還請我喝酒，給我賀喜呢。這是多麼值得紀念的事情！

先生，我告訴你吧，我還兼着搖鈴的職務哩。從前當學生的時代，聽着輕靈的鈴聲，常常引起各種不同的心理和感想，如今這銅鈴叮噹叮噹地在自己手裏搖着了，所生的又是另一種異樣的感覺。學生們對我的態度很和藹，大概他們都希望着我下堂早搖幾分鐘或者上堂遲搖幾分鐘吧。因為我是司掌着他們的時間的呵！但是我很忠於我的職務，每天我都靜聽着，午炮好把鐘對得準準的，按時搖鈴，沒有放鬆一點。先生，我剛才用「兼」這個詞性其實有點欠妥當；因為全校的工友就只有我這樣一位，「總攬一切」這四個字如果用來形容我的工作，或者比較更適宜一些吧。

這個學校的校址，是一座破廟改建的，事實上則並沒有特別修葺，不過把幾座神像搬到別的地方去了而已。院中有幾棵高參雲天的老柏，預料夏天也許是一個乘涼的好

地方吧。古樹紅牆便是這個學校的特色，比公園也許更多一點幽趣。全校有四十幾個學生，長短不齊的身材，青鼻涕兩條吊着，瘦黃的面孔，營養不調的兒童，每天像一羣麻雀吱吱喳喳地鼓譟。在灰地裏亂滾，口裏不乾淨地罵着。幾個窮酸的教員都是白天來，下午就走了。校舍裏住得有兩個人：一個是某中學的書記，借寓在這裏；因為不好意思白住，每週便擔任兩小時的習字，表示他并非無功受祿。門房裏便住着我。『一主一僕，』先生，你又該這樣想了吧。那又錯了，這位書記先生並沒有把我當作他的僕人看待呢。有人還說我們很像叔伯的弟兄。

在一座深深的庭院之中，一層一層的大殿，四圍是剝蝕的牆垣；晚上只有兩盞半明不滅的煤油燈點綴着這沉沉黑暗的空間，四處都覺得寥廓和空虛。刮起風來的時候，這古廟更塗上了陰慘的色彩。這裏沒有鬼，沒有狐，我們自己便是兩個幽靈，飄忽地出沒於那圓穹的廟門之側。我是一無所懼的，我的前途已燃着光明的火炬了，他照耀着我進行。生活的黑暗已經被我踐踏在腳下，並沒有把我吞噬。天氣的晦明對我毫無影響！那位書

記的胆子像驢鼠一樣，時常從半夜驚醒，跑到我屋子裏來。我們擁被坐着，往往談話談到天亮。他講他的身世，我講我的身世。他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頭髮都斑白了，臉上天然地堆着一層灰土似的顏色，眼睛斜吊着，像發恨似的。他是從關外逃難來平的，村子被敵人的砲火填平了，家人都已逃亡得不知去向。他的眼睛常常被淚水泡着，一到晚上就用力大聲地咳嗽。另外一種破竹子似的聲音在他的喉管裏低嘯着。先生，從前我覺得在世界上最孤零的人應當要數我了，想不到他比我還可憐呢！我們兩個是相互同情的，彼此安慰着，所以我在這裏真不寂寞！而且事情一做完了之後，就很閒在。既沒有人管束，同時也不揶揄別人。先生，一個僕役的生活的自由和幸福並不見得遠遜於所謂教員和著作家吧。

唉！這幾年我的苦已經嚐夠了呢！現在生活算是有了一點小小的安頓。明知這種工作，是免不掉要被先生們這一類高尚的人所訕笑的，但在我則覺得非常滿足了。回想起以前的事，真好像做夢似的。先生，我現在才有心情來寫這封信告訴你。並沒有什麼別的

目的，不過想讓您稍微了解我的處境而已。我很早就想把我胸中的一腔憤懣傾吐出來了，一直缺少這樣的機會。您的府上永遠是那樣高朋滿座，盛友如雲，說話的人是那麼多，絕沒有我一個渺小的人發言的餘地。而且，您不是知道我有一種口喫的毛病嗎。許多意思藏在我的心裏，但是口齒笨拙總不能發表出來。先生，您是否願意聽我講講這三年來的經過呢？只當我上您那裏去談一次好了，只當您的學生又給你送了一篇文章去。請您要特別原諒這浪費您的時間的學生！

先生，你應當還記得我的姊姊吧！在T女子中學以一篇兒時回憶的散文被您稱讚的安笙芝就是我的姊姊。她也是你的學生呢。您的學生太多了，自然要您一個一個地回憶起來是非常費力的事。您覺得她有文學的天才，希望她往這條路上發展，那是全盤錯誤的！她是一個十足幹練能做事的女子。她的天才完全表現在這上面，文學只是透露出她一點小小的聰明，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她是我們家庭唯一的支柱，自從母親亡故之後，她的身體強健是誰也不可企及的。從中學畢業以後，她就出來做事了。有升學

能力的人而沒有升學的環境是多麼可憐啊！姊姊因為要維持全家的生活，要負擔我們兄弟的學費，便不惜犧牲了自己。白天在小學校教書，晚上還教幾個家館。和先生的生活相差不遠。她不辭辛苦爲的是什麼？無非想給我們弟兄謀一條出路而已。先生，母親死了以後，姊姊便是我們的母親了。她知道外面的許多事情，對於人生的經驗非常留心，有許多地方比母親體貼我們還入微，有許多地方比母親管束我們更嚴厲。但是姊姊她天生有一種憂鬱病，從來不喜歡說笑，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很嚴重，性格非常古板。先生，你不是看見過她的麼？她總是穿着那個老樣的服裝，頭也不剪，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視鏡，宛然是個老學究的樣子。她從沒有同人講過戀愛，她似乎忘却了天地間還有「愛」情這兩個字。不過姊姊的態度非常積極，從沒有向我們說過幾句悲觀的話。

一二八滬戰發生的那年，姊姊的態度漸漸地改變了，她的話比較多起來，而且說的話富於感傷成分的居多。她的師長們給她介紹了幾個朋友，她對他們也只是淡淡地。我們不知道她的思想爲什麼會突然起了變化，也不敢問起她來。姊姊向來總覺得我們幼

小，什麼事都瞞着我們。她說：『我們太年青了，頂好不要有外事分心，讀書要緊！』教育經費積欠了好幾個月，我們的生活顯得十分艱窘，也許是她悲觀的原因吧。這只是我們的猜想。從來不關心國事的姊姊在這一年也憤慨地和我們在燈下談着時局了。她時常都有到前敵去救護兵士的志願。她說，這不是一個夢，早晚要實踐的。恰巧上海紅十字會醫院有一個熟人在那裏，她便悄悄的計畫着到上海去。哥哥因為看見上海紅十字會的親戚時常有信來，早就疑惑有這件事了。但是想不到姊姊走得那樣快！她似乎一切都沒有準備就緒，便匆匆走了。是在一天下午，我們很早就回家來了。姊姊一直沒有從她的學校回來。在門口去看了幾次，也沒有她的影子，我們等了很久，始終沒有她的消息。打電話到學校和親戚家去問，都回說她今天沒有去。我們那晚上着急得飯都沒有喫。後來哥哥好容易在煤油燈座下才發現了一個姊姊留下的紙條，說她到上海去了。紙條上這樣寫着：

『姊赴滬服務紅十字會醫院，何時作歸計，不能預定。郵局存款二十元可取用，

欠薪亦可往領。二弟好自努力。』

先生，姊姊忍心地走了，走了之後，連信都沒有給我們來過一封。哥哥寫了好幾封信去，也沒有隻字回覆。滬戰終了，在上海服務的人們都相率歸來；但是在陸續歸來的好幾批人中間都沒有姊姊的蹤跡。最後我們才從一個朋友的來信中知道姊姊加入義勇軍，戰死在上海了。已經由親戚代為安葬。先生，我們對於姊姊還有什麼遺憾呢！這是一種光榮的死！

哥哥傷心極了，他的難過是因為我們家裏失去了一個支住殘局的人，不是純粹爲了姊姊的死亡。這凋零的景象也許不久就要輪到自身上來的。他的身體太孱弱，沒有姊姊那樣的能力也是事實。哥哥從小就有肺病的根子，這些年來他越發枯瘦了。全身只有一層皮子包着骨頭。只往高處長，身體一點都不平均發展。把姊姊剩下的幾個錢用完之後，他從學校半途退學出來了，讓我還是繼續讀書。他在一個學校謀到一個書記，每月薪水二十元。但是并不按月發薪，我的學費的籌措，仍然十分困難。他時常急得吐血。等到前

年我從商業學校畢業，他的病已經成了不可挽救之勢了。

我望着他，悽然地說：「哥哥，你的病這樣重了，我畢業出來做什麼呢？」

他也回望着我苦笑。「我是繼承着姊姊的遺志呵！弟弟，人誰不死呢！」

先生，現在平民學校的這個書記簡直是我哥哥的縮影呢！尤其是他晚上的不斷的咳嗽，像毒蟲嚙着我的心魂！我晚上的失眠，這是唯一的原動力！所以我願意同他盡量地談話，他說話時咳嗽便減少了。但是我對他是非常小心看護的。我以往對不住哥哥，我願意服侍這樣的病人，減少我一些罪孽，也可以說良心上多得一分安慰。

我不是前面說哥哥的病越來越深沉了嗎？我現在繼續說下去吧。我不忍再描寫他臨死的慘狀了。一切都只好簡單地敘述。我們家因為沒有錢，醫院當然是進不起的，只好請親戚中懂得中醫的給他診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他在那年的秋天死的。把欠薪領來，替他辦了喪事之後，已經一錢莫名了。我悽涼地一個人伴着他的靈柩到陶然亭去，我的心死寂了，我沒有掉下一滴眼淚！

先生，我們家從前是很旺盛的，父親去世以後，也還剩下四五個人，如今竟只有一個孤零的我了。不過十年，想不到變遷竟如此之大呵！我是在夢想着世界上只要有能力便有麵包這個定律的，現在才知道這種觀察完全錯誤了。我在哥哥死了之後，便有人替我說話，去繼承他在某校的書記。但是一個月終結，便被取消了。「小楷不佳」便是失去資格的原因，教務主任的外甥進來補了我的缺額。幸而我的哥哥的同事那里，還可以借住。不過喫飯却發生了問題。於是我不得不開始尋找職業了。先生，書記一類的事情，我已經完全絕望，因為被人下了「小楷不佳」的考語，這彷彿成了鐵一般的事實。就我的本行來說，銀行方面沒有熟人是插足不進去的。我整整地彷徨了一年。不是哥哥的同事幫忙我，恐怕我早不在這人間了。

去年年底我還是一點出路沒有，（我幾乎想買一桿手槍去搶人了。）我便在報紙的小廣告上去找機會。我想，萬一能於由這類廣告的介紹而謀到一點職業，不也是很好的事情麼？但是，我連買一份大報的錢都沒有。每天便跑到幾個熟習的報攤前去，一面同

賣報的閒談着，一面便翻開他們的報，檢查各類小廣告的內容。先生，我看見有一家小報正在徵求長篇小說，并有酬金從豐的話。我忽然想起故鄉的一個戀愛故事來，回去便開始寫了兩章似是而非的小說題名楊花啼鳥錄寄去應徵。一個星期以後，回信來了。先生，你想我是多麼地高興呵！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冒險投稿，看看是否能夠衝破這個難關。把信拆開來看，稿子的確是錄取了，并擬自某天起逐日刊登；但是據說稿費因為報館初辦一時還很困難；社長希望和作者交個朋友，續稿同時希望按日寄去。我於是墜落在失望的深淵裏了，我早知道天地間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又想了，橫豎閒着沒有事做，這未始不是消遣的方法之一，便每天給他寫了幾百字寄去。每天這小報也就送了一張來。一個月過去，我已經寫了二萬多字了。我的精神和身體感到異樣的疲乏，覺得這種沒有代價的寫作是爲了什麼？因爲這個念頭在心裏幾次浮動，一連便停寫了兩三天。在某天晚上我忽然接了那個小報社長的請帖，約我第二天晚上在報館喫飯。社長請喫飯，在我又是一種光榮！

先生，第二天，我便照着請帖上的住址去赴約。原來報館是一個大雜院，裏面住着十幾戶人家。門口掛着一個小小的藍底白字的報館牌子。我敲了半天門，也沒有人答應。後來我才想起到大雜院訪人，敲門是最笨的辦法。因為住戶太多，誰也不肯來替誰開門的，便自動地進去。

我在院子中間嚷着找符社長。

從一間矮矮的平台鑽出一個黃臉亂髮的青年來，拖着兩片鞋，問起來原來他就是社長。把我招呼到他的那間平台裏面去，也就是他的臥室，書齋，編輯室，營業室，甚至於連客廳都包括在內。炕前還站着一位滿臉疙瘩的女人，大約就是社長太太了，我只好微微一點頭。

社長說了一長篇恭維我的話。

後來又來了一位戴瓜皮小帽，穿藍布大褂的青年，據社長的介紹，他是報館的編輯。客已到齊，主人便把一個火鍋抬出來了，木炭燒得呼呼地響。接着社長太太端過來

兩盤鮮紅的羊肉片。我們才知道社長是請客喫涮羊肉。燒餅就着羊肉，把飯喫完，社長又發了一陣宏論，最後歸結到經費困難，仍然希望大家協力維持。他送我出來時，還拍着我的肩膀說：

『肖成兄，小說請千萬按天寄來啊！』

但是後來，我的稿子始終沒有續寄，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鼓舞我再往下寫了。在兩個星期以後，聽說這家報館也就關了門。

先生，我莫不是碰了一次壁，白耗了許多光陰，一頓涮羊肉喫掉了我二萬多字的小說。我經過這一次打擊，又休息了許久，我培養着冒險的勇氣。

在前幾月我又發現一個機會了，是某處招考書記。我也去報了名。到了考期那天，我帶着筆墨去了，先生，想不到只取四名書記，竟有二百多人應考，黑黝黝地擠滿了一個大廳。有穿馬褂蓄鬚鬚的老先生，有穿西服的中年紳士，有穿學生服的窮學生，還有像我這一類穿藍布長衫的少年。我一看見這些人，我就知道希望已經像幻影了，沒有再事追逐

的必要。我拿起墨盒就想走。但是忽然看見茶房引進來三個笑容可掬的青年，手裏也拿着應考的器具，於是我停住脚步了。茶房一路陪笑着，把他們領到大廳上一個小棹旁邊去坐下，口裏連聲的喊着某先生，某先生。有一個茶房便去給他們倒了兩碗茶來。那幾位少年目中無人地高坐在那里，互相嘲笑着。他們不像來考試，彷彿來就職似的。

「這三位不是內定的人物麼？」

我耳邊彷彿有人這樣說着。我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堅決地固定了自己的意志。先生，我逃出這騙人的考試場來了。

最近這幾月來，我四處托人謀事，都沒有消息。先生，那里也是我朝夕切盼着之一。前些日子報上又有徵求著作助手的消息，我又作第二次的投機了，把我從前發表的那篇小說給徵求者寄去了。一個月以後也沒有回信。我跑到徵求者的家裏去了兩次，本人據說都沒有在家。上星期又去了一趟，說是稿子送到西城某處去了。我從東城跑到西城，好不容易才把稿子取回來。所得到的回覆是：看稿子的人業已離平，一切都要等他回來才能

決定；至於他什麼時候回來呢，那可不知道了。

先生，最近我的生活越發恐慌得利害了。住處也成了問題。我哥哥的朋友那里，因為他新到了一個同鄉，屋小住不下，我只好搬出來了。一時又找不到別的住所。恰好有一個親戚介紹我到這裏來工作，我便毅然決然地答應下來了。先生，這不可以暫時解決我的生活問題了麼？

唉！一個職業的獲得在都市裏是如何地困難，我已經完全明瞭了，且深深地體味到這中間的滋味了呢。「一個僕人」難道就不是一個人的出路嗎？

最後請先生恕我的瑣碎。在不久的將來，你如果不拒絕，我還想去看你！我的精神十分煥發，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憂鬱了啊！

你的學生——」

被遺忘的人的故事

因為整理幾口舊書箱，在一些殘缺塵封的雜誌中間，忽然發現了一部石印紙套的野叟曝言，書皮曾遭遇過水濕，已經黯然退色；彷彿是一種奇蹟似的，簡直忘掉了這書的來歷了。自己的錢從來沒有浪費過在這一類的舊小說上面，除了在故鄉的兒童時代，凝坐在一口木箱的面前，完全陷於頗為怔然的狀態之中，有一個很長的時間——終於思索出這是出於山東七哥的贈與來，心頭立刻就浮上一縷淒抑的情緒。

這是四年前的事情，正是我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我的心情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地冷寂與消沉，成天都在寫着新詩，歌頌我的美麗的少年；家庭的沈重的擔子還沒有壓在我的肩上。

每年年底山東七哥照例都要從濟南到北平來一踰，說是在那里住得太膩了，想出

外換一換空氣，一則是來看看旅平的家族：這也許是他的好意，而且理由是多麼的冠冕堂皇！皇子裏則自然是窮，需要兄弟們來幫助一下，這是誰也知道，連他自己對人也不否認這個動機。這裏的家族一接到他要動身的信，都縐起眉頭來了，很想寫回信去阻攔他，請他暫緩一步再說。但是這一着在事實上永遠沒有發生過效力。因為他的賦性非常倔強，說什麼就做得出什麼來的。於是我們只好開始家族集資的工作，等他一到，玩兩天，便奉贈他幾個零用，並且買了車票把他送回去。

這一年我們的這條路竟沒有走通；換一句話說：就是以往的辦法好像是有時間性似的，在這次完全不適用了。無論怎樣地婉言諷勸，甚至於叔父的諄諄訓誡，他總堅決不肯走，把零用慨然收下了，車票則毫不客氣地退回來。說他這回是同女婿吵了架才出來的。臨走的時候，翁婿倆曾經嚴重地打下賭：女婿勸老人家肝火不要太旺，凡事將就一點；老遠跑到北平去，結果還是要被送回來的，歷年就可以爲例。他却發怒說，他在北平的弟兄，雖然不是親的，這一去隨便在哪家喫碗閑飯都可以，決定不再回來沒出息地靠女婿

了。年青人的斷言是「準辦不到！」老頭子却堅持着「一定行。」爲了爭這口氣，他無論如何不回山東了，寧可死也死在這裏，如果沒有人理會他的話。窺測他的意思，是想在這邊謀一點小事混着，慢慢地以後再打主意。我們對於這件事都焦灼着，頗感束手。

我對於山東七哥原來是絲毫印象都沒有的，一直到北來之後，才知道我們家還有這麼一個親屬。我每每獨自尋思，「怎麼在故鄉的時候，就沒有人提起過他呢，而且奇怪，這個人會在山東！」

根據方兄的述說，才知道他是我們的一個遠房弟兄。二伯父在川邊做官的時候，有一次征服土番，曾納了一個番女作妾，他便是那番女所生。先天的體質的優異，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從小皮膚就很粗燥，有幾分像南美洲的黑奴，比任何人的身體都強健。但是天分却極低下，不肯讀書。關在書房裏，也要翻窗戶逃出來。在私塾七八年，連孟子都沒有讀完。最喜歡的是和人打架。時常出外招惹是非。鄰里是沒有一天不到衙門裏來訴苦的。不是他的小孩被知縣的少爺打傷了，便是他的女兒又受了他的欺侮。他天天都在受着最

嚴厲的刑罰——打屁股，但是從來沒有呻吟過，或者流過眼淚。二伯父因為還有幾個嫡出的子女，所以對於他的教育非常忽視，更沒有希望他去參加科舉的考試。理由是我們家世，代代都有人做官，他將來不愁沒有一碗飯吃。他直到後來連家信都寫不起來的原因，固然由於自己的愚魯與怠惰，我以為一半也應歸罪於二伯父的淡漠的態度。後來二伯父又到山東做官，不久就死在任上。靈柩雖然運回了家鄉，而山東七哥因為戀上了一個本地的女人，却無論如何也不肯隨靈回去。以後就流落在那裏了。起先是做小本生意，末了因招贅了一個法院書記的女婿在家裏，便靠着女婿生活了，十幾年來都是如此。因為過的日子比較寒苦，便每年不得不借故到北平來走走，兄弟們決不會讓他空手就回去的。

我初來的那一年，有一次在方兄的客廳中，看見了一位黧黑的老人，木偶似地端坐在那裏，口裏啣着一根長葉子煙桿，活像一個鄉下的教書匠。我很驚異在這家庭中為什麼會有這樣一位古怪的來客，從來就沒有來過。方兄看見我進屋，便指着那離奇的人給

我介紹道：『這就是山東七哥，這是蕭弟！』

我向他鞠了一個躬，他大模大樣地坐着，也不還禮，把我死勁地盯了一眼。我心裏很懷疑，「這就是我們家最老的哥哥麼？爲什麼他的模樣簡直不像我們家的人？」

他露出一嘴黃牙笑道：「這就是蕭弟嗎？俺簡直不認得你了！那年過涪州的時候，你才不多大點。」

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就嘿然坐着了。方兄問一句，他才答一句。他那張油漬深黃的臉，彷彿在鄉下田塍上被毒惡的太陽曬過似的。人有五十多歲的光景。雖然并不算胖，但那粗壯的體軀宛如廟宇中塑的泥像一樣。嘴上微微有幾根鬚鬚，戴一頂紅珠子的青布小帽，說話很喫力，忽而高尖，忽而低沉。雖然在山東那麼多年，口音並沒有全變，不過在他的語句中很喜歡用一個「俺」字。

他的腦筋的運用并不如何的敏捷，有時我們說話，他完全不加以注意，等到剛剛說完了，却又追問我們說的是什麼。聽覺的艱難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其勢不得不向他作一

度重述，這頗使我們有一種太費唇舌的苦惱。不過有時他也能立刻就將我們的意思抓住。一次的會晤，我便看出來了，他是一個極端忠厚的人，對人只是一味地懇直，不了解什麼叫人情事故。說話對於家人也沒有什麼親熱的字句，和我們似乎處在一個隔絕的世界裏。最有趣是他腦後還有一根髮辮像黑色的粗麻繩似的拖着，捨不得把牠剪去。這個據說常常成爲大家嘲笑的目標，然而他滿不在乎。他曾經向人發表過他留着這髮辮的理由如下：

「這是俺父親在世的時候就蓄起的，他如今死了，俺更不能把牠剪掉了。」

這話裏隱含着十足的孝思，好似一道鐵牆，立刻就阻止了訕嘲的人們的進攻。

過了幾天，我預備去看他，聽家人說，他已被送回濟南去了，以後他每年都要來一次。我因爲在一個中學校兼着幾個鐘點，總算有職業的人，每回也得湊幾個錢給他，有時還親自送他到東車站。

這次的來臨，他是早就下了決心的，在前門挑了一家最賤的小客棧住下來了。每天

我們都在叔父家裏開着緊急會議，想給我們的山東七哥商量出一個生活的辦法。他的中文程度只够看通俗小說，簡單幾個字的書寫都很費力；做事和走路也完全是慢性的。種種繁重的工作，對於他差不多都不相宜。領乾薪的事情，則一時尙缺少這樣的機緣。如果給他謀一個太低的位置，大家又以為未免有點玷辱門第。於是我們把這件事完全委託在交際最廣的桓兄身上。在工作沒有找到之前，只好讓山東七哥仍在那小客棧裏繼續地住下去，房錢由大家來分擔，十天一付。並且請他最好不必成天來麻煩，只要事情一有了頭緒，馬上就會通知他的。

在第二年的春天，山東七哥的問題算是很順利地解決了。由桓兄的介紹，在一個慈善會附設的「貧民收養所」當管理員。這是一個極清閒的位置，每天沒有什麼固定的職務，只是發一點稀飯或者小米給貧民而已，隔兩天需要向那個慈善機關去報告一下。這幾天貧民生活的情形和已經發放了多少米糧。月薪則為幾十元。

「貧民收養所」離我家不過二里之遙，地址頗為寬敞，外表是一個很高大的洋式

門，裏面共總三層院落，有蔭涼的槐樹，澄清的水井，充滿詩意的籐蘿架，最後一層則是一排十幾間破爛的房子，也就是貧民的窠窟。地址并不壞，只是缺少人工的修理，一筆巨額的款子如果投下去，全局是不難煥然一新的。那些貧民多半是年老和殘廢的乞丐，也有年青的女人們。他們只是成天守在屋裏，專等糧食的發放。因爲這裏并不同官家開辦的「習藝所」，所以無藝可習。

有一天黃昏，我飯後散步，信步便走到這個慈善機關的門口了，因此動了念頭，想順便進去看一看裏面的管理員先生。

他們住的屋比較還像樣，住在一個高大的石壇上，一共三間房子，完全是大扇的玻璃牕戶，並且有風門隔扇。山東七哥住了西邊的一間，東邊是一個僕人的臥室，中間則等於一個倉庫，裏面儲藏着各式各樣的糧食，這些都是貧民期待着的珍品。我一進屋，山東七哥正在床上坐着，在啣着他的那根大煙桿，臉上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陰鬱，有了幾分喜悅的光彩了。屋內棹上還擺了一些文具和一本厚而大的帳簿，後者大約是作爲每天

發糧登記之用的。

他忙讓我坐，滿面春風地說道：「蕭弟，你來啦！俺如今改變改變口味也好，從前老是做生意。」

「事情還忙嗎？」我問他。

他細細地諦聽着，搖搖頭道：「還好，俺不過隔兩天要到慈善會去報告一次。每天除了發糧食，沒有別的事可做。登記也是聽差登記，我懶得管。」

一個翹鬚子的僕人進來，倒了一杯茶給我。我呷了一口道：

「那真清閒極了，就是錢少點。」

「什麼？什麼？」

我大聲說，「就是錢少點。」

「只要够伙食就行了，俺的錢是沒有別的用處的。總算出了這口氣吧。你的姪女婿總是看不起俺，說俺一輩子靠人，現在俺也當着管理員了呢。」

他說話時，臉上的情緒很緊張，並沒有忘掉從前的刺戟。我却沉默着，目光在屋內的四周迴旋着。這是多麼簡單的一間辦公室！

他忽然抬頭問我道：「你要不要參觀俺這個機關呢，蕭弟？」

我立刻就答應了，他便帶着我往後院去。貧民住的完全是一排老式的房子，灰的平頂，碎磚砌起來當柱頭，矮小的姿勢，看來令人發笑。有的準備向前仆下，有的向後仰着，一場大雨便是牠們坍塌的好機會。破舊的大格子牕戶上，糊着五花八色的破紙，牕外是滿地爐灰和零亂的紙屑。有的幾家人合住在一間黑沉沉的屋內。也有一家一間平台的。男的不大看見，大約是出去了。女人們都蓬亂着頭髮，穿着像從煤堆裏掘出來的衣服，臉彷彿從來就沒有洗過。滿臉鼻涕的小孩子，成羣在土裏捧交，吶喊着像狗叫，看見管理員來，全嚇跑了。有一個頂小的，瘦得像乾柴的姑娘還在地下爬着，一點都不畏懼，用奇異的眼光看着我們。山東七哥抬起一隻腿踢過去，大聲喝道：「快起去！」

那小女孩哇的一聲才哭起來了。他的娘正站在一間屋的門口發怔，一雙小脚拐着，

氣沖沖地走過來，把孩子一把抱了去。

我真佩服山東七哥的耐性，這樣紛擾的境地之中，他竟能泰然若無其事地處下去。我很有趣地靜聽他給我講着那些貧民中的戀愛，爭鬪，生產與死亡的故事，這些事情一向是和我隔膜着的，直到上燈的時候才回去，他送我到門口。

「貧民收養所」的院子太寬大，空着未免可惜，自從新管理員接事之後，竟把牠改成一个菜圃了。院落之中一天比一天繁盛起來，貧民們都有了事做了。菜買到市場以後，他們還可以分到一點零錢，因此都爭着來擔任種植和灌溉之類的工作。附近的居民尤其高興，因為他們能喫最新鮮的菜蔬了，用不着再到市場。我們家的女僕也時常貪圖近便，提着筐子到那裏去。山東七哥便將各樣菜蔬大筐大筐地給我們裝了回來，一個錢都不要，方兄總是按市價計算，給他把錢送了去。但我們還是覺得比市場便宜得多了，因為東西新鮮還在其次，那些菜蔬多半皆是揀選過的上品。

有一天，我又到了他們那裏，看見滿園均充滿了葱蘢的綠色，簡直忘掉了自己是在

城市之中。到處都找不到山東七哥的蹤跡，僕人說他已經出去；但是那頂紅珠子的青布小帽却安詳地躺在棹上。在院子裏徘徊了五分鐘，我終於發現了他。真奇怪，他從前是多麼一個拘束的人，那天竟會把長衫脫掉，捲起袖子，正在水井旁邊澆菜，有幾個貧婦在幫着他。看見我來，他心裏高興極了，向我大聲道：「蕭弟，你看俺有些菜好不好？你愛吃什麼，就拿點去吃吧。」

我說：「上回的還沒有吃完，待些日子再來買。」

「你不要再說買了，」他着急地喊道。「俺就沒有要你們的錢。你們爲什麼要給錢呢？」

「這是你勞力的報酬，那有白吃的道理！」

「下回可不要這樣哪，自己的弟兄！」

他拿着一個水筒從菜園中大踏步地走出來；被太陽曬得更黑了，完全是一個辛苦
的園丁的本色，一點沒有管理員的架子。

記得某天晚上他來看我我那時最喜歡喝黃酒和吃花生瓢，便拿出這兩樣東西來款待客人，花生瓢他沒有吃多少，酒却喝了好幾杯，我真羨慕他有這樣的海量！我是照例只能喝二兩，酒一下肚，臉色馬上就要變紅起來。

我們默然坐了很久，我替他點上了一袋旱煙。他許不是喝醉了吧，忽然向我提議一件事，並且徵詢我的意見：

「蕭弟，俺想去山東把你的七嫂接來怎麼樣？」

「你這點錢哪裏够過活呢！這件事可萬萬來不得！」我替他憂慮地說。

他向着我驕傲地說道：「俺已經存了錢啦，四個月俺存了二十元，還不够車票麼？」

「單是車票不行哩，七嫂到這裏來還要吃飯。」

「俺也想到了。」

「你既然想到了，就不應該這樣做。」

「不是，俺恨你的姪女婿堵得很！你的七嫂住在他那裏，始終不是個長法。他還是有話

說，因為他雖然沒有養老丈人，可是養着丈母娘的呢。」

我更進一步勸他道：「七哥，你爭這種意氣，有什麼價值呢！北平過活也不容易，你一個人在這兒都很費力，又何苦來添累贅！」

「不，不，」他又搖起頭來，表示自己的倔強的態度。「俺寧讓你七嫂來此當老媽子，也不叫她住伯黃（他女婿的名字）那裏！」

他是一個高調的理論者，拿事實給他作根據來說明，是無法使他相信的。我只有緘默下去。

他覺得我是在反對他，很怫然，沒有等到一袋旱煙抽完，便走出去。我送他到門口，他頭都不回過來。

後來我聽他們所裏的僕人說，他那天回去之後，就決定寫信回山東，整整寫了一夜，糟踏了十幾張信箋，都沒有寫成，第二天，便懇着那僕人替他代勞。僕人是很明白事體的，也反對他們的管理員這種冒失的舉動，把信寫好以後，唸給他聽，他非常滿意。但是拿出

去付郵時，那翹鬚子的僕人却悄悄地把信撕碎了，投在垃圾堆裏。一連寫了好幾封信，都是這樣辦的。山東七哥是眼巴巴地在望着七嫂的回信，只要她一同意，他立刻就可以把車費匯去。——但是回信永遠沒有來。

到了冬天，接家眷的計畫終於沒有實現，山東七哥便病倒了。他是有一種老病的——咳嗽和氣喘，一到冬天就要犯。這一次最危險，聲音差不多都咳啞了，飯一點都不能吃。我們去看他，他已經不能說話，只是筆直地躺在床上，眼睛也不會看人，彷彿巴黎蠟人館裏的模型。慈善會的義務大夫來給他診察了好幾次，打了幾十針，終於復原了。我們聽見這個消息，皆很稀奇，且爲他深深地慶幸。不過他的神經，從此以後，好像受了什麼損傷似的，據僕人說，有時他晚上毫無理由地放聲大哭，口裏喊着：

「俺要到山東去！回伯黃那裏去！」

沒有人理會他，哭了一陣，也就停止了。

有一天，他逛護國寺，從舊書攤上買了一部野叟曝言回來，他棹子上從此多了一部

書。僕人很高興，因為他買了書回來，有東西混着了，這日子也許就比較容易過，不會再像以前那麼感傷。

的確，聽說，他買了這部夏敬渠先生的大著回來之後，每夜都戴著老光眼鏡在燈下用功了；有時還要拉着僕人，給他講聞素臣是如何如何的文武全才，如何如何的風流倜儻。

我以後也常和他見面，但他從此絕口再也不向我說起接眷的事情。連我提到七嫂時，他也極力設法用別的話岔開。也許是他已經灰心了，因為山東竟會沒有給他來過一封信。

民國十九年，我到四川去，雖然家中也時常有信來，一點沒有關於他的消息，我常生無限的懷念，更不能忘情於他園中的新鮮的菜蔬。等我回到北平，才聽說這位可憐的人終於因為那老病而離棄人間了，薄薄的一棺已經安葬在白紙坊的義地。七嫂接到他的死耗，曾經來上過一次墳，七哥存的二十元由僕人交給他，作了回去的車費。她始終茫然

這筆款子就是她的亡夫生前預備着去接她的川資。

某日下午，「貧民收養所」的僕人來了，他是特意來看我的，手裏拿着山東七哥在世時買的那部野叟曝言指着書向我說：

「先生，這是管理員的書，他在死的前幾天叫我送過來給您，說是您愛看小說。我說您上四川啦，他總不相信。現在您回來得正好，我特意把書送過來了。」

我沒有什麼話說，只感到兩眼的酸楚；給了那僕人一塊錢，便把書接過來塞在一口舊書箱裏。

這就是已逝的山東七哥的那部遺書了，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情呢。他在我這微弱的記憶中簡直快成了一個被遺亡的人了；但是爲了這部書，我一定永遠地不會忘記他。

499
4990
7

四川紳士和湖南女伶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蹇先艾
 發行人 李榮慶
 發行所 博文書店
 上海福州路二七七號

基本定價國幣 圓 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最近新書●

《文藝名著》

黑影

青松之下

創作與模倣

擺龍門陣

李太太的頭髮

海的誘惑

致文學青年

黃昏的觀前街

四川紳士和湖南女伶

四喜子的生意

靳以著

王統照著

傅東華著

謝六逸著

葉紹鈞著

侍桁著

鄭振鐸著

鄭振鐸著

蹇先艾著

施蛰存著

《學校用書》

國音學生辭典

英漢辭典

漢英辭典

英漢兩用辭典

言文對照古文觀止

白話四書集註

白話左傳

飲冰室全集

小學模範作文

小學模範日記

中學模範作文

中學模範日記

名家模範日記

奚熾之編

奚熾之編

奚熾之編

奚熾之編

曹國鐸編

曹國鐸編

曹國鐸編

梁任公著

張葉舟編

張葉舟編

張葉舟編

張葉舟編

張葉舟編

博文書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
二七七號



7-118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